達夫全集

第二卷

雞肋集



上　海

北新書局出版部

1928



達夫全集

郁達夫著

第二卷

雞肋集

北新書局出版
1929

1928 12 1 三版
5001—8000册
1929，4 1 四版
8001——11000册



每册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目　　錄

鷄肋集題辭

"棄之可惜，存之可羞"，像這一類的東西，古人名之曰鷄肋，我就把牠拿來作了全集第二卷的名稱。

憑良心說起來，自己到現在爲止，所做的東西，沒有一篇不是雞肋，但是稚氣滿滿的這集裏所收的幾篇，尤其覺得不成東西。

回溯從前，當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七月，——是沈淪等篇作完的時候——自己毫沒有成一箇濫作家的野心。當時自己還在東京帝大的經濟學部裏念書，住在三舖蓆大的一間客舍樓上，志雖不大，也尙足以

銜破牛斗，言出無心，每大而至於目空一世。到如今五六年來，遇了故國的許多奇波駭浪，受了社會的許多暗箭明劍，覺得自己所走的出路，只有這一條了，不得已也只好聽天由命，勉強承認了這一種爲千古傷心人咒詛的文字生涯。年紀到了三十，心裏又起了絕大的幻滅，今後如何的活過去，雖不能夠預說，然而近一年來，日夜在腦裏洶湧的憤世的洪濤，我想過幾年後，總能找出一個適當的決裂河口，瀉程流出。現在我所感到的，可以說是中道的悲哀，歧途的迷惘，若有所成，若有所就，總不得不期之於最近的將來。

牢騷怨憤，現在暫且擱起一旁，讓我先把這集裏所收的幾篇東西寫成以後的變遷情狀來說一說。"沈淪""南遷""銀灰色的死"是成於一個時期的，年代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當時國內，雖則已有一班人在提倡文學革命，然而他們的目標，似乎專在思想方面，於純文學的討論創作，還是很少。在這一年的秋後，"沈淪"印成了一本單行本出世，社會上因爲還看不慣這一種畸形的新書，所受的譏評嘲駡，也不知有幾

十百次。後來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報副刊上寫了一篇為我申辯的文章，一般罵我誨淫，罵我造作的文壇壯士，纔稍稍收斂了他們痛罵的雄詞。過後兩三年，"沈淪"竟受了一班青年病者的熱愛，銷行到了式萬餘册。到現在潮流逆轉，有幾箇市儈，且在selector捕影，造作奇形怪狀的書畫，刼奪青年的嗜好，這"沈淪"的誨淫冤罪，大約是可以免去了，我在重編此書的卷後，也不知不覺的想向那些維持風化的批評家，發放半臉微笑的嘲諷。

一九二二年，在日本的大學裏畢了業，回國來東奔西走，為饑寒所驅使，竟成了一箇販賣知識的商人。這中間所受的待遇，所感到的悲哀，到第二年的暑假止，又寫成了一本"蔦蘿"小集，共有小說不像小說，記事不像記事的雜文三篇。

"蔦蘿集"出後，——一九二三年的秋天——一般人對我的態度改變了，我的對於藝術的志趣，也大家明白了，可是在這裏，我又接受了一箇新的稱號，就是說我是一箇頹廢者，一箇專唱靡靡之音的秋虫。偉大的天才，我是沒有，如洪鐘大呂般的號吹，我也沒

有；天生就我是這樣的一箇能力薄弱的人，懶惰也罷，頹廢也罷，這一回我却不顧前後左右，勇猛的前進了，結果就在一九二四的一年中，寫成了幾篇實在是衰頹得透頂的自傷自悼之文。這些文章，有的已收在"寒灰集"裏，有的還在這裏重新修改，大約在此集出後的兩三個月中間，也能夠印行問世。

一九二五年是我衰頹到極點以後，焦燥苦悶，想把生活的行程改過的一年。這一年中書也不讀，文章也不寫，從前年冬盡，到這年的秋後止，任意的喝酒，任意的遊蕩，結果於冬天得了重病，對人生又改了態度。在客中病臥了半年，待精神稍稍恢復的時候，我就和兩三位朋友，束裝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在那裏本想改變舊習，把滿腔熱忱，滿懷悲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誰知鬼蜮弄旌旗，在那裏所見到的，又只是些陰謀詭計，卑鄙污濁。一種幻想，如兒童吹玩的肥皂球兒，不待半年，就被現實的惡風吹破了。這中間雖沒有寫得文章，然而對於中國人心的死滅，革命事業的難成，却添了一層確信。

一九二六年年底，還回上海，閑居了半年，看了

些愈來愈險的軍閥的陰謀，嘗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親信的苦味，本來是應該一沈到底，不去做和尙，也該沈大江的了，可是這前後却得到了一種外來的助力，把我的靈魂，把我的肉體，全部都救度了。對於這助力的感謝，我很想不以筆墨來銘記，我很想以後半生的行爲思想來表彰，現在可以不必說，總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我現在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

在這一個新生出發的當兒，我匆忙編成了這一本"雞肋"，結束了許多雜務。等秋風一到，就想蹈海東遊，遠離開故國，好靜靜的去觀察人生，孜孜的去完成我的工作。

在過去的半生中，使我變成了一個頑迷不醒的遊蕩兒，在最近的數年中，和我也共受過許多中國習俗的悲苦的我的女人，我在記念你，我在傷悼你，這一本集子裏，也有幾篇關於你的文章，貧交遠別，沒有旁的禮物可以贈送於你，就把這一本集子，虔誠獻上，作箇永久的紀念罷！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達夫題於滬上



鷄肋集

沈　淪

（一）

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築愈高了。

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他的學校開學之後，已經快半個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他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從南方吹來的

微颸，同醒酒的瓊漿一般，帶着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ordsworth 的詩集，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在這大平原內，四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悠悠揚揚的傳到他耳膜上來。他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響，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一陣帶着紫羅蘭氣息的和風，溫微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

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裏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裏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有一羣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掛着了弓箭，在那裏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

> "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

這樣的說了一遍，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好像有萬千哀怨，橫亙在胸中，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含了一雙清淚，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裏的書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這一節之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看書的時候，並沒有

次序的。幾百頁的大書，更可不必說了，就是幾十頁的小册子，如愛美生的"自然論"(Emerson's" On Nature")沙羅的"逍遙遊"(Thorean's "Excursion")之類，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讀完一篇過。當他起初翻開一册書來看的時候，讀了四行五行或一頁二頁，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一本書吞下肚子裏去的樣子，到讀了三頁四頁之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的心來，他心裏似乎說：

"像這樣的奇書，不應該一口氣就把牠念完，要留着細細兒的咀嚼纔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後，我的熱望也就不得不消滅，那時候我就沒有好望，沒有夢想了，怎麽使得呢？"

他的腦裏雖然有這樣的想頭，其實他的心裏早有一些兒厭倦起來；到了這時候，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不再看下去。過幾天或者過幾個鐘頭之後，他又用了滿腔的熱忱，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的，去讀另外的書去；幾日前或者幾點鐘前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本書，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

放大了聲音把渭遲遲斯的那兩節詩讀了一遍之

後，他忽然想把這一首詩用中國文翻譯出來。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 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

"你看那個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在田裏，

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冷清清地！

她一邊刈稻，一邊在那兒唱着不已：

她忽兒停了，忽而又過去了，輕盈體態，風光細膩！

她一個人，刈了，又重把稻兒捆起，

她唱的山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

聽呀聽呀！這幽谷深深，

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說否，她唱的究是什麼？

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戰事，千兵萬馬，

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說？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喪苦，自然的悲楚，

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回思，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

他一口氣譯了出來之後，忽又覺得無聊起來，便自嘲自罵的說：

"這算是什麼東西呀，豈不同教會裏的讃美歌一樣的乏味麼？

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去呢！"

這樣的說了一句，他不知不覺便微微兒的笑了起來。向四邊一看，太陽已經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邊的地平線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裏，飽受了一天殘照；山的周圍醞釀成一層朦朦朧朧的嵐氣，反射出一種紫紅不紅的顏色來。

他正在那裏出神呆看的時候，哼的咳嗽了一聲，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回頭一看，他就把他臉上的笑容裝改了一副憂鬱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見的樣子。

（二）

他的憂鬱症愈鬧愈甚了。

他覺得學校裏的教科書，味同嚼蠟，毫無半點生趣。天氣清朗的時候，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萬籟俱寂的瞬間，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蟲魚，看看白雲碧落，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有時在山中遇着一個農夫，他便把自己當作了 Zaratustra，把 Zaratustra 所說的話，也在心裏對那農夫講了。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他竟有連接四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

有時候到學校裏去，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裏凝視他的樣子。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然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他的同學的眼光，總好像懷了惡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

上課的時候，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在稠人廣衆之中，感得的這種孤獨，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種孤獨，還更難受。看看他的同學看，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在

那裏聽先生的講義，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裏頭，心想却同飛雲逝電一般，在那裏作無邊無際的空想。

好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先生退去之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談天的談天，個個都同春來的燕雀似的，在那裏作樂；只有他一個人鎖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錘住的樣子，兀的不作一聲。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然而他的同學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尋歡樂去，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沒有一個不抱頭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一到了悲憤的時候，他總這樣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靜之後，他又不得不嘲罵自家說：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因爲你想得他們的同情，所以你怨他們，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麼？"

他的同學中的好事者，有時候也有人來向他說笑的，他心裏雖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至

心的話，然而口中總說不出什麽話來；所以有幾個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遠了。

他的同學日本人在那裏歡笑的時候，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裏笑他，他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他們在那裏談天的時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紅起臉來，以爲他們是在那裏講他。他同他同學中間的距離，一天一天的遠背起來，他的同學都以爲他是愛孤獨的人，所以誰也不敢來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課之後，他挾了書包，回到他的旅館裏來，有三個日本學生係同他同路的。將要到他寄寓的旅館的時候，前面忽然來了兩個穿紅裙的女學生。在這一區市外的地方，從沒有女學生看見的，所以他一見了這兩個女子，呼吸就緊縮起來。他們四個人同那兩個女子擦過的時候，他的三個日本人的同學都問她們說，

"你們上那兒去？"

那兩個女學生就作起嬌聲來回答說，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個日本學生都高笑起來，好像是很得意的樣子：只有他一個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們講了話似的，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館裏來。進了他自家的房，把書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丟，他就在席上躺下了。他的胸前還在那裏亂跳，用了一隻手枕着頭，一隻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罵的說：

"你這卑怯者！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後悔？

"既要後悔，何以當時你又沒有那樣的膽量？不同她們去講一句話。

"Oh, coward, coward!"

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剛纔那兩個女學生的眼波來了。

那兩雙活潑潑的眼睛！

那兩雙眼睛裏，確有驚喜的意思含在裏頭。然而再仔細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來說：

"呆人呆人！她們雖有意思，與你有什麼相干？她們所送的秋波，不是單送給那三個日本人的麼？唉！唉！她們已經知道了，已經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

則他們何以不來看我一眼呢！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說到這裏，他那火熱的頰上忽然滾了幾顆冰冷的眼淚下來。他是傷心到極點了。這一天晚上，他記的日記說：

"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

"故鄉豈不有明媚的山河，故鄉豈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這東海的島國裏來！

"到日本來倒也罷了，我何苦又要進這該死的高等學校。他們留了五個月學回去的人，豈不在那裏享榮華安樂麼？這五六年的歲月，教我怎麼能捱得過去。受盡了千辛萬苦，積了十數年的學識，我回國去，難道定能比他們來胡鬧的留學生更強麼？

"人生百歲，年少的時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這最純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這無情的島國裏虛度過去，可憐我今年已經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歲！

"死灰的二十一歲！

"我眞還不如變了鑛物質的好，我大約沒有開花的日子了。

"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裏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而來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醜，能眞心眞意的愛我，我也願意爲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

"蒼天呀蒼天，我並不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的"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

(三)

他的故鄉，是富春江上的一個小市，去杭州水程不過八九十里。這一條江水，發源安徽，貫流全浙，江

形曲折，風景常新，唐朝有一個詩人贊這條江水說"一川如畫"。他十四歲的時候，請了一位先生寫了這四個字，貼在他的書齋裏，因爲他的書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雖則這書齋結構不大，然而風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風景，也還抵得過滕王高閣。在這小小的書齋裏過了十幾個春秋，他纔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來留學。

他三歲的時候就喪了父親，那時候他家裏困苦得不堪。好容易他長兄在日本W大學卒了業，回到北京，考了一個進士，分發在法部當差，不上兩年，武昌的革命起來了。那時候他已在縣立小學堂卒了業，正在那裏換來換去的換中學堂。他家裏的人都怪他無恆性，說他的心思太活；然而依他自己講來，他以爲他一個人同別的學生不同，不能按步就班的同他們同在一處求學的。所以他進了K府中學之後，不上半年又忽然轉到H府中學來；在H府中學住了三個月，革命就起來了。H府中學停學之後，他依舊只能回到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來。第二年的春天，正是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就進了大學的預科。這大學是在杭州城外，

本來是美國長老會捐錢創辦的，所以學校裏浸潤了一種專制的弊風，學生的自由，幾乎被縮小得同針眼兒一般的小。禮拜三的晚上有什麼祈禱會，禮拜日非但不准出去遊玩，並且在家裏看別的書也不准的，除了唱讚美詩祈禱之外，只許看新舊約書。每天早晨從九點鐘到九點二十分，定要去做禮拜，不去做禮拜，就要扣分數記過。他雖然非常愛那學校近傍的山水景物，然而他的心裏，總有些反抗的意思，因為他是一個愛自由的人，對那些迷信的管束，怎麼也不甘心服從。住不上半年，那大學裏的廚子，托了校長的勢，竟打起學生來。學生中間有幾個不服的，便去告訴校長，校長反說學生不是。他看看這些情形，實在是太無道理了，就立刻去告了退，仍復回家，到那小小的書齋裏去。那時候已經是六月初了。

在家裏住了三個多月，秋風吹到富春江上，兩岸的綠樹，就快凋落的時候，他又坐了帆船，下富春江，上杭州去。却好那時候石牌樓的W中學正在那裏招插班生，他進去見了校長M氏，把他的經歷說給了M氏夫妻聽，M氏就許他插入最高的班裏去。這W中學

原來也是一個教會學校，校長M氏，也是一個糊塗的美國宣教師。他看看這學校的內容倒比H大學不如了。與一位很卑鄙的教務長——原來這一位先生就是H大學的卒業生——鬧了一場，第二天的春天，他就出來了。出了W中學，他看看杭州的學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就打算不再進別的學校去。

正是這個時候，他的長兄也在北京被人排斥了。原來他的長兄爲人正直得很，在部裏辦事，鐵面無私，幷且比一般部內的人物又多了一些學識，所以部內上下，都忌憚他：有一天某次長的私人，來問他要一個位置，他執意不肯，因此次長就同他鬧起意見來，過了幾天他就辭了部裏的職，改到司法界去做司法官去了。他的二兄那時候正在紹興軍隊裏作軍官，這一位二兄軍人習氣頗深，揮金如土，專喜結交俠少。他們弟兄三人，到這時候都不能如意之所爲，所以那一小市鎮裏的閑人都說他們的風水破了。

他回家之後，便鎮日鎮夜的蟄居在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他父祖及他長兄所藏的書籍，就作了他的良師益友。他的日記上面，一天一天的記起詩來。有時

候他也用了華麗的文章做起小說來，小說裏就把他自己當作了一個多情的勇士，把他鄰近的一家寡婦的兩個女兒，當作了貴族的苗裔，把他故鄉的風物，全編作了田園的清景；有興的時候，他還把他自家的小說，用單純的外國文翻譯起來；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憂鬱病的根苗，大約也就在這時候培養成功的。

在家裏住了半年，到了七月中旬，他接到他長兄的來信說，

"院內近有派予赴日本考察司法事務之意，予已許院長以東行，大約此事不日可見命令。渡日之先，擬返里小住。三弟居家，斷非上策，此次當偕伊赴日本也。"

他接到了這一封信之後，心中日日盼他長兄南來，到了九月下旬，他的兄嫂才自北京到家。住了一月，他就同他的長兄長嫂同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之後，他的 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 尚未醒悟，模模糊糊的過了半載，他就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這正是他十九歲的秋天。

第一高等學校將開學的時候，他的長兄接到了院長的命令，要他回去。他的長兄便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裏，幾天之後，他的長兄長嫂和他的新生的姪女兒就回國去了。

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裏有一班豫備班，是爲中國學生特設的。在這豫科裏豫備一年，卒業之後，纔能入各地高等學校的正科，與日本學生同學。他考入豫科的時候，本來填的是文科，後來將在豫科卒業的時候，他的長兄定要他改到醫科去，他當時亦沒有什麼主見，就聽了他長兄的話把文科改了。

豫科卒業之後，他聽說N市的高等學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產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學校去。

（四）

他的二十歲的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他一個人從東京的中央車站乘了夜行車到N市去。

那一天大約剛是舊曆的初三四的樣子，同天鵝絨似的又藍又紫的天空裏，灑滿了一天星斗。半痕新月，斜掛在西天角上，却似仙女的蛾眉，未加翠黛的

樣子。他一個人靠着了三等車的車窗，默默的在那裏數窗外人家的燈火。火車在闇黑的夜氣中間，一程一程的進去，那大都市的星星燈火，也一點一點的朦朧起來，他的胸中忽然生了萬千哀感，他的眼睛裏就忽然覺得熱起來了。

"Sentimental, too sentimental!"

這樣的叫了一聲，把眼睛揩了一下，他反而自家笑起自家來。

"你也沒有情人留在東京，你也沒有弟兄知己住在東京，你的眼淚究竟是爲誰洒的呀！或者是對於你過去的生活的傷感，或者是對你二年間的生活的餘情，然而你平時不是說不愛東京的麼？

"唉，一年人住豈無情。

"黃鶯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胡思亂想的尋思了一會，他又忽然想到初次赴新大陸去的清教徒的身上去。

"那些十字架下的流人，離開他故鄉海岸的時候，大約也是悲壯淋漓，同我一樣的。"

火車過了橫濱，他的感情方纔漸漸兒的平靜起

來。呆呆的坐了一忽，他就取了一張明信片出來，墊在海涅(Heine的)詩集上，用鉛筆寫了一首詩寄他東京的朋友。

蛾眉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別故居，四壁旗亭爭賭酒，六街燈火遠隨車，亂離年少無多淚，行李家貧只舊書，夜後蘆根秋水長，憑君南浦覓雙魚。

在朦朧的電燈光裏，靜悄悄的坐了一會，他又把海涅的詩集翻開來看了。

"Lebet wohl, ihr glatten Saele,
Glatte Herren, glatte Frauen!
Auf die Berge will ich steigen,
Lachend auf euch niederschauen!"

Heine's Harzreise.

"浮薄的塵寰，無情的男女，
你看那隱隱的青山，我欲乘風飛去，
且住且住，
我將從那絕頂的高峯，笑看你終歸何處。"

單調的輪聲，一聲聲連連續續的飛到他的耳膜上來，

不上三十分鐘他竟被這催眠的車輪聲引誘到夢幻的仙境裏去了。

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天空漸漸兒的明亮起來。在車窗裏向外一望，他只見一線青天還被夜色包住在那裏。探頭出去一看，一層薄霧，籠罩着一幅天然的畫圖，他心裏想了一想：

"原來今天又是清秋的好天氣，我的福分真可算不薄了。"

過了一個鐘頭，火車就到了N市的停車場。

下了火車，在車站上遇見了一個日本學生；他看看那學生的制帽上也有兩條白線，便知道他也是高等學校的學生。他走上前去，對那學生脫了一脫帽，問他說：

"第X高等學校是在什麼地方的？"

那學生回答說：

"我們一路去罷。"

他就跟了那學生跑出火車站來，在火車站的前頭，乘了電車。

時光還早得很，N市的店家都還未曾起來。他同

那日本學生坐了電車，經過了幾條冷清的街巷，就在鶴舞公園前面下了車。他問那日本學生說：

"學校還遠得很麽?"

"還有二里多路。"

穿過了公園，走到稻田中間的細路上的時候，他看看太陽已經起來了。稻上的露滴，還同明珠似的掛在那裏。前面有一叢樹林，樹林陰裏，疏疏落落的看得見幾椽農舍。有兩三條烟囱筒子，突出在農舍的上面，隱隱約約的浮在淸晨的空氣裏。一縷兩縷的靑烟，同爐香似的在那裏浮動，他知道農家已在那裏炊早飯了。

到學校近邊的一家旅館去一問，他一禮拜前頭寄出的幾件行李，早已經到在那裏。原來那一家人家是住過中國留學生的，所以主人待他也很殷勤。在那一家旅館裏住下了之後，他覺得前途好像有許多歡樂在那裏等他的樣子。

他的前途的希望，在第一天的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實情嘲弄了。原來他的故里，也是一個小小的市鎭。到了東京之後，在人山人海的中間，他雖然時

常覺得孤獨，然而東京的都市生活，同他幼時的習慣尙無十分齟齬的地方。如今到了這N市的鄉下之後，他的旅館，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並無鄰舍，左首門外便是一條如髮的大道，前後都是稻田，西面是一方池水，并且因爲學校還沒有開課，別的學生還沒有到來，這一間寬曠的旅館裏，只住了他一個客人。白天倒還可以支吾過去，一到了晚上，他開窗一望，四面都是沈沈的黑影，并且因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望眼連天，四面並無遮障之處，遠遠裏有一點燈火，明滅無常，森然有些鬼氣。天花板裏，又有許多虫鼠，息栗索落的在那裏爭食。窗外有幾株梧桐，微風動葉，咄咄的響得不已，因爲他住在二層樓上，所以梧桐的葉戰聲，近在他的耳邊。他覺得害怕起來，幾乎要哭出來了。他對於都市的懷鄉病(Nostalgia)從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

學校開了課，他朋友也漸漸兒的多起來。感受性非常強烈的他的性情，也同天空大地叢林野水融和了。不上半年，他竟變成了一個大自然的寵兒，一刻也離不了那天然的野趣了。

他的學校是在N市外，剛纔說過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四邊的地平線，界限廣大得很。那時候日本的工業還沒有十分發達，人口也還沒有增加得同目下一樣，所以他的學校的近邊，還多是叢林空地，小阜低崗。除了幾家與學生做買賣的文房具店及菜館之外，附近並沒有居民。荒野的人間，祇有幾家為學生設的旅館，同曉天的星影似的，散綴在麥田瓜地的中央。晚飯畢後，披了黑呢的縵斗(斗篷)，拿了愛讀的書，在遲遲不落的夕照中間，散步逍遙，是非常快樂的。他的田園趣味，大約也是在這Idyllic wanderings 的中間養成的。

在生活競爭不十分猛烈，逍遙自在，同中古時代一樣的時候，在風氣純良，不與市井小人同處，清閑雅淡的地方，過日子正如做夢一樣。他到了N市之後，轉瞬之間，已經有半年多了。

薰風日夜的吹來，草色漸漸兒的綠起來。旅館近傍麥田裏的麥穗，也一寸一寸的長起來了。草木蟲魚都化育起來，他的從始祖傳來的苦悶也一日一日的增長起來，他每天早晨，在被窩裏犯的罪惡，也一次

一次的加起來了。

他本來是一個非常愛高尙愛潔淨的人，然而一到了這邪念發生的時候，他的智力也無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痺了，他從小服膺的"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的聖訓，也不能顧全了。他犯了罪之後，每深自痛悔，切齒的說，下次總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個時候，種種幻想，又活潑潑的到他的眼前來。他平時所看見的"伊扶"的遺類，都赤裸裸的來引誘他。中年以後的婦人的形體，在他的腦裏，比處女更有挑發他情動的地方。他苦悶一場，惡鬪一場，終究不得不做她們的俘虜。這樣的一次成了兩次，兩次之後，就成了習慣了。他犯罪之後，每到圖書館裏去翻出醫書來看，醫書上都千篇一律的說，於身體最有害的就是這一種犯罪。從此之後，他的恐懼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了。有一天他不知道從什麽地方得來的消息，好像是一本書上說，俄國近代文學的創設者Gogol也犯這一宗病，他到死竟沒有改過來，他想到了郭歌里，心裏就寬了一寬，因爲這"死了的靈魂"的著者，也是同他一樣的。然而這不過自家對自家的寬慰而已，他

的胸裏，總有一種非常的憂慮存在那裏。

因爲他是非常愛潔淨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洗澡一次，因爲他是非常愛惜身體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吃幾個生雞子和牛乳；然而他去洗澡或吃牛乳雞子的時候，他總覺得慚愧得很，因爲這都是他的犯罪的證據。

他覺得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起來，記憶力也一天一天的減退了。他又漸漸兒的生了一種怕見人面的心思，見了婦人女子的時候，他覺得更加難受。學校的教科書，他漸漸的嫌惡起來，法國自然派的小說，和中國那幾本有名的誨淫小說，他念了又念，幾乎記熟了。

有時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詩來，他自家便喜歡得非常，以爲他的腦力還沒有破壞。那時候他每對着自家起誓說：

"我的腦力還可以使得，還能做得出這樣的詩 我以後決不再犯罪了。過去的事實是沒法，我以後總不再犯罪了。若從此自新，我的腦力，還是很可以的。"

然而一到了緊迫的時候，他的誓言又忘了。

每禮拜四五，或每月的二十六七的時候，他索性盡意的貪起歡來。他的心裏想，自下禮拜一或下月初一起，我總不犯罪了。有時候正合到禮拜六或月底的晚上，去剃頭洗澡去，以爲這就是改過自新的記號，然而過幾天他又不得不吃雞子和牛乳了。

他的自責心同恐懼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閑，他的憂鬱症也從此厲害起來了。這樣的狀態繼續了一二個月，他的學校裏就放了暑假，暑假的兩個月內，他受的苦悶，更甚於平時；到了學校開課的時候，他的兩頰的顴骨更高起來，他的青灰色的眼窩更大起來，他的一雙靈活的瞳人，變了同死魚的眼睛一樣了。

(五)

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蒼空，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他的旅館傍邊的稻田，都帶起黃金色來。朝夕的涼風，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裏去，大約秋冬的佳日，來也不遠了。

一禮拜前的有一天午後，他拿了一本Wordswor-

th的詩集，在田塍路上逍遙漫步了半天。從那一天以後，他的循環性的憂鬱症，尚未離他的身邊。前幾天在路上遇着的那兩個女學生，常在他的腦裏，不使他安靜，想起那一天的事情，他還是一個人要紅起臉來。

他近來無論上什麼地方去，總覺得有坐立難安的樣子。他上學校去的時候，覺得他的日本同學都似在那裏排斥他。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也許久不去尋訪了，因爲去尋訪了回來，他心裏反覺得空虛。因爲他的幾個中國同學，怎麼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去尋訪的時候，總想得些同情回來的，然而到了那裏，說了幾句之後，他又不得不自悔尋訪錯了。有時候和朋友講得投機，他就任了一時的熱意，把他的內外的生活都對朋友講了出來，然而到了歸途，他又自悔失言，心裏的責備，倒反比不去訪友的時候，更加厲害。他的幾個中國朋友，因此都說他是染了神經病了。他聽了這話之後，對了那幾個中國同學，也同對日本學生一樣，起了一種復仇的心。他同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一日一日的疏遠起來。嗣後雖在路上，或在學校

裏遇見的時候，他同那幾個中國同學，也不點頭招呼。中國留學生開會的時候，他當然是不去出席的。因此他同他的幾個同胞，竟宛然成了兩家仇敵。

他的中國同學的裏邊，也有一個很奇怪的人，因爲他自家的結婚有些道德上的罪惡，所以他專喜講人家的醜事，以掩己之不善，說他是神經病，也是這一位同學說的。

他交遊離絕之後，孤冷得幾乎到將死的地步，幸而他住的旅館裏，還有一個主人的女兒，可以牽引他的心，否則他眞只能自殺了。他旅館的主人的女兒，今年正是十七歲，長方的臉兒，眼睛大得很，笑起來的時候，面上有兩顆笑靨，嘴裏有一顆金牙看得出來，因爲她自家覺得她自家的笑容是非常可愛，所以她平時常在那裏弄笑。

他心裏雖然非常愛她，然而她送飯來或來替他鋪被的時候，他總裝出一種兀不可犯的樣子來。他心裏雖想對她講幾句話，然而一見了她，他總不能開口。她進他房裏來的時候，他的呼吸竟急促到吐氣不出的地步。他在她的面前實在是受苦不起了，所以近

來她進他的房裏來的時候，他每不得不跑出房外去。然而他思慕她的心情，却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旅館裏的學生，都上N市去行樂去了。他因爲經濟困難，所以吃了晚飯，上西面池上去走了一回，就回到旅舍裏來枯坐。

回家來坐了一會，他覺得那空曠的二層樓上，只有他一個人在家。靜悄悄的坐了半晌，坐得不耐煩起來的時候，他又想跑出外面去。然而要跑出外面去，不得不由主人的房門口經過，因爲主人和他女兒的房，就在大門的邊上。他記得剛纔進來的時候，主人和他的女兒正在那裏吃飯。他一想到經過她面前的時候的苦楚，就把跑出外面去的心思丟了。

拿出了一本 G. Gissing 的小說來讀了三四頁之後，靜寂的空氣裏，忽然傳了幾聲潑潑的潑水聲音過來。他靜靜兒的聽了一聽，呼吸又一霎時的急了起來，面色也漲紅了。遲疑了一會，他就輕輕的開了房門，拖鞋也不拖，幽腳幽手的走下扶梯去。輕輕的開了便所的門，他儘兀自的站在便所的玻璃窗口偷看。原來他旅館裏的浴室，就在便所的間壁，從便所的玻

璃窗裏看去，浴室裏的動靜了了可見。他起初以爲看一看就可以走的，然而到了一看之後，他竟同被釘子釘住的一樣，動也不能動了。

那一雙雪樣的乳峯！

那一雙肥白的大腿！

這全身的曲線！

呼氣也不呼，仔仔細細的看了一會，他面上的筋肉，都發起痙攣來了。愈看愈顫得厲害，他那發顫的前額部竟同玻璃窗衝擊了一下。被蒸氣包住的那赤裸裸的"伊扶"便發了嬌聲問說：

"是誰呀？・・・"

他一聲也不響，急忙跳出了便所，就三脚兩步的跑上樓上去了。

他跑到了房裏，面上同火燒的一樣，口也乾渴了。一邊他自家打自家的嘴巴，一邊就把他的被窩拿出來睡了。他在被窩裏翻來覆去，總睡不着，便立起了兩耳，聽起樓下的動靜來。他聽聽潑水的聲音也息了，浴室的門開了之後，他聽見她的脚步聲好像是走上樓來的樣子。用被包着了頭，他心裏的耳朵明明告

訴他說:

"她已經立在門外了。"

他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奔注的樣子。心裏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歡得非常。然而若有人問他,他無論如何,總不肯承認說,這時候他是喜歡的。

他屏住了氣息,尖着了兩耳聽了一會,覺得門外並無動靜,又故意咳嗽了一聲,門外亦無聲響。他正在那裏疑惑的時候,忽聽見她的聲音,在樓下同她的父親在那裏說話。他手裏捏了一把冷汗,拚命想聽出她的話來,然而無論如何總聽不清楚。停了一會,她的父親高聲笑了起來,他把被蒙頭的一罩,咬緊了牙齒說:

"她告訴了他了!她告訴了他了!"

這一天的晚上他一睡也不曾睡着。第二天的早晨,天亮的時候,他就驚心吊膽的走下樓來。洗了手面,刷了牙,趁主人和他的女兒還沒有起來之先,他就同逃也似的出了那個旅館,跑到外面來。

官道上的沙塵,染了朝露,還未曾乾着。太陽已經起來了。他不問皂白,便一直的往東走去。遠遠有

一個農夫，拖了一車野菜慢慢的走來。那農夫同他擦過的時候，忽然對他說：

"你早啊！"

他倒驚了一跳，那清瘦的臉上，又起了一層紅潮，胸前又亂跳起來，他心裏想：

"難道這農夫也知道了麽？"

無頭無腦的跑了好久，他回轉頭來看看他的學校，已經遠得很了，舉頭看看，太陽也昇高了。他摸摸表看，那銀餅大的表，也不在身邊。從太陽的角度看起來，大約已經是九點鐘前後的樣子。他雖然覺得飢餓得很，然而無論如何，總不願意再回到那旅館裏去，同主人和他的女兒相見。想去買些零食充一充饑，然而他摸摸自家的袋看，袋裏祇剩了一角二分錢在那裏。他到一家鄉下的雜貨店內，儘那一角二分錢，買了些零碎的食物，想去尋一處無人看見的地方去吃。走到了一處兩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他朝南的一望，只見與他的去路橫交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路上，行人稀少得很。那一條路是向南的斜低下去的，兩面更有高壁在那裏，他知道這路是從一條小山中開闢

出來的。他剛纔走來的那條大道，便是這山的嶺脊，十字路當作了中心，與嶺脊上的那條大道相交的橫路，是兩邊低斜下去的。在十字路口遲疑了一會，他就取了那一條向南斜下的路走去。走盡了兩面的高壁，他的去路就穿入大平原去，直通到彼岸的市內。平原的彼岸有一簇深林，劃在碧空的心裏，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A神宮了。"

他走盡了兩面的高壁，向左手斜面上一望，見沿高壁的那山面上有一道女牆，圍住着幾間茅舍，茅舍的門上懸着了"香雪海"三字的一方匾額。他離開了正路，走上幾步，到那女牆的門前，順手的向門一推，那兩扇柴門竟自開了。他就隨隨便便的踏了進去。門內有一條曲徑，自門口通過了斜面，直達到山上去的。曲徑的兩旁，有許多老蒼的梅樹種在那裏，他知道這就是梅林了。順了那一條曲徑，往北的從斜面上走到山頂的時候，一片同圖畫似的平地，展開在他的眼前。這園自從山腳上起，跨有朝南的半山斜面，同頂上的一塊平地，布置得非常幽雅。

山頂平地的西面是千仞的絕壁，與隔岸的絕壁相對峙，兩壁的中間，便是他剛走過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通路。背靠着了那絕壁，有一間樓屋，幾間平屋造在那裏。因爲這幾間屋，門窗都閉在那裏，他所以知道這定是爲梅花開日，賣酒食用的。樓屋的前面，有一塊草地，草地中間，有幾方白石，圍成了一個花園，園子裏，臥着一枝老梅，那草地的南盡頭，山頂的平地正要向南斜下去的地方，有一塊石碑立在那裏，係記這梅林的歷史的。他在碑前的草地上坐下之後，就把買來的零食拿出來吃了。

吃了之後，他兀兀的在草地上坐了一會。四面並無人聲，遠遠的樹枝上，時有一聲兩聲的鳥鳴聲飛來。他仰起頭來看看澄清的碧落，同那皎潔的日輪，覺得四面的樹枝房屋，小草飛禽，都一樣的在和平的太陽光裏，受大自然的化育。他那昨天晚上的犯罪的記憶，正同遠海的帆影一般，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

這梅林的平地上和斜面上，叉來叉去的曲徑很多。他站起來走來走去的走了一會，方曉得斜面上梅樹的中間，更有一間平屋造在那裏。從這一間房屋往

東的走去幾步，有眼古井，埋在松葉堆中。他搖搖井上的唧筒看，呷呷的響了幾聲，却抽不起水來。他心裏想：

"這園大約祗有梅花開的時候，開放一下，平時總沒有人住的。"

想到這裏他又自言自語的說：

"既然空在這裏，我何妨去問園主人去借住借住。"

想定了主意，他就跑下山來，打算去尋園主人去。他將走到門口的時候，却好遇見了一個五十來歲的農夫走進園來。他對那農夫道歉之後，就問他說：

"這園是誰的，你可知道？"

"這園是我經管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的？"

"我住在路的那面。"

一邊這樣的說，一邊那農民指着通路西邊的一間小屋給他看。他向西一看，果然在西邊的高壁盡頭的地方，有一間小屋在那裏。他點了點頭，又問說：

"你可以把園內的那間樓屋租給我住住麼？"

"可是可以的，你只一個人麼？"

"我只一個人。"

"那你可不必搬來的。"

"這是什麽緣故呢?"

"你們學校裏的學生，已經有幾次搬來過了，大約都因爲冷靜不過，住不上十天，就搬走的。"

"我可同別人不同，你但能租給我，我是不怕冷靜的。"

"這樣那裏有不租的道理，你想什麽時候搬來?"

"就是今天午後罷。"

"可以的，可以的。"

"請你就替我掃一掃乾淨，免得搬來之後着忙。"

"可以可以。再會!"

"再會!"

(六)

搬進了山上梅園之後，他的憂鬱症Hypochondria又變起形狀來了。

他同他的北京的長兄，爲了一些兒細事，竟生起齟齬來。他發了一封長長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長兄絕了交。

那一封信發出之後，他呆呆的在樓前草地上想了許多時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其實這一次的決裂，是發始於他的。同室操戈，事更甚於他姓之相爭，自此之後，他恨他的長兄竟同蛇蝎一樣。他被他人欺侮的時候，每把他長兄拿出來作比：

"自家的弟兄，尚且如此，何況他人呢！"

他每達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必盡把他長兄待他苛刻的事情，細細回想出來。把各種過去的事蹟，列舉出來之後，就把他長兄判決是一個惡人，他自家是一個善人。他又把自家的好處列舉出來，把他所受的苦處，誇大的細致起來。他證明得自家是一個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時候，他的眼淚就同瀑布似的流下來。他在那裏哭的時候，空中好像有一種柔和的聲音在對他說：

"阿呀，哭的是你麼？那真是寃屈了你了。像你這樣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樣的虐待，這可真是寃屈了你了。罷了罷了，這也是天命，你別再哭了，怕傷害了你的身體！"

他心裏一聽到這一種聲音，就舒暢起來。他覺得悲苦的中間，也有無窮的甘味在那裏。

他因爲想復他長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學的醫科丟棄了，改入文科裏去。他的意思，以爲醫科是他長兄要他改的，仍舊改回文科，就是對他長兄宣戰的一種明示。并且他由醫科改入文科，在高等學校須遲卒業一年。他心裏想，遲卒業一年，就是早死一歲，你若因此遲了一年，就到死可以對你長兄含一種敵意。因爲他恐怕一二年之後，他們兄弟兩人的感情，仍舊要和好起來；所以這一次的轉科，便是帮他永久敵視他長兄的一個手段。

氣候漸漸兒的寒冷起來，他搬上山來之後，已經有一個月了。幾日來天氣陰鬱，灰色的屑雲，天天掛在空中。寒冷的北風吹來的時候，梅林的樹葉，每息索息索的飛掉下來。

初搬來的時候，他賣了些舊書，買了許多炊飯的器具，自家燒了一個月飯，因爲天冷了，他也懶得燒了。他每天的伙食，就一切包給了山腳下的園丁家包辦，所以他近來祇同退院的閑僧一樣，除了怨人罵己

之外，更沒有別的事情了。

有一天早晨，他侵早的起來，把朝東的窗門開了之後，他看見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在那裏浮蕩。東天半角，反照出一種銀紅的灰色。因為昨天下了一天微雨，所以他看了這清新的旭日，比平日更添了幾分歡喜。他走到山的斜面上，從那古井裏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後，覺得滿身的氣力，一霎時都回復了轉來的樣子。他便跑上樓去，拿了一本黃仲則的詩集下來，一邊高聲朗讀，一邊儘在那梅林的曲徑裏，跑來跑去的跑圈子。不多一會，太陽起來了。

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裏的稻田，都尚未收割起。金黃的穀色，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着一天太陽的晨光，那風景正同看密來(Millet)的田園清畫一般。他覺得自家好像已經變了幾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樣子，對了這自然的默示，他不覺笑起自家的氣量狹小起來。

"赦饒了！赦饒了！你們世人得罪於我的地方，我都饒赦了你們罷，來，你們來，都來同我講和罷！"

手裏拿着了那一本詩集，眼裏浮着了兩泓清淚，正對

了那平原的秋色，呆呆的立在那裏想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忽聽見他的近邊，有兩人在那裏低聲的說：

"今晚上你一定要來的哩!"

這分明是男子的聲音。

"我是非常想來的，但是恐怕···"

他聽了這嬌滴滴的女子的聲音之後，好像是被電氣貫穿了的樣子，覺得自家的血液循環都停止了。原來他的身邊有一叢長大的葦草生在那裏，他立在葦草的右面，那一男女，大約是在葦草的左面，所以他們兩個還不曉得隔着葦草，有人站在那裏。那男人又說：

"你心好好，請你今晚上來罷，我們到如今還沒在被窩裏睡過覺。"

"···"

他忽然聽見兩人的嘴唇，灼灼的好像在那裏吮吸的樣子。他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樣。就驚心吊膽的把身子屈倒去聽了。

"你去死罷，你去死罷，你怎麼會下流到這樣的地步!"

他心裏雖然如此的在那裏痛罵自己，然而他那一雙尖着的耳朶，却一言半語也不願意遺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裏聽着。

地上的落葉索息索息的響了一下。

解衣帶的聲音。

男人嘶嘶的吐了幾口氣。

舌尖吮吸的聲音。

女人半輕半重，斷斷續續的說：

"你！・・・你！・・・你快・・・快〇〇罷。・・・別・・・別・・・別被人・・・被人看見了。"

他的面色，一霎時的變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紅了起來。他的上顎骨同下顎骨呷呷的發起顫來。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開去，但是他的兩隻脚，總不聽他的話。他苦悶了一場，聽聽兩人出去了之後，就同落水的貓狗一樣，回到樓上房裏去，拿出被窩來睡了。

(七)

他飯也不吃，一直在被窩裏睡到午後四點鐘的

時候纔起來。那時候夕陽洒滿了遠近。平原的彼岸的樹林裏，有一帶蒼煙，悠悠揚揚的籠罩在那裏。他踉踉蹌蹌的走下了山，上了那一條自北趨南的大道，穿過了那平原，無頭無緒的儘是向南的走去。走盡了平原，他已經到了神宮前的電車停留處了。那時候却好從南面有一乘電車到來，他不知不覺就跳了上去，既不知道他究竟爲什麽要乘電車，也不知道這電車是往什麽地方去的。

走了十五六分鐘，電車停了，運車的教他換車，他就換了一乘車。走了二三十分鐘，電車又停了，他聽見說是終點了，他就走了下來。他的面前就是築港了。

前面一片汪洋的大海，橫在午後的太陽光裏，在那裏微笑。超海而南有一髮青山，隱隱的浮在透明的空氣裏。西邊是一脈長堤，直馳到海灣的心裏去。堤外有一處燈臺，同巨人似的，立在那裏。幾艘空船和幾隻舢舨，輕輕的在繫着的地方浮蕩。海中近岸的地方，有許多浮標，飽受了斜陽，紅紅的浮在那裏。遠處風來，帶着幾句單調的話聲，既聽不清楚是什麽話，

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

他在岸邊上走來走去走了一會，忽聽見那一邊傳過了一陣擊磬的聲來。他跑過去一看，原來是為喚渡船而發的。他立了一會，看有一隻小火輪從對岸過來了。跟着了一個四五十歲的工人，他也進了那隻小火輪去坐下了。

渡到東岸之後，上前走了幾步，他看見岸有一家大莊子在那裏。大門開得很大，庭內的假山花草，布置得楚楚可愛。他不問是非，就踱了進去。走不上幾步，他忽聽得前面家中有女人的嬌聲叫他說：

"請進來吓！"

他不覺驚了一下，就呆呆的站住了。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賣酒食的人家，但是我聽見說，這樣的地方，總有妓女在那裏的。"

一想到這裏，他的精神就抖擻起來，好像是一桶冷水澆上身來的樣子。他的面色立時變了。要想進去又不能進去，要想出來又不得出來；可憐他那同兔兒似的小膽，同猿猴似的淫心，竟把他陷到一個大大的難境裏去了。

"進來吓!請進來吓!"

裏面又嬌滴滴的叫了起來,帶着笑聲。

"可惡東西,你們竟敢欺我膽小麼?"

這樣的怒了一下,他的面色更同火也似的燒了起來。咬緊了牙齒,把脚在地上輕輕的蹬了一蹬,他就捏了兩個拳頭,向前進去,好像是對了那幾個年輕的侍女宣戰的樣子。但是他那靑一陣紅一陣的面色,和他的面上的微微兒在那裏震動的筋肉,總隱藏不過。他走到那幾個侍女的面前的時候,幾乎要同小孩似的哭出來了。

"請上來!"

"請上來!"

他硬了頭皮,跟了一個十七八歲的侍女走上樓去,那時候他的精神已經有些鎮靜下來了。走了幾步,經過一條暗暗的夾道的時候,一陣惱人的花粉香氣,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種肉的香味,和頭髮上的香油氣息合作了一處,哼的撲上他的鼻孔來。他立刻覺得頭暈起來,眼睛裏看見了幾顆火星,向後邊跌也似的退了一步。他再定睛一看,只見他的前面黑闇闇的中間,

有一長圓形的女人的粉面，堆着了微笑，在那裏問他說：

"你！你還是上靠海的地方去呢？還是怎樣？"

他覺得女人口裏吐出來的氣息，也熱和和的哼上他的面來。他不知不覺把這氣息深深的吸了一口。他的意識，感覺到他這行爲的時候，他的面色又立刻紅了起來。他不得已只能含含糊糊的答應她說：

"上靠海的房間裏去。"

進了一間靠海的小房間，那侍女便問他要什麼菜。他就回答說：

"隨便拿幾樣來罷。"

"酒要不要？"

"要的。"

那侍女出去之後，他就站起來推開了紙窗，從外邊放了一陣空氣進來。因爲房裏的空氣，沈濁得很，他剛纔在次道中聞過的那一陣女人的香味，還剩在那裏，他實在是被這一陣氣味壓迫不過了。

一灣大海，靜靜的浮在他的面前。外邊好像是起了微風的樣子，一片一片的海浪，受了陽光的返照，

同金魚的魚鱗似的，在那裏微動。他立在窗前看了一會，低聲的吟了一句詩出來：

"夕陽紅上海邊樓。"

他向西的一望，見太陽離西南的地平線祇有一丈多高了。呆呆的看了一會，他的心想怎麽也離不開剛纔的那個侍女。她的口裏的頭上的面上的和身體上的那一種香味，怎麽也不容他的心思去想別的東西。他纔知道他想吟詩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體的心是眞的了。

停了一會，那侍女把酒菜搬了進來，跪坐在他的面前，親親熱熱的替他上酒。他心裏想仔仔細細的看她一看，把他的心裏的苦悶都告訴了她，然而他的眼睛怎麽也不敢平視她一眼，他的舌根怎麽也不能搖動一搖動。他不過同啞子一樣，偸看看她那擱在膝上一雙纖嫩的白手，同衣縫裏露出來的一條粉紅的圍裙角。

原來日本的婦人都不穿褲子，身上貼肉祇圍着一條短短的圍裙。外邊就是一件長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沒有鈕扣，腰裏祇縛着一條一尺多寬的帶子，後面

結着一個方結。她們走路的時候，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的掀開來，所以紅色的圍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偸看。這是日本女子特別的美處；他在路上遇見女子的時候，注意的就是這些地方。他切齒的痛罵自己，畜生！狗賊！卑怯的人！也便是這個時候。

他看了那侍女的圍裙角，心頭便亂跳起來。愈想同她說話，但愈覺得講不出話來。大約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煩起來了，便輕輕的問他說：

"你府上是什麼地方？"

一聽了這一句話，他那清瘦蒼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層紅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聲，他吶吶的總說不出清晰的回話來。可憐他又站在斷頭臺上了。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猪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強大起來！"

他全身發起抖來，他的眼淚又快滾下來了。

那侍女看他發顫發得厲害，就想讓他一個人在裏喝酒，好教他把精神安鎮安鎮，所以對他說：

"酒就快沒有了，我再去拿一瓶來罷？"

停了一會他聽得那侍女的脚步聲又走上樓來。他以爲她是上他這裏來的，所以就把衣服整了一整，姿勢改了一改。但是他被她欺騙了。她原來是領了兩三個另外的客人，上間壁的那一間房間裏去的。那兩三個客人都在那裏對那侍女取笑，那侍女也嬌滴滴的說：

"别胡鬧了，間壁還有客人在那裏。"

他聽了就立刻發起怒來。他心裏罵他們說：

"狗才！俗物！你們都敢來欺侮我麽？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你們的仇。世間那裏有眞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負心東西，你竟敢把我丢了麽？罷了罷了，我再也不愛女人了，我再也不愛女人了。我就愛我的祖國，我就把我的祖國當作了情人罷。"

他馬上就想跑回去發憤用功。但是他的心裏，却很羡慕那間壁的幾個俗物。他的心裏，還有一處地方在那裏盼望那個侍女再回到他這裏來。

他按住了怒，默默的喝乾了幾杯酒，覺得身上熱起來。打開了窗門，他看太陽就快要下山去了。又連飲了幾杯，他覺得他面前的海景都朦朧起來。西面堤外的燈臺的黑影，長大了許多。一層茫茫的薄霧，把海天融混作了一處。在這一層渾沌不明的薄紗影裏，西方的將落不落的太陽，好像在那裏惜別的樣子。他看了一會，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只覺得好笑。呵呵的笑了一回，他用手擦擦自家那火熱的雙頰，便自言自語的說：

"醉了醉了！"

那侍女果然進來了。見他紅了臉，立在窗口在那裏痴笑，便問他說：

"窗開了這樣大，你不冷的麼？"

"不冷不冷，這樣好的落照，誰捨得不看呢？"

"你眞是一個詩人呀！酒拿來了。"

"詩人！我本來是一個詩人。你去把紙筆拿了來，我馬上寫首詩給你看看。"

那侍女出去了之後，他自家覺得奇怪起來。他心裏想：

"我怎麽會變了這樣大膽的?"

痛飲了幾杯新拿來的熱酒,他更覺得快活起來,又禁不得呵呵笑了一陣。他聽見間壁房間裏的那幾個俗物,高聲的唱起日本歌來,他也放大了嗓子唱着說:

"醉拍闌干酒意寒,江湖寥落又冬殘,劇憐鸚鵡中州骨,未拜長沙太傅官,一飯千金圖報易,幾人五噫出關難,茫茫煙水回頭望,也爲神州淚暗彈。"

高聲的唸了幾遍,他就在蓆上醉倒了。

(八)

一醉醒來,他看看自家睡在一條紅綢的被裏,被上有一種奇怪的香氣。這一間房間也不很大,但已不是白天的那一間房間了。房中掛着一張十燭光的電燈,枕頭邊上擺着了一壺茶,兩隻杯子。他倒了二三杯茶,喝了之後,就踉踉蹌蹌的走到房外去。他開了門,却好白天的那侍女也跑過來了。她問他說:

"你!你醒了麽?"

他點了一點頭,笑微微的回答說:

"醒了。便所是在什麽地方的?"

"我領你去罷。"

他就跟了她去。他走過日間的那條夾道的時候，電燈點得明亮得很。遠近有許多歌唱的聲音，三弦的聲音，大笑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裏來。白天的情節，他都想出來了。一想到酒醉之後，他對那侍女說的那些話的時候，他覺得面上又發起燒來。

從廁所回到房裏之後，他問那侍女說：

"這被是你的麼？"

侍女笑着說：

"是的。"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大約是八點四五十分的樣子。"

"你去開了賬來罷！"

"是。"

他付清了賬，又拿了一張紙幣給那侍女，他的手不覺微顫起來。那侍女說：

"我是不要的。"

他知道她是嫌少了。他的面色又漲紅了，袋裏摸來摸去，祗有一張紙幣了，他就拿了出來給她說：

"你別嫌少了，請你收了罷。"

他的手震動得更加厲害，他的話聲也顫動起來了。那侍女對他看了一眼，就低聲的說：

"謝謝!"

他直的跑下了樓，套上了皮鞋，就走到外面來。

外面冷得非常，這一天大約是舊曆的初八九的樣子。半輪寒月，高掛在天空的左半邊。淡青的圓形蓋裏，也有幾點疏星，散在那裏。

他在海邊上走了一回，看看遠岸的漁燈，同鬼火似的在那裏招引他。細浪中間，映着了銀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裏開閉的樣子。不知是什麼道理，他忽想跳入海裏去死了。

他摸摸身邊看，乘電車的錢也沒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罵自己。

"我怎麼會走上那樣的地方去的？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等的人了。悔也無及，悔也無及。我就在這裏死了罷。我所求的愛情，大約是求不到的了。沒有愛情的生涯，豈不同死灰一樣麼？唉，這乾燥的生涯，這乾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裏仇視我，欺侮我，連我自家的親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

裏排擠我到這世界外去。我將何以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這多苦的世界裏呢！”

想到這裏，他的眼淚就連連續續的滴了下來。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他也不舉起手來揩揩眼淚，月光射到他的面上，兩條淚綫，倒變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他回轉頭來，看看他自家的又瘦又長的影子，就覺得心痛起來。

“可憐你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雖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該累你也瘦弱到這步田地的。影子呀影子，你饒了我罷！”

他向西面一看，那燈臺的光，一霎變了紅一霎變了綠的在那裏盡他的本職。那綠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時候，海面就現出一條淡青的路來。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見西方青蒼蒼的天底下，有一顆明星，在那裏搖動。

“那一顆搖擺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國。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顆星的底下，也曾送過十八個秋冬，我的鄉土吓，我如今再也不能見你的

面了。"

他一邊走着，一邊儘在那裏自傷自悼的想這些傷心的哀話。走了一會，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淚便同驟雨似的落下來了。他覺得四邊的景物，都模糊起來。把眼淚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長嘆了一聲，他便斷斷續續的說：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改作

南　　遷

(一) 南方

你若把日本的地圖展開來一看，東京灣的東南，能看得見一條葫蘆形的半島，浮在浩渺無邊的太平洋裏，這便是有名的安房半島！

安房半島，雖然沒有地中海內的長靴島的風光明媚，然而成層的海浪，蔚藍的天色，柔和的空氣，平穩的低岩，海岸的漁網，和村落的居民，也很具有南歐海岸的性質，能使旅客忘記他是身在異鄉。若用英文來說，便是一個 Hospitable, inviting dream-land

of the romantic age（中世浪漫時代的，鄉風純樸，山水秀麗的夢境）了。

東南的斜面沿着了太平洋，從銚子到大原，成一半月灣，正可當作葫蘆的下面的狹處看。銚子是葫蘆下層的最大的圓周上的一點，大原是葫蘆的第二層膨脹處的圓周上的一點。葫蘆的頂點一直的向西曲了。就成了一個大半島裏邊的小半島，地名西岬村。西岬村的頂點便是洲崎，朝西的橫界在太平洋和東京灣的中間，洲崎以東是太平洋，洲崎以北是東京灣。洲崎遙遙與伊豆半島，相摸灣相對：安房半島的住民每以牠爲界線，稱洲崎以東沿着太平洋的一帶爲外房，洲崎以北沿着東京灣的一帶爲內房。原來半島的住民通稱半島爲房州，所以內房外房，便是內房州外房州的縮寫。房州半島的葫蘆形的底面，連着東京，所以現在火車，從東京兩國橋驛出發，內房能直達到館山外房能達到勝浦。

（二）出京

千九百二十年的春天，二月初旬的有一天的午後，東京上野精養軒的樓上朝公園的小客室裏，有兩

個異鄉人在那裏喫茶菓。一個是五十歲上下的西洋人，頭頂已有一塊禿了。皮膚帶着淺黃的黑色，高高的鷹嘴鼻的左右，深深窪在肉裏的兩隻眼睛，放出一種銳利的光來。瞳神的黃黑色，大約就是他的血統的證明，他那五尺五寸的肉體中間，或者也許有姊泊西(Gypsy)的血液混在裏頭，或者也許有東方人的血液混在裏頭的，但是生他的母親，可確是一位愛爾蘭的美婦人。他穿的是一套半舊的灰黑色的嗶嘰的洋服，帶着一條圓領，圓領底下就連接着一件黑的小緊身，大約是代 Waist-Coat (腰掛)的。一個是二十四五歲的青年，身體也有五尺五寸多高，我們一見就能知道他是中國人，因為他那清瘦的面貌，和纖長的身體，是在日本人中間尋不出來的。他穿着一套藤青色的嗶嘰的大學制服，頭髮約有一寸多深，因為蓬蓬直立在他那短短的臉面的上頭，所以反映出一層憂鬱的形容在他面上。他和那西洋人對坐在一張小小的棹上，他的左手，和那西洋人的右手是靠着朝公園的玻璃窗的。他們講的是英國話，聲氣很幽，有一種梅蘭刻烈(Melancholy)的餘韻，與窗外的午後的陽光，和

頭上的的萬里的春空，却成了一個有趣的對照。若把他們的擇要翻譯出來，就是：

"你的臉色，近來更難看了：我勸你去轉換轉換空氣，到鄉下去靜養幾個禮拜。"西洋人。

"臉色不好麼？轉地療養，也是很好的，但是一則因爲我懶得行動，二則一個人到鄉下去也寂寞得很，所以雖然寒冷得非常，我也不想到東京以外的地方去。"青年。

說到這裏，窗外吹過一陣夾沙夾石的風來，玻璃窗振動了一下，響了一下，風就過去了。

"房州你去過沒有？"西洋人。

"我沒有去過。"青年。

"那一個地方纔好呢！是突出在太平洋裏的一個半島，受了太平洋的暖流，外房的空氣是非常和暖的，同東京大約要差十度的溫度，這個時候，你若到太平洋岸去一看，怕還有些女人，赤裸裸的跳在海裏捉魚呢！一帶山村水郭，風景又是很好的，你不是很喜歡我們英國的田園風景的麼？你上房州去就對了。"

"你去過了麼?"

"我是常去的,我有一個女朋友住在房州,她也是英國人,她的男人死了,只一個人住在海邊上。她的房子寬大得很,造在沙岸樹林的中間:她又是一個熱心的基督教徒,你若要去,我可以替你介紹的,她非常歡喜中國人,因爲她和她的男人從前也在中國做過醫生的。"

"那麼就請你介紹介紹,出去旅行一次,或者我的生活的行程,能改變得過來也未可知。"

另外還有許多閑話,也不必去提及。

到了四點的時候,窗外的鐘聲響了。青年按了電鈴,叫侍者進來,拿了一張五元的紙幣給他。青年站起來要走的時候看看那西洋人還兀的不動,青年便催說:"我們去罷!"

那西洋人便張圓了眼睛問他說:

"找頭呢?"

"多的也沒有幾個錢,就給了他們茶房罷了。"

"茶點總不至要五塊錢的。你把找頭拿來捐在教會的傳道捐裏多好啊!"

"罷了，罷了，多的也不過一塊多錢。"

那西洋人還不肯走，青年就一個人走出房門來，西洋人一邊還在那裏輕輕的絮說，一邊看見青年走了，也祗能跟了走出房門，下樓，上大門口去。在大門口取了外套，帽子，走出門外的時候，殘冬的日影，已經落在西天的地平線上，滿城的房屋，都沈在薄暮的光線裏了。

夜陰一刻一刻的張起牠的翼膀來，那西洋人和青年在公園的大佛前面，緩步了一忽，遠近的人家都點上電燈了。從上野公園的高台上向四面望去，只見同紗囊裏的螢火虫一樣，高下人家的燈火，都在晚煙裏放異彩。遠遠的風來，帶着市井的嘈雜的聲音。電車的車輪聲傳近到他們兩人耳邊的時候，他們纔知道現在是回家去的時刻了。急急的走了一下，他們已經走到了公園前大街上的電車停車處，却好向西的有一乘電車到來，他們兩人就用了死力，擠了上去，因爲這是工場休工的時候，勞動者大家都要乘了電車，回到他們的小小的住屋裏去，所以車上人擠得不堪。

青年被擠在電車的後面，幾乎吐氣都吐不出來。電車開車的時候，上野的報時的鐘聲又響了。聽了這如怨如訴的薄暮的鐘聲，他的心思又忽然消沈起來：

"這些可憐的有血肉的機械，他們家裏或許也有妻子的。他們的衣不暖食不飽的小孩子有什麼罪惡，一生出地上，就不得不同他們的父母，受這世界上的磨折；或者在猪圈似的貧民窟的門口，有同餓鬼似的小孩兒，在那裏等候他們的父親回來。這些同餓犬似的小孩兒，長到八九歲的時候，就不得不去作小機械去。漸漸長大了，成了一個工人，他們又不得不同他們的父祖曾祖一樣，將自家的血液，去補充鐵木的機械的不足去。吃盡了千辛萬苦，從幼到長，從生到死，他們的生活沒有半點變更，唉，這人生究竟有什麼趣味，勞動者呀勞動者，你們何苦要生存在世上？這多是有權勢的人的壞處，可惡的這有權勢的人，可惡的這有權勢的階級，總要使他們斬草除根的消滅盡了纔好。

他想到這裏，就自家嘲笑起自家來：

"呵呵，你也被日本人的社會主義感染了。你要救

日本的勞動者,你何不先去救救你自家的同胞呢?在軍人和官僚的政治的底下,你的同胞所受的苦楚,難道比日本的勞動者更輕麼?日本的勞動者,雖然沒有財產,然而他們的生命總是安全的。你的同胞,鄉下的農夫,若因納捐輸粟的事情,有一點違背,就不得不被軍人來虐殺了。從前做大盜,現在做軍官的人,進京出京的時候,若說鄉下人不知道,在他們的專車停着的地方走過,就不得不被長槍短刀來斫死了。大盜的軍閥的什麼武裝自動車,在街上衝死了百姓,還說百姓不好,對了死人的家族,還要他們陪罪罰錢。你同胞的妻女,若有美的,就不得不被軍人來姦辱了。日本的勞動者到了日暮回家的時候,也許有他的妻女來安慰他的,那時候他的一天的苦楚,便能忘在腦後,但是你的同胞如何?不問是不是你的結髮妻小,若那些軍長師長委員長縣長等類要她去作一房第八九的小妾,你能拒絕麼?有訴訟事件的時候,你若送裁判官的錢,送了比你的對手者少一點,或是在上級衙門裏沒有一個親戚朋友,雖然受了冤屈,你難道能分訴

得明白麽？・・・”

想到這裏的時候，青年的眼睛裏，就酸軟起來。他若不是被擠在這一羣勞動者的中間，怕他的感情就要發起作用來，却好車到了本鄉三丁目，他就推推讓讓的跟了幾個勞動者下了電車。立在電車外邊的日森的大道上，尋來尋去的尋了一會，他纔看見那西洋人的禿頭，背朝着了他，坐在電車中間的椅上。他走到電車的中央的地方，踮起了脚，從外面向電車的玻璃窗推了幾下，那禿頭的西洋人纔回轉頭來，看見他立在車外的涼風裏，那西洋人就從電車裏面放下車窗來說：

“你到了麽？今天可是對你不起。多謝多謝。身體要保養些。我・・・。”

“再會再會，我已經到了。介紹信請你不要忘記了。・・・。”

話沒有說完，電車已經開了。

(三) 浮 萍

二月廿三日的午後二點半鐘，房州半島的北條火車站上的第四次自東京來的火車到了。這小小的

鄉下的火車站上,忽然熱鬧了一陣。客人也不多,七零八落的幾個乘客,在收票的地方出去之後,火車站上仍復冷清起來。火車站的前面停着的一乘合乘的馬車,接了幾個下車的客人,留了幾聲哀寂的喇叭聲在午後的澄明的空氣裏,促起了一陣灰土,就在泥成的鄉下的天然的大路上,朝着了太陽向西的開出去了。

留在火車站上呆呆的站着的祇剩了一位清瘦的青年,便是三禮拜前和一個西洋宣教師在東京上野精養軒吃茶菓的那一位大學生。他是伊尹的後裔,你們若把東京帝國大學的一覽翻出來一看,在文科大學的學生名錄裏,頭一個就能見他的名姓籍貫:

伊人,中華留學生,大正八年入學。

伊人自從十八歲到日本之後一直到去年夏天止,從沒有回國去過。他的家庭裏祇有他的祖母是愛他的。伊人的母親,因爲他的父親死得太早,所以就變成了一個半男半女的性格,他自小的時候她就不知愛他,所以他漸漸的變成了一個厭世憂鬱的人。到了日本之後,他的性格就愈趨愈怪了,一年四季,絕不與人往來,只一個人默默的坐在寓室裏沈思默想。

他所讀的都是那些在人生的戰場上戰敗了的人的書，所以他所最敬愛的就是路名 B. V. 的 James Thomson, H. Heine, Leopaldi, Ernst Dowson 那些人。他下了火車，向行李房去取來的一隻帆布包，裏邊藏着的，大約也就是這幾位先生的詩文集和傳記等類。他因爲去年夏天被一個日本婦人欺騙了一場，所以精神身體，都變得同落水雞一樣。晚上夢醒的時候，身上每發冷汗，食慾不進，近來竟有一天不吃什麼東西的時候。因爲怕同去年那一個婦人遇見，他連午膳夜膳後的散步也不去了。他身體一天一天的瘦弱下去，他的面貌也一天一天的變起顏色來了。到房州的路程是在平坦的田疇中間，闢了一條小小的鐵路，鐵路的兩旁，不是一邊海一邊山，便是一邊枯樹一邊荒地。在紅塵軟舞的東京，失望傷心到極點的神經過敏的青年，一吸了這一處的田園空氣，就能生出一種快感來。伊人到房州的最初的感覺，自然是覺得輕快得非常。伊人下車之後看了四邊的松樹的叢林，有幾縷薄雲飛着的青天，寬廣的空地裏浮蕩着的陽光和車站前面的店裏清清冷冷坐在賬桌前的幾個純

樸的商人，就覺得是自家已經到了十八世紀的鄉下的樣子。亞力山大•斯密司著的"村落的文章"裏的Dreamthorp (By Alexander Smith) 好像是被移到了這東海的小島上的東南角上來了。

伊人取了行李，問了一聲說：

"這裏有一位西洋的婦人，你們知道不知道的？"

行李房裏的人都說：

"是C夫人麽？這近邊誰都知道她的，你但對車夫講她的名字就對了。"

伊人抱了他的一個帆布包坐在人力車上，在桔樹的影裏，搖搖不定的走上C夫人的家裏去的時候，他心裏又生了一種疑惑：

"C夫人不曉得究竟是怎麽的一個人，她不知道是不是同E某一樣，也是非常節省鄙吝的。"

可憐他自小就受了社會的虐待，到了今日，還不敢信這塵世裏有一個善人。所以他與人相遇的時候，總不忘記警戒，因爲他被世人欺得太甚了。在一條有田園野趣的村路上彎彎曲曲的跑了三十分鐘，樹林裏露出了一個木造的西洋館的屋頂來。車夫指着了

那一角屋頂說：

"這就是C夫人的住屋!"

車到了這洋房的近邊，伊人看見有一圈小小的灌木沿了那洋房的庭園，生在那裏，上面剪得雖然不齊，但是這一道灌木的圍牆，比鐵柵瓦牆究竟風雅，他小的時候在洋畫裏看見過的那阿凰河上的斯曲拉突的莎士比的古宅，又重新想了出來。開了那由幾根木棒做的一道玲瓏的小門進去，便是住宅的周圍的庭園，園中有幾處常青草，也變了顏色，躺在午後的微弱的太陽光裏。小門的右邊便是一眼古井，兩隻釣桶，一高一低的懸在井上的木架上。從門口一直向前沿了石砌的路進去，再進一道短小的竹籬，就是C夫人的住房，伊人因為不便直接的到C夫人的住房裏，所以就吩咐車夫拿了一封E某的介紹書往廚房門去投去。廚房門須由石砌的正路叉往右去幾步，人若立在灌木圍住的門口，也可以看見這廚房門的。庭園中，井架上，紅色的木板的洋房壁上都灑滿了一層白色無力的午後的太陽光線，四邊空空寂寂，並無一個生物看見，祗有幾隻半大的雌雄雞，呆呆的立在井旁，

在那裏蓀看伊人和他的車夫。

車夫在廚房門口叫了許久，不見有人出來。伊人立在庭園外的木柵門口，聽車夫的呼喚聲反響在寂靜的空氣裏，覺得聲大得很。約略等了五分鐘的樣子，伊人聽見背後忽然有脚步聲，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一個五十來歲的日本老婦人，蓬着了頭紅着了眼走上伊人這邊來。她見了伊人便行了一個禮，幷且說：

"你是東京來的伊先生麽？我們東家天天在這裏盼望你來呢！請你等一等，我就去請東家出來。"

這樣的說了幾句，她就慢慢的走過了伊人的身前，跑上廚房門口去了。在廚房門口站着的車夫把伊人帶來的介紹信交給了她。她就跑進去了。不多一忽她就同一個五十五六的西洋婦人從竹籬那面出來，伊人搶上去與那西洋婦人握手之後，她就請伊人到她的住房內去，一邊却吩咐那日本女人說：

"把伊先生的行李搬上樓上的外邊的室裏去！"

她一邊與伊人說話，一邊在那裏預備紅茶。談了三十分鐘，紅茶也吃完了，伊人就到樓上的一間小房

裏去整理行李去。把行李整理了一半，那日本婦人上樓來對伊人說：

"伊先生！現在是祈禱的時候了！請先生下來到祈禱室裏來罷。"

伊人下來到祈禱室裏，見有兩個日本的男學生和三個女學生已經先在那裏了。夫人替伊人介紹過之後對伊人說：

"我們每天從午後三點到四點必聚在一處唱詩祈禱的。祈禱的時候就打那一個鐘作記號。(說着她就用手向樓下指了一指)今天因爲我到外面去了不在家，所以遲了兩個鐘頭，因此就沒有打鐘。"

伊人向四圍看了一眼，見第一個男學生頭髮長得很，同獅子一樣的披在額上，帶着一雙極近的鋼絲眼鏡，嘴唇上的一圈鬍鬚長得很黑，大約已經有二十六七歲的樣子。第二個男學生是一個二十歲前後的青年，也帶一雙平光的銀絲眼鏡，一張圓形的粗黑臉，嘴唇向上的。兩個人都是穿的日本的青花便服，所以一見就曉得他們是學生。女學生的方面伊人不便觀察，所以只對了一個坐在他對面的年紀十六七

歲的人，看了幾眼，依他的一瞬間的觀察看來，這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學生要算是最好的了，因爲三人都是平常的相貌，依理而論，却殺不上水平線的。只有這一個女學生的長方面上有一雙笑靨，所以她笑的時候，却有許多可愛的地方。讀了一節聖經，唱了兩首詩，祈禱了一回，會就散了。伊人問那兩個男學生說：

"你們住在近邊麼？"

那長髮的近視眼的人，恭恭敬敬的搶着回答說：

"是的，我們就住在這後面的。"

那年輕的學生對伊人笑着說：

"你的日本話講得好得很，起初我們以爲你只能講英國話，不能講日本話的。"

C夫人接着說：

"伊先生的英國話却比日本話講得好，但是他的日本話要比我的日本話好得多呢！"

伊人紅了臉說：

"C夫人！你未免過譽了。這幾位女朋友是住在什麼地方的？"

C夫人說：

"她們都住在前面的小屋裏，也是同你一樣來養病的。"

這樣的說着，C夫人又對那幾個女學生說：

"伊先生的學問是非常有根底的，禮拜天我們要請他說教給我們聽哩！"

再會再會的聲音，從各人的口中說了出來。來會的人都散去了。夜色已同死神一樣，不聲不響地來把屋中的空間佔領了。伊人別了C夫人仍回到他樓上的房裏來，在灰闇的日暮的光裏，整理了一下，電燈來了。

六點四十分的時候，那日本婦人來請伊人吃夜飯去；吃了夜飯，談了三十分鐘，伊人就上樓去睡了。

（四） 親和力

第二天早晨，伊人被窗外的鳥雀聲喚醒，起來的時候，鮮紅的日光已射滿了沙岸上的樹林，他開了朝南的窗，看看四圍的空地叢林，都披了一層健全的陽光，橫躺在無窮的蒼空底下。他遠遠的看見北條車站上，有一乘機關車在那裏哼煙，機關車的後面，連接

着幾輛客車貨車，他知道上東京去的第一次車快開了。太陽光被車煙在半空中遮住，他看見車煙帶着一層紅黑的灰色，車站的馬口鐵的屋頂上橫斜的映出了一層黑影來。從車站起，兩條小小的軌道漸漸的闊大起來在他的眼下不遠的地方通過，他覺得磨光的鐵軌上，隱隱地反映着同藍色的天鵝絨一樣的天空。他看看四邊，覺得廣大的天空，遠近的人家，樹林，空地，鐵道，村路都饱受了日光，含着了生氣，好像在那裏微笑的樣子，他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覺得自家的腸腑裏也有些生氣迴轉起來，含了微笑，他輕輕的對自家說：

"春到人間了，啊，Fruehling ist gekommen!"

呆呆的站了好久，他纔拿了牙刷牙粉肥皂手巾走下樓來到廚下去洗面去。那紅眼的日本婦人見了他，就大聲地說：

"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我們的東家出去傳道去了，九點半鐘的聖經班她是定能回來的。"

洗完了面，回到樓上坐了一忽，那日本婦人就送了一杯紅茶和兩塊麵包和白糖來。伊人吃完之後，看

看C夫人還沒有回來，就跑出去散步去。從那一道木棒編成的小門裏出去，沿了昨天來的那條村路向東的走了幾步，他看見一家草舍的迴廊上，有兩個青年在那裏享太陽，發議論，他看看好像是昨天見過的兩個學生，所以就走了進去，兩個青年見他進來，就恭恭敬敬的拿出墊子來，叫他坐了。那近視長髮的青年，因爲太恭敬過度了，反要使人發起笑來。伊人坐定之後，那長髮的近視眼就含了微笑，對他呆了一呆，嘴唇動了幾動，伊人知道他想說話了，所以就對他說：

"你說今天的天氣好不好?"

"Es. Es. beri gud. beri good. and how longu hab you been in Japan?"

(是，是，好得很，好得很，你住在日本多久了?)

那一位近視眼，突然說出了幾句日本式的英國話來。伊人看看他那忽尖忽圓的嘴唇的變化，聽聽他那舌根底下好像含一塊石子的發音，就想笑出來，但是因爲是初次見面，又不便放聲高笑，所以只得笑了一笑，回答他說：

"About eight years, quite a long term, isn't it?"

(差不多八年了，已經長得很呢，是不是?"

還有那一位二十歲前後的青年看了那近視眼說英文的樣子，就笑了起來，一邊却直直爽爽的對他說：

"不說了罷，你那不通的英文，還不如不說的好，哈哈・・・。"

那近視眼聽了伊人的回話，又說：

"Do you undastand my Ingulish?"

(你懂得我講的英文麼?)

"Yes, of course I do, but・・・"

(那當然是懂的，但是・・・)

伊人還沒有說完，他又搶着說：

"Alright, alright, leto us speaku Ingulish heea afiar."

(很好很好，以後我們就講英文罷。)

那年輕的青年說：

"伊先生，你別再和他歪纏了，我們向海邊上去走走罷。"

伊人就贊成了，那年輕的青年便從迴廊上跳了下來，同小丑一樣的故意把衣服整了一整，把身體向左右前後搖了一搖，對了那近視眼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說：

"Gudo-bye! Mista K., gudo-bye!"

伊人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那近視眼的K也說：

"Gudo-bye, Mista B., gudo- Mista Yi."

走過了那草舍的院子，踏了松樹的長影，出去二三步就是沙灘了。清靜的海岸上並無人影，洒滿了和煦的陽光。海水反射着太陽光線，好像在那裏微笑的樣子。沙上有幾行行人的足跡，印在那裏。遠遠的向東望去，有幾處村落，有幾間漁舍浮在空中，一層透明清潔的空氣，包在那些樹林屋脊的上面。西邊灣裏有一處小市，浮在海上，市內的人家，錯錯落落的排列在那裏，人家的背後，有一帶小山，小山的背後，便是無窮的碧落。市外的海口有幾艘帆船停泊着，那幾艘船的帆檣，却能形容出一種港市的感覺來。年輕的B說：

"那就是館山，你看灣外不是有兩個小島同青螺一

樣的浮在那裏麽?一個是鷹島,一個是冲島。"

伊人向B所說的方向一看,在薄薄的海氣裏,果然有兩個小島浮在那裏。伊人看那小島的時候,忽然注意到小島的背景的天空裏去,他從地平線上一點一點的抬頭起來,看看天空,覺得藍蒼色的天睛,好像要溶化了的樣子,他就不知不覺的說:

"唉,這碧海青天!"

B也仰起頭來看天,一邊對伊人說:

"伊先生!看了這青淡的天空,你們還以爲有一位上帝,在這天空裏坐着的麽?若說上帝在那裏坐着,怕在這樣晴朗的時候,要跌下地來呢!

伊人回答說:

"怎麽不跌下來?你不曾看過弗蘭斯著的Thais(泰衣斯)麽?那絕食斷慾的聖者,就是爲了泰衣斯的肉體的緣故,從天上跌下來的吓。"

"不錯不錯,那一位近視眼的神經病先生,也是很妙的。他說他要去進神學校去,每天到了半夜三更就放大了嗓子,叫起上帝來。

'主吓,唉,主吓,神吓,耶穌吓!'

"像這樣的亂叫起來，到了第二天，去問他昨夜怎麼了？他却一聲也不響，把手搖幾搖，嘴歪幾歪。再過一天去問他，他就說：

'昨天我是一天不言語的，因爲這也是一種修行。一禮拜之內我有兩天是斷言的。不講話的，無論如何，在這兩天之內，總不開嘴的。'

"有的時候他赤足赤身的跑上雨天裏去立在那裏，我叫他，他默默地不應，到了晚上他却喀喀的咳嗽起來，你看這樣寒冷的天氣，赤了身到雨天裏去，那有不傷風的道理？到了第二天，我問他究竟爲什麼要上雨天裏去，他說這也是一種修行。有一天晚上因爲他叫'主吓！神吓！'叫得太厲害了，我在夢裏頭被他叫醒，在被裏聽聽，我也害怕起來，以爲有强盜來了，所以我就起來，披了衣服，上他那一間房裏去看他，從房門的縫裏一瞧，我就不得不笑起來，你猜怎麼着，他老先生把衣服脫了精光，把頭頂倒在地下，兩隻脚靠了牆壁蹺在上面，閉了眼睛，作了一副苦悶難受的臉色，儘在那裏瞎叫，

'主吓，神吓，天吓，上帝吓！'

"第二天我去問，他却一句話也不答，我知道這又是他的斷絕言語的日子，所以就不去問他了。"

B形容近視眼K的時候，同戲院的小丑一樣，做脚做手的做得非常出神，伊人聽一句笑一陣，笑得不了。到後來伊人問B說：

"K何苦要這樣呢！"

"他說他因為要預備進神學校去，但是依我看來，他還是去進瘋狂病院的好。"

伊人又笑了起來。他們兩人的健全的笑聲，反響在寂靜的海岸的空氣裏，更覺得這一天的天氣的清新可愛了。他們兩個人的影子，和兩雙皮鞋的足跡在海邊的軟沙上印來印去的走了一回，忽聽見晴空裏傳了一陣清朗的鐘聲過來，他們知道聖經班的時候到了，所以就走上C夫人的家裏去。

到C夫人家裏的時候，那近視眼的K，和三個女學生已經圍住了C夫人坐在那裏了。K見了伊人和B來的時候，就跳起來放大了嗓子用了英文叫着說：

"Hulleo, where hab you been?"

（喂！你們上那兒去了？）

三個女學生和C夫人都笑了起來。昨天伊人注意觀察過的那個女學生的一排白白的牙齒，和她那面上的一雙笑靨，愈加使她可愛了。伊人一邊笑着，一邊在那裏偷看她。各人坐下來，伊人又占了昨天的那位置，和那女學生對面地坐着。唱了一首讚美詩，各人就輪讀起聖經來。輪到那女學生讀的時候，伊人便注意看她那小嘴，她臉上自然而然的起了一層紅潮。她讀完之後，伊人還呆呆的在那裏看她嘴上的曲線，她抬起頭來的時候，她的視線同伊人的視線衝混了。她立時漲紅了臉，把頭低了下去。伊人也覺得糊塗，就把視線集注到他手裏的聖經上去。這些微妙的感情流露的地方，在座的人恐怕一個人也沒有知道。聖經班完了，各人都要散回家去，近視眼的K，又用了英文對伊人說：

"Mista Yi, leto us take a walk.

(伊先生，我們去散步罷。)

伊人還沒有回答之先，他又對那坐在伊人對面的女學生說：

"Miss O, you will join us, would'nt you?"

(O蜜司,你也同我們去罷。)

那女學生原來姓O,她聽了這話,就立時紅了臉,穿了鞋,跑回去了。

C夫人對伊人說:

"今天天氣好得很,你向海邊上去散散步也是很好的。"

K聽了這話,就叫起來說:

"Es, es. alright alright!"

(不錯不錯,是的是的。)

伊人不好推却,只得同K和B三人同向海邊上去。走了一回,伊人便說走乏了要回家來。K拉住了他說:

"Leto us pray!"

(讓我們來禱告罷。)

說着K就跪了下去,伊人被他駭了一跳,不得已也只能把雙膝曲了。B却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看。K又叫了許多主吓神吓上帝吓。叫了一忽,站起來說:

"Gnd-bye Gud-bye!"

（再會再會。）

一邊說，一邊就同轉身來大踏步的走開了。伊人摸不出頭緒來，一邊用手打着膝上的沙泥，一邊對B說：

"是怎麼一回事，他難道發怒了麼？"

B說：

"什麼發怒，這便是他的神經病吓！"

說着，B又學了K的樣子，跪下地去，上帝吓，主吓，神吓的叫了起來。伊人又禁不住的笑了。遠遠地忽有唱讚美詩的聲音傳到他們的耳邊上來。B說：

"你瞧什麼發怒不發怒，這就是他唱的讚美詩吓。"

伊人問B是不是基督教徒。B說：

"我並不是基督教徒，因爲K定要我去聽聖經，所以我纔去。其實我也想信一種宗教，因爲我的爲人太輕薄了，所以想得一種信仰，可以自重自重。"

伊人和他說了些宗教上的話，又各把自己的學籍說了。原來B是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的學生，去年年底染了流行性感冒，到房州來是爲病後的保養來的。說到後來，伊人問他說：

"B君，我住在C夫人家裏，覺得不自由得很，你那裏的主人，還肯把空着的那一間房借給我麼？"

"肯的肯的，我回去就同主人去說去，你今天午後就搬過來罷。那一位C夫人是有名的吝嗇家，你若在她那裏住久了，怕要招怪呢！"

又在海邊上走了一回，他們看看自家的影子漸漸兒的短起來了，快到十二點的時候，伊人就別了B，回到C夫人的家裏來。

吃午膳的時候，伊人對C夫人把要搬往後面和K，B同住去的話說了。C夫人也並不挽留，吃完了午膳，伊人就搬往後面的別室裏去了。

把行李書籍整頓了一整頓，看看時候已經不早了，伊人便一個人到海邊上去散步去。一片汪洋的碧海，竟平坦得同鏡面一樣。日光打斜了，光線射在松樹的梢上，作成了幾處陰影。午後的海岸，風景又同午前的不同。伊人靜悄悄的看了一回，覺得四邊的風景怎麼也形容不出來。他想把午前的風景比作患肺病的純潔的處女，午後的風景比作成熟期以後的嫁過人的豐肥的婦人。然而仔細一想，又覺得比得太俗

了。他站着看一忽，又俯了頭走一忽，一條初春的海岸上，只有他一個人和他的淸瘦的影子在那裏動着。他向西的朝着了太陽走了一回，看看自家已經走得遠了，就想回轉身來走回家去，低頭一看，忽看見他的脚底下的沙上有一條新印的女人的脚印印在那裏。他前前後後的打量了一回，知道這脚印的主人必在這近邊的樹林裏。並沒有什麼目的，他就跟了那一條脚步印朝南的走向岸上的松樹林裏去。走不上三十步路，他看見樹影裏的枯草上有一條毹毯，幾本書和婦人雜誌等擺在那裏。因爲枯草長得很，所以他在海水的邊上竟看不出來，他知道這定是屬於那脚印的主人的，但是這脚印的主人不知上那裏去了。呆呆的站了一忽，正想走轉來的時候，他忽見樹林裏來了一個婦人，他的好奇心又把他的脚縛住了。等那婦人走近來的時候，他不覺紅起臉來，胸前的跳躍怎麼也按不下去，所以他只能勉強把視線放低了，眼看了地面，他就回了那婦人一個禮，因爲那時候，她已經走到他的面前來了，她原來就是那姓O的女學生。他好像是自家的卑陋的心情已經被她看破了的樣子，紅

了臉對她陪罪說：

"對不起得很，我一個人闖到你的休息的地方來。"

"不・・・不要・・・"

他看她也好像是沒有什麽懊惱的樣子，便大着膽問她說：

"你府上也是東京麽？"

"學校是在東京的上野・・・但是・・・家鄉是足利。"

"你同C夫人是一向認識的麽？"

"不是的・・・是到這裏來之後認識的。・・・"

"同K君呢？"

"那一個人・・・那一個人是糊塗虫！"

"今天早晨他邀你出來散步，是他對我的好意，實在唐突得很，你不要見怪了，我就在這裏替他陪一個罪罷。"

伊人對她行了一個禮，她倒反覺難以爲情起來，就對伊人說：

"說什麽話，我・・・我・・・又不在這裏怨他。"

"我也走得乏了，你可以讓我在你的氈毯上坐一坐

麽?"

"請,請坐!"

伊人坐下之後,她儘在那裏站着,伊人就也站了起來說:

"我可失禮了,你站在那裏,我倒反而坐起來。"

"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我因爲坐得太久,所以不願意再坐了。"

"這樣我們再去走一忽罷。"

"怕被人家看見了。"

"海邊上淸靜得很,一個人也沒有。"

她好像是無可無不可的樣子。伊人就在前頭走了,她也慢慢的跟了來。太陽已經快斜到三十度的角度了,他和她沿了海邊向西的走去,背後拖着了兩個纖長的影子。東天的碧落裏,已經有幾片紅雲,在那裏報將晚的時刻,一片白白的月亮也出來了。默默地走了三五分鐘,伊人回轉頭來問她說:

"你也是這病麽?"

一邊說着一邊就把自家的左手向左右肩的鎖骨穴指了一下,她笑了一笑便低下頭去,他覺得她的笑

裏有無限的悲涼的情意含在那裏。默默的又走了幾步，他覺得被沈默壓迫不過了，又對她說：

"我並沒有甚麼症候，但是晚上每有虛汗出來，身體一天一天地消瘦下去，一禮拜前，我上大學病院去求診的時候，醫生教我休學一年，回家去靜養，但是我想以後祗有一年三個月了，怎麼也不願意再遲一年，所以今年暑假前我還想回東京去考試呢！"

"若能注意一點，大約總沒有甚麼妨礙的。"

"我也是這麼的想，畢業之後，還想上南歐去養病去呢！"

"羅馬的古墟原是好的，但是由我們病人看來，還是愛衣奧甯海岸的小島好呀！"

"你學的是不是聲樂？"

"不是的，我學的是鋼琴，但是聲樂也學的。"

"那麼請你唱一個小曲兒罷。"

"今天嗓子不好。"

"我唐突了，請你恕我。"

"你又要多心了，我因爲嗓子不好，所以不能唱高

音。"

"並不是會場上，音的高低，又何必去問他呢！"

"但是這樣被人強求的時候，反而唱不出來的。"

"不錯不錯，我們都是愛自然的人，不唱也罷了。"

"走了太遠了，我們回去罷。"

"你走乏了麼？"

"乏倒沒有，但是草堆裏還有幾本書在那裏，怕被人看見了不好。"

"但是我可不曾看你的書。"

"你怎麼會這樣多心的，我又何嘗說你看過來！"

"唉，這疑心病就是我半生的哀史的證明呀！"

"甚麼哀史？"

伊人就把他自小被人虐待，到了今日還不曾感得一些熱情過的事情說了。兩人背後的清影，一步一步的拖長起來，天空的四周，漸漸兒的帶起紫色來了。殘冬的餘勢，在這薄暮的時候，還能感覺得出來，從海上吹來的微風，透了兩人的冬服，刺入他和她的高熱的心裏去。伊人向海上一看，見西北角的天空裏一座倒擎的心樣的雪山，帶着了濃藍的顏色，在和軟

的晚霞裏作會心的微笑，伊人不覺高聲的叫着說：

"你看那富士！"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不知不覺的伸出了五個指頭去尋她那雙同玉絲似的手去，他的雙眼却同在夢裏似的，遙望在富士山的頂上。幾個柔軟的指頭和他那冰冷的手指遇着的時候，他不覺驚了一下，伸轉了手，回頭來一看，却好她也正在那裏轉過她的視線來。兩人看了一眼，默默地就各把頭低去了。站了一忽，伊人就改換了聲音，光明正大的對她說：

"你怕走倦了罷，天也快晚了，我們回轉去罷。"

"就回轉去罷，可惜我們背後不能看太陽落山的光景。"

伊人向西天一看，太陽已經快落山去了。回轉了身，兩人並着的走了幾步，她說：

"影子的長！"

"這就是太陽落山的光景呀！"

海風又吹過一陣來，岸邊起了微波，同飛散了的金箔似的，浪影閃映出幾條光線來。

"你覺得涼麼，我把我的外套借給你好麼？"

"不涼・・・女人披了男人的外套，像甚麼樣子呀!"

又默默的走了幾步，他看看遠岸已經有一層晚霞起來了。他和K,B住的地方的岸上樹林外,有幾點黑影,團了一堆紅紅的野火坐在那裏。

"那一邊的小孩兒又在那裏生火了。"

"這正是一幅畫呀!我好像唱得出歌來的樣子:

'Kennst du das Land, wo die Zitronen bluehn.
Im dunkeln Laub die Goldorangen gluehn,
Ein sanfter Wind vom blauen Himmel weht,
Die Myrte still und hoch der Lorbeer steht,'

底下的是重複句,怕唱不好了!

'Kennst du es wohl?
Dahin! Dahin
Moecht' ich mit dir, O mein Geliebter, ziehn!'"

雖那悲涼微顫的喉音，在薄暮的海邊的空氣裏悠悠揚揚的浮蕩着，他只覺得一層紫色的薄膜把他的五官都包住了。

'Kennst du das Haus, auf Saeulen ruht sein Dach,

Es glaenzt der Saal, es schimmert das Gemach,

Und Marmorbilder stehn und sehn mich an:

Was hat man dir, du armes Kind, getan?"

四邊的空氣一刻一刻的濃厚起來。海面上的涼風又掠過了他那火熱的雙頰，吹到她的頭髮上去。他聽了那一句歌，忽然想起了去年夏天欺騙他的那一個輕薄的婦人的事情來。

"你這可憐的孩子呀，他們欺負了你麼，唉！"

他自家好像是變了迷娘（Mignon），無依無靠的一個人站在異鄉的日暮的海邊上的樣子。用了悲涼的聲調在那裏幽幽唱曲的好像是從細浪裏湧出來的寧婦Nymph、魅妹(Mermaid)。他忽然覺得Sentimental起來，兩顆同珍珠似的眼淚滾下他的頰際來了。

"Kennst du es wohl?

Dahin! Dahin

Moecht' ich mit Dir, o mein Beschuetzer, ziehn!

Kennst du den Berg und sein Wolkensteg?

Das Maultier sucht im Nebel seinen Weg,

In Hoehlen wohnt der Drachen alte Brut,

Es stuerzt der Fels und ueber ihn die Flut:
Kennst du ihn wohl?
Dahin! Dahin
Geht unser Weg, o Vater, lass uns ziehn!"

她唱到了這一句，重複的唱了兩遍。她那尾聲悠揚同遊絲似的哀寂的清音，與太陽的殘照，都在薄暮的空氣裏消散了。西天的落日正掛在遠遠的地平線上，反射出一天紅軟的浮雲，長空高冷，帶起銀藍的顏色來，平波如鏡的海面，也加了一層橙黃的色彩，與四圍的紫氣溶作了一團。她對他看了一眼，默默的走了幾步，就對他說：

"你確是一個Sentimentalist!"

他的感情脆弱的地方，怕被他看破，就故意的笑着說：

"說甚麼話，這一個時期我早已經過去了。"

但是他頰上的兩顆珠淚，還未曾乾落，圓圓的淚珠裏，也反映着一條縮小的日暮的海岸。走到她放氈毯書籍的地方，暮色已經從松樹枝上走下來，空中懸着的半規上弦的月亮，漸漸兒的放起光來了。

"再會再會!"

"再會。。。再。。。會!"

(五) 月光

伊人回到他住的地方，看見B一個人呆呆的坐在廊下看那從松樹林裏透過來的黝闇的海岸。聽了伊人的脚步聲,就回轉頭來叫他說:

"伊君!你上甚麼地方去了，我們今天唱詩的時候只有四個人。你也不去，兩個好看的女學生也不來,只有我和K君和一位最難看的女學生。C夫人在那裏問你呢!"

"對不起得很,我因爲上館山去散步去了，所以趕不及回來。你已經吃過晚飯了麼?"

"吃過了。浴湯也好了,主人在那裏等你洗澡。"

洗了澡,吃了晚飯,伊人就在電燈底下記了一篇長篇的日記。把迷娘(Mignon)的歌也記了進去,她說的話也記了進去，日落的海岸的風景，悲涼的情調,他的眼淚,她的纖手,富士山的微笑,海浪的波紋,沙上的足跡,這一天午後他所看見聽見感得的地方都記了進去。寫了兩個多鐘頭,他愈寫愈加覺得有

趣，寫好之後，讀了又讀，改了又改，又費去了一個鐘頭，這海岸的村落的人家，都已沈沈的酣睡盡了。寒冷靜寂的屋內的空氣壓在他的頭上肩上身上，他回頭看看屋裏，只有壁上的他那偉大的影子在那裏動着，除了屋頂上一聲兩聲的鼠鬪聲之外，更無別的音響振動着空氣。火鉢裏的火也消了，坐在屋裏，覺得難受，他便輕輕的開了門，拖了草履，走下院子裏去，初八九的上弦的半月，已經斜在西天，快落山去了。踏了松樹的影子，披了一身灰白的月光，他又穿過了松林，走到海邊上去。寂靜的海邊上的風景，比白天更加了一味悽慘潔淨的情調。在將落未落的月光裏，踏來踏去的走了一回，他走上白天他和她走過的地方去。差不多走到了的時候，他就站住了脚，曲了身去看白天他兩人的沙灘上的足跡去。同尋夢的人一樣，他尋了半天總尋不出兩人的足印來。站起來又向西的走了一忽，伏倒去一尋，他自家的橡皮草履的足跡尋出來了。他的足跡的後邊一步一步跟上去的她的足跡也尋了出來。他的胸前覺得似在跳躍的樣子，聖經裏的兩節話忽然被他想出來了。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whosoever looketh ona woman to Iust after her hath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her already in his heart. And if thy right eye offend thee, pluck it out, and cast it from thee; for it is profitable for thee that one of thy members should perish, and not that thy whole body should be cast into hell.

伊人雖已經與婦人接觸過幾次，然而在這時候，他覺得他的身體又回到童貞未破的時候去了的一樣，他對O的心，覺得真是純潔高尚，並無半點邪念的樣子，想到了這兩節聖經，他的心裏又起起衝突來了。他站起來閉了眼睛，默默的想了一回。他想叫上帝來幫助他，但是他的哲學的理智性怎麼也不許他祈禱，閉了眼睛，立了四五分鐘，搖了一搖頭，嘆了一口氣，他仍復走了回來。他一邊走一邊把頭轉向南面的樹林，在深深的探視。那邊並無燈火看得出來，只有一層淡淡的月光，罩在樹林的上面，一塊樹林的黑影，教人想到神秘的事蹟上去。他看了一回，自家對自家說：

"她定住在這樹林的裏邊，不知她睡沒有睡，她也許在那裏看月光的。唉，可憐我的一生，可憐我的長失敗的生涯！"

月亮又低了一段，光線更灰白起來，海面上好像有一隻船在那裏横駛的樣子，他看了一眼，灰白的光裏，只見一隻怪獸似的一個黑影在海上微動，他忽覺得害怕起來。一陣涼風又橫海的掠上他的顏面，他打了一個冷痙，就俯了首三脚兩步的走回家來了。睡了之後，他覺得有女人的聲音在門外叫他的樣子！仔細聽了一聽，這確是唱迷娘的歌的聲音。他就跑出來跟了她上海邊上去。月亮正要落山的樣子，西天盡變了紅黑的顏色。他向四邊一看，覺得海水樹林沙灘也都變了紅黑色了。他對她一看，見她臉色被四邊的紅黑色反映起來，覺着白得同死人一樣。他想和她說話，但是總想不出什麽話來。她也只含了兩眼清淚，在那裏默默的看他。兩人在沈默的中間，動也不動的看了一忽，她就回轉身向樹林裏走去。他馬上追了過去，但是到樹林的口頭的時候，他忽然遇着了去年夏天欺騙他的那個淫婦，含着了微笑，從樹林裏走了出

來。啊的叫了一聲，他就想跑回到家裏來，但是他的兩脚，怎麼也不能跑，苦悶了一回，他的夢纔醒了。身上又發了一身冷汗，那一晚他再也不能睡了。去年夏天的事情，他又回想了出來。去年夏天他的身體還強健得很，在高等學校卒了業，正打算進大學去，他的前途還有許多希望在那裏。我們更換一個高一級的學校或改遷一個好一點的地方的時候感得的那一種希望心和好奇心，也在他的胸中醞釀。那時候他的經濟狀態，也比現在寬裕，家裏匯來的五百元錢，還有一大半存在銀行裏。他從他的高等學校的N市，遷到了東京，在芝區的赤倉旅館住了一個禮拜，有一天早晨在報上看見了一處招租的廣告。因爲廣告上出租的地方近在第一高等學校的前面，所以去大學也不甚遠。他坐了電車，到那個地方去一看，是一家中流人家。姓N的主人是一個五六十歲的強壯的老人，身體偉巨得很，相貌雖然獰惡，然而應對却非常恭敬。出租的是樓上的兩間房子，伊人上樓去一看，覺得房間也還清潔，正坐下去，同那老主人在那裏講話的時候，扶梯上走上了一個二十三四的優雅的婦人來。手

裏拿了一盆茶果，走到伊人的面前就恭恭敬敬的跪下去對伊人行了一個禮。伊人對他看了一眼，她就含了微笑，對伊人丟了一個眼色。伊人倒反覺得害起羞來。她還是平平常常的好像得了勝利似的下樓去了。伊人說定了房間，就走下樓來，出門的時候，她又跪在門口，含了微笑在那裏送他。他雖然不能仔仔細細的觀察，然而就他一眼所及的地方看來，剛纔的那個婦人，確是一個美人。小小的身材，長圓的臉兒，一頭叢多的黑色的頭髮，壓在她的嬌白的額上。一雙眼睛活得很，也大得很。伊人一路回到他的旅館裏去，在電車上就作了許多空想。

"名譽我也有了，從九月起我便是帝國大學的學生了。金錢我也可以支持一年，現在還有二百八十餘元的積貯在那裏。第三個條件就是女人了。Ah, money, love and fame!"

他想到這裏，不覺露了一臉微笑，電車裏坐在他對面的一個中年的婦人，好像在那裏看他的樣子；他就在洋服袋裏拿出了一冊當時新出版的日本的小說"一婦人"(Aru Onnan)來看了。

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從赤倉旅館搬到本鄉的N的家裏去。因爲時候還早得很，昨天看見的那個婦人還沒有梳頭，粗衣亂髮的她的容姿，比梳裝後的樣子還更可愛，他一見了她就紅了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只含着了微笑，幫他在那裏整理從旅館裏搬來的物件。一隻書箱重得很，伊人一個人搬不動，她就跑過來幫伊人搬上樓去。搬上扶梯的時候，伊人退了一步，却好衝在她的懷裏，她便輕輕地把伊人抱住了說：

"危險呀！要沒有我在這裏，怕你要滾下去了。"

伊人覺得一層女人的電力，微微的傳到他的身體上去。他的自制力已經沒有了，好像在冬天寒冷的時候，突然進了熱霧騰騰的浴室裏去的樣子，伊人只昏昏的說：

"危險危險！多謝多謝！對不起對不起！・・・"

伊人急忙走開了之後，她還在那裏笑着，看了伊人的個羞的樣子，她就問他說：

"你怕羞麽！你怕羞我就下樓去！"

伊人正想回話的時候，她却轉了身走下樓去了。

夏天的暑熱，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伊人的神經衰弱也一天一天的重起來了。伊人在N家裏住了兩個禮拜，家裏的情形，也都被他知道了。N老人便是那婦人的義父，那婦人名叫M，是N老人的朋友的親生女。M有一個男人，是入贅的，現在鄉下的中學校裏做先生，所以不住在家裏的。

那婦人天天梳洗的時候，總把上身的衣服脫得精光，把她的乳頭胸口露出來。伊人起來洗面的時候每天總不得不受她的露體的誘惑，因此他的腦病更不得不一天重似一天起來。

有一天午後，伊人正在那裏貪午睡，M一個人不聲不響的走上扶梯鑽到他的帳子裏來。她一進帳子伊人就醒了。伊人對她笑了一笑，她也對伊人笑着并且輕輕的說：

"底下一個人都不在那裏。"

伊人從蓋在身上的毛毯裏伸出了一隻手來，她就捻住了伊人的手把身體橫下來轉進毛毯裏去。

第二日她和她的父親要伊人帶上鎌倉去洗海水

澡。伊人因爲不喜歡海水浴，所以就說：

"海水浴俗得很，我們還不如上箱根溫泉去罷。"

過了兩天，伊人和M及M的父親，從東京出發到箱根去了。在宮下的奈良屋旅館住下的第二天，M定要伊人和她上蘆湖去，N老人因爲家裏丟不下，就在那一天的中飯後回東京去了。

吃了中飯，送N老人上了車，伊人就同她上蘆湖去。倒行的上山路緩緩的走不上一個鐘頭，她就不能走了。好容易到了蘆湖，伊人和她又投到紀國屋旅館去住下。換了衣服，洗了汗水，吃了兩杯冰麒麟，覺得元氣恢復起來，閉了紙窗，她又同伊人睡下了。

過了一點多鐘太陽沈西的時候，伊人又和她去洗澡去。吃了夜飯，坐了二三十分鐘，樓下還很鬧熱的時候，M就把電燈熄了。

第二天天氣熱得很，伊人和她又在蘆湯住了一天，第三天的午後，他們纔回到東京來。

伊人和M，回到本鄉的家裏的門口的時候，N老人就迎出來說：

"M兒！W君從病院裏出來了！"

"啊!這・・・病好了麼,完全好了麼!"

M的面上露出了一種非常歡喜的樣子來,伊人以爲W是她的親戚,所以也不驚異,走上家裏去之後,他看見在她的房裏坐着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這男子的身體維偉得很,臉上帶着一臉酒肉氣,見伊人進來,就和伊人敍起禮來。N老人就對伊人說:

"這一位就是W君,在我們家裏住了兩年了。今年已經在文科大學卒業。你的名氏他也知道的,因爲他學的是漢文,所以在雜誌上他已經讀過你的詩的。"

M一面對W說話,一面就把衣服脫下來,拿了一塊手巾把身上的汗揩了,揩完之後,把手巾提給伊人說:

"你也揩一揩罷!"

伊人覺得不好看,就勉強的把面上的汗揩了。伊人與W雖是初次見面,但是總覺得不能與他合伴。不曉是什麼理由,伊人總覺得W是他的仇敵。說了幾句閑話,伊人上樓去拿了手巾肥皂,就出去洗澡去了。洗了澡回來,伊人在門口聽見M在那裏說笑,好像是

喜歡得了不得的樣子。伊人進去之後，M就對他說：

"今天晚上W先生請我們吃飯，因爲他病好了今天是他出病院的紀念日。"

M又說W因爲害腎臟病，到病院去住了兩個月，今天纔出病院的。伊人含糊的答應了幾句，就上樓去了。這一天的晚上，伊人又害了不眠症，開了眼睛，竟一睡也睡不着。到十二點鐘的時候，他聽見樓底下的M的房門輕輕兒的開了，一步一步的M的脚步聲走上她的間壁的W的房裏去。唧哩咕嚕的講了幾句之後，M特有的那一種鳴鳴的喘聲出來了。伊人正好像被澆了一身冷水，他的心臟的鼓動也停止了，他的腦裏的血液也凝住了。他的耳朵同犬耳似的直豎了起來，樓下的一舉一動他都好像看得出來的樣子。W的肥胖的肉體，M的半開半閉的眼睛，散在枕上的她的頭髮，她的嘴唇和舌尖，她的那一種粉和汗的混和的香氣，下體的顫動・・・他想到這裏，已經不能耐了。愈想睡愈睡不着。樓下息息索索的聲響，更不止的從樓板上傳到他的耳膜上來。他又不敢作聲，身體又不敢動一動。他胸中的苦悶和後悔的心思，一時同暴風似

的起來，兩條冰冷的眼淚從眼角上流到耳朵根前，從耳朵根前滴到枕上去了。

天將亮的時候纔躡脚躡手的回到她自己的家裏去，伊人聽了一忽，覺得樓底下的聲音息了。翻來覆去的翻了幾個身，纔睡着了。睡不上一點多鐘，他又醒了。下樓去洗面去的時候，M和W都還睡在那裏，只有N老人從院子對面的一間小屋裏（原來老人是睡在這間小屋裏的）走了下來，擦擦眼睛對伊人說：

"你早啊！"

伊人答應了一聲，匆匆洗完了臉，就套上了皮鞋，跑出外面去。他的腦裏正亂得同蜂巢一樣，不曉得怎麼纔好。他亂的走了一陣，却走到了春日町的電車交換的十字路口了。不問清白，他跳上了一乘電車就乘在那裏，糊糊塗塗的換了幾次車，電車到了目黑的終點了。太陽已經高得很，在田塍路上穿來穿去的走了十幾分鐘，他覺得頭上晒得痛起來，用手向頭上一摸，纔知道出來的時候，他不曾把帽子帶來。向身上脚下一看，他自家也覺得好笑起來。身上祇穿了一件白綢的寢衣，赤了脚穿了一雙白皮的靴子。他覺得

羞極了，要想回去，又不能回去，走來走去的走了一回，他就在一塊樹陰的草地上坐下了。把身邊的錢包取出來一看，包裏還有三張五元的鈔票和二三元零錢在那裏，幸喜銀行的賬簿也夾在錢包裏面，翻開來一看，祇有百二十元錢存在了。他靜靜的坐了一忽，想了一下，忽把一月前頭住過的赤倉旅館想了出來。他就站起來走，穿過了幾條村路，尋到一間人力車夫的家裏，坐了一乘人力車，便一直的奔上赤倉旅館去。在車上的幌簾裏，他想想一月前頭看了房子回來在電車上想的空想，不知不覺的就滴了兩顆大眼淚下來。

"名譽，金錢，婦女，我如今有一點什麼？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我・・・我只有我這一個將死的身體。"

到了赤倉旅館，旅館裏的聽差的看了他的樣子，都對他笑了起來：

"伊先生！你被強盜搶劫了麼？"

伊人一句話也回答不出，就走上賬棹去寫了一張字條，對聽差的說：

"你拿了這一張字條，上本鄉××町×××號地的N家去把我的東西搬了來。"

伊人默默的上一間空房間裏去坐了一忽，種種傷心的事情，都同春潮似的湧上心來，他愈想愈恨，差不多想自家尋死了，兩條眼淚連連續續的滴下他的腮來。

過了兩個鐘頭之後，聽差的人回來說：

"伊先生你也未免太好事了。那一個女人說你欺負了她，如今就要想逃遁了。她怎麼也不肯把你的東西交給我搬來。她說還有要緊的事情和你親說，要你自家去一次。一個三十來歲的同牛也似的男人說你太無禮了。因為他出言不遜，所以我同他鬧了一場。那一隻牛大概是她的男人罷？"

"她另外還說什麼？"

"她說的話多得很呢！她說你太卑怯了！並不像一個男子漢。那是她看了你的字條的時候說的。"

"是這樣的麼，對不起得很，要你空跑了一次。"

一邊這樣的說，一邊伊人就拿了兩張鈔票，塞在那聽差的手裏。聽差的要出去的時候，伊人又叫他回

來，要他去拿了幾張信紙信封和筆硯來。筆硯信紙拿來了之後，伊人就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給M。

第三天的午前十時，橫濱出發的春日丸輪船的二等艙板上，伊人呆呆的立在那裏。他站在鐵欄旁邊，一瞬也不轉的在那裏看漸漸兒小下去的陸地。輪船出了東京灣，他還呆呆的立在那裏，然而陸地早已看不明白了，因爲船離開橫濱港的時候，他的眼睛就模糊起來，他的眼瞼毛上的同眞珠似的水球，還有幾顆沒有乾着，所以他不能下艙去與別的客人接談。

對面正屋裏的掛鐘敲了二下，伊人的枕上又滴了幾滴眼淚下來，那一天午後的事情，箱根旅館裏的事情，從箱根回來那一天晚上的事情，他都記得淸淸楚楚，同昨天的事情一樣。立在橫濱港口春日丸船上的時候的懊惱又在他的胸裏活了轉來，那時候嘗過的苦味他又不得不再嘗一次。把頭搖了一搖，翻了一轉身，他就輕輕的說：

"O呀O 你是我的天使，你還該來救救我。"

伊人又把白天她在海邊上唱的迷娘的歌想了出來：

"你這可憐的孩子吓，他們欺負了你了麼？唉！"

"Was hat man dir, du armes kind, getan?"

伊人流了一陣眼淚，心地漸漸兒的和平起來，對面正屋裏的掛鐘敲三點的時候，他已經嘶嘶的睡着了。

（六）崖上

伊人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九點多了。窗外好像在那裏下雨，檐溜的滴聲傳到被裏睡着的伊人的耳朵裏來。開了眼又睡了一刻鐘的樣子，他起來了。開門一看，一層濛濛的微雨，把房屋樹林海岸遮得同水墨畫一樣。伊人洗完了臉，拿出一本喬其墨亞的小說來，擁了火鉢讀了幾頁，早膳來了。吃過早膳，停了三四十分鐘，K和B來說閑話，伊人問他們今天有沒有聖經班，他們說沒有，聖經班只有禮拜二禮拜五的兩天有的。伊人一心想和O見面，所以很願意早一刻上C夫人的家裏去，聽了他們的話，他也覺得有些失望的地方，B和K說到中飯的時候，各回自家的房裏去了。

吃了中飯，伊人看了一篇喬其墨亞 George moore

的"往事記"("Memoirs of my dead life"),那鐘聲又噹噹的響了起來。伊人就跑也似的走到C夫人的家裏去。K和B也來了,兩個女學生也來了,只有O不來,伊人胸中碌碌落落地總平靜不下去。一分鐘過去了,五分鐘過去了,O終究沒有來。讚美詩也唱了,祈禱也完了,大家都快散去了,伊人想問她們一聲,然而終究不能開口。兩個女學生臨去的時候,K倒問她們說:

"O君怎麼今天又不來?"

一個年輕一點的女學生回答說:

"她今天身上又有熱了。"

伊人本來在那裏作種種的空想的,一聽了這話,就好像是被宣告了死刑的樣子,他的身上的血管一時都覺得漲破了。他穿了鞋子,急急的跟了那兩個女學生出來。等到無人看見的時候,他就追上去問那兩個女學生說:

"對不起得很,O君是住在什麼地方的,你們可以領我去看看她麼?"

兩個女學生儘在前頭走路,不留心他是跟在她

們後邊的，被他這樣的一問就好像驚了似的回轉身來看他。

"嗎！你怎麽雨傘都沒有帶來，我們也是上O君那裏去的，就請同去罷！"

兩個女學生就拿了一把傘借給了他，她們兩個就合用了一把向前走去。在如煙似霧的微雨裏走了一二十分鐘，他們三人就走到了一間新造的平屋門口，門上掛着一塊O的名牌，一扇小小的門，却與那一間小小的屋相稱。三人開門進去之後，就有一個老婆子迎出來說：

"請進來！這樣的下雨，你們還來看她，真真是對不起得很了。"

伊人跟了她們進去，先在客室裏坐下，那老婆子捧出茶來的時候，指着伊人對兩個女學生問說：

"這一位是。。。"

這樣的說了，她就對伊人行起禮來。兩個女學生也一邊說一邊在那裏陪禮。

"這一位是東京來的。C夫人的朋友，也是基督教徒。。。"

伊人也說：

"我姓伊，初次見面，以後還請照顧照顧。• • •"

初見的禮完了，那老婆子就領伊人和兩個女學生到O的臥室裏去。O的臥室就在客室的間壁，伊人進去一看，見O紅着了臉，睡在紅花的綿布被裏，枕邊上有一本書攤在那裏。脚後擺着一個火鉢，火鉢邊上有一個坐的蒲團，這大約是那老婆子坐的地方。火鉢上的鐵瓶裏，有一瓶沸的開水，在那裏發水蒸汽，所以室內溫暖得很。伊人一進這臥房，就聞得一陣香水和粉的香氣，這大約是處女的閨房特有的氣息。老婆子領他們進去之後，把火鉢移上前來，又從客室裏拿了三個坐的蒲團來，請他們坐了。伊人進這病室之後，就感覺到一種悲哀的豫感，好像有人在他的耳朵根前告訴說：

"可憐這一位年輕的女孩，已經沒有希望了。你何苦又要來看她，使她多一層煩惱。"

一見了她那被體熱蒸紅的清瘦的臉兒，和她那柔和悲寂的微笑，伊人更覺得難受，他紅了眼，好久不能說話，只聽她們三人輕輕地在那裏說：

"嗎！這樣的下雨，你們還來看我，眞對不起得很呀。"（O的話）

"那裏的話，我們橫豎在家也沒有事的。"（第一個女學生）

"C夫人來過了麼？"（第二個女學生）

"C夫人還沒有來過，這一點小病又何必去驚動她，你們可以不必和她說的。"

"但是我們已經告訴她了。"

"伊先生聽了我們的話，纔知道你是不好。"

"嗎！眞對你們不起，這樣的來看我，但是我怕明天就能起來的。"

伊人覺得O的視線，同他自家的一樣，也在那裏閃避。所以伊人只是俯了首，在那裏聽她們說閒話，後來那年紀最小的女學生對伊人說：

"伊先生！你回去的時候，可以去對C夫人說一聲，說O君的病並不厲害。"

伊人誠誠懇懇的舉起視線來對O看了一眼，就馬上把頭低下去說：

"雖然是小病，但是也要保養・・・。"

說到這裏，他覺得說不下去了。

三人坐了一忽，說了許多閑話，就站起來走。

"請你保重些！"

"保養保養！"

"小心些・・・！"

"多謝多謝，對你們不起！"

伊人臨走的時候，又深深的對O看了一眼，O的一雙眼睛，也在他的面上遲疑了一回。他們三人就回來了。

禮拜日天晴了，天氣和暖了許多。吃了早飯，伊人就與K和B，從太陽光裏躺着的村路上走到北條市內的禮拜堂去做禮拜。雨後的鄉村，滿目都是清新的風景。一條沙泥和硅石結成的村路，被雨洗得乾乾淨淨在那裏反射太陽的光線。道旁的枯樹，以青蒼的天體作爲背景，挺着枝幹，好像有一種新生的氣力貯藏在那裏的樣子，大約發芽的時期也不遠了。空地上的枯樹投射下來的影子，同蒼老的南畫的粉本一樣。伊人同K和B，說了幾句話，看看近視眼的K，好像有不喜歡的樣子形容在面上，所以他就也不再說下

去了。

到了禮拜堂裏，一位三十來歲的，身材短小，臉上有一簇鬍腮短鬍子的牧師迎了出來。這牧師和伊人是初次見面，談了幾句話之後，伊人就覺得他也是一個沈靜無言的好人。牧師也是近視眼，也帶着一雙鋼絲邊的眼鏡，說話的時候，語音是非常沈鬱的。唱詩說教完了之後，是自由說教的時刻了。近視眼的K，就跳上壇上去說：

"我們東洋人不行不行。我們東洋人的信仰全是假的，有幾個人大約因爲想學幾句外國話，或想與女教友交際交際纔去信教的。所以我們東洋人是不行的。我們若要信教，要同原始基督教徒一樣的去信纔好。也不必講外國話，也不必同女教友交際的。"

伊人覺得立時紅起臉來，K的這幾句話，分明是在那裏攻擊他的。第一何以不說"日本人"要說"東洋人"？在座的人除了伊人之外還有誰不是日本人呢？講外國話，與女教友交際，這是伊人的近事。K的演說完了之後，大家起來祈禱祈禱畢，禮拜就完了。伊

人心裏只是不解，何以K要反對他到這一個地步。來做禮拜的人，除了C夫人和那兩個女學生之外，都是些北條市內的住民，所以K的演說也許大家是不能理會的，伊人想到了這裏，心裏就得了幾分安易。衆人還沒有散去之先，伊人就拉了B的手，匆匆的走出教會來了。走盡了北條的熱鬧的街路，在車站前面要向東折的時候，伊人對B說：

"B君，我要問你幾句話，我們一直的去，穿過了車站，走上海岸去罷。"

穿過了車站走到海邊的時候，伊人問說：

"B君，剛纔K君講的話，你可知道是指誰說的？"

"那是指你說的。"

"K何以要這樣的攻擊我呢？"

"你要曉得K的心裏是在那裏想O的。你前天同她上館山去，昨天上她家去看她的事情，都被他知道了。他還在C夫人的面前說你呢！"

伊人聽了這話，默默的不語，但是他面上的一種難過的樣子，却是在那裏說明他的心理的狀態。他走了一段，又問B說：

"你對這事情的意見如何，你說我不應該同O君交際的麽?"

"這話我也難說，但是依我的良心而說，我是對K君表同情的。"

伊人和B又默默的走了一段，伊人自家對自家說：

"唉！我又來作盧亭(Roudine)了。"

日光射在海岸上，沙中的硅石同金剛石似的放了幾點白光。一層藍色透明的海水的細浪，就打在他們的脚下。伊人俯了首走了一段，仰起來看看蒼空，覺得一種悲涼孤冷的情懷，充滿了他的胸裏，他讀過的盧騷著的"孤獨者之散步"裏邊的情味，同潮也似的湧到他的腦裏來，他對B說：

"快十二點鐘了，我們快一點回去罷。"

(七) 南行

禮拜天的晚上，北條市內的教會裏，又有祈禱會，祈禱畢後，牧師請伊人上壇去說話。伊人揀了一句山上垂訓裏邊的話作他的演題：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Matthew 5. 2.

"心貧者福矣，天國為其國也。"

"說到這一個"心"字，英文譯作 Spirit，德文譯作 Geist，法文是 Esprit，大約總是作"精神"講的。精神上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因為耶穌所受的苦，也是精神上的苦。說到這"貧"字，我想是有二種意思，第一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貧苦的"貧"，就是由物質上的苦而及於精神上的意思。第二就是孤苦的意思，這完全是精神上的苦處。依我看來，耶穌的說話裏，這兩種意思都是包含在內的。托爾斯泰說，山上的說教，就是耶穌教的中心要點，耶穌教義，是不外乎山上的垂誡，後世的各神學家的爭論，都是牽強附會，離開正道的邪說，那些枝枝葉葉，都是掩蔽耶穌的真意的議論，並不是顯彰耶穌的道理的燭炬。我看托爾斯泰信仰論裏的這幾句話是很有價值的。耶穌教義，其實已經是被耶穌在山上說盡了。若說耶穌教義盡於山上的說教，那麼我敢說山上的說教盡於這"心貧者福矣"的一句話。因

爲"心貧者福矣"是山上說教的大綱，耶穌默默的走上山去，心裏在那裏想的，就是一句可以包括他的意思的話。他看看羣衆都跟了他來，在山上坐下之後，開口就把他所想說的話綱領說了：

"心貧者福矣，天國爲其國也。"

底下的一篇說教，就是這一個綱領的說明演釋，馬太福音，想是諸君都研究過的，所以底下我也不要說下去，我現在想把我對於這一句綱領的話，究竟有什麽感想，這一句話的證明，究竟在什麽地方能尋得出來的話，說給諸君聽聽，可以供諸君作一個參考。我們的精神上的苦處，有一部分是從物質上的不滿足而來的。比如遊俄 Hugo"的哀史"(Les Miserables)裏的主人公詳之兒詳 (Jean Valjean)，的偸盜，是由於物質上的貧苦而來的行動，後來他受的苦悶，就成了精神上的苦惱了。更有一部分經濟學者，從唯物論上立脚，想把一切厭世的思想的原因，都歸到物質上的不滿足的身上去。他們說要是蕭本浩 (Schopenhauer)，若有一個理想的情人，他的哲學"意志與表象的世界"(Die welt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就沒有了。這未免是極端之論，但是也有半面眞理在那裏。所以物質上的不滿足，可以釀成精神上的愁苦的。耶穌的話，"必貧者福矣"，就是教我們應該耐貧苦，不要去貪物質上的滿足。基督教的一個大長所，就是教人尊重淸貧，不要去貪受世上的富貴。聖經上有一處說，有錢的人非要把錢丟了，不能進天國，因爲天國的門是非常窄的。亞西其的聖人弗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就是一個尊貧輕富的榜樣，他丟棄了父祖的家財，甘與淸貧去作伴，依他自家說來，是與窮苦結了婚，這一件事有何等的毅力！在法庭上脫下衣服來還他父親的時候，誰能不被他感動！這是由物質上的貧苦而釀成精神上的貧苦的說話。耶穌教我們輕富尊貧，就是想教我們精神上的這一層苦楚。由此看來，耶穌教畢竟是貧苦人的宗教，所以耶穌教與目下的暴富者，無良心的有權力者不能兩立的。我們現在更要講到純粹的精神上的貧苦上去。純粹的精神上的貧苦的人，就是下文所說的有悲哀的人，心腸慈善的人，對正義如饑如渴的

人，以及愛平和，施恩惠，爲正義的緣故受逼迫的人，這些人在我們東洋就是所謂有德的人，古人說德不孤，必有隣，現在却是反對的了。爲和平的緣故，勸人息戰的人，反而要去坐監牢去。爲正義的緣故，替勞働者抱不平的人，反而要去作囚人服苦役去。對於國家的無理的法律制度反抗的人，要被火來燒殺。我們讀歐洲史讀到淸教徒的被虐殺，路得的被當時德國君主迫害的時候，誰能不發起怒來。這些甘受社會的虐待，願意爲民衆作犧牲的人，都是精神上覺得貧苦的人吓！所以耶穌說："心貧者福矣，天國爲其國也。"最後還有一種精神上貧苦的人，就是有純潔的心的人。這一種人抱了純潔的精神，想來愛人愛物，但是因爲社會的因習，國民的慣俗，國際的偏見的緣故，就不能完全作成耶穌的愛，在這一種人的精神上，不得不感受一種無窮的貧苦。另外還有一種人，與純潔的心的主人相類的，就是肉體上有了疾病，雖然知道神的意思是如何，耶穌的愛是如何，然而總不能去做的一種人。這一種人在精神上是最苦，在世界上亦是最

多。凡對現在的唯物的浮薄的世界不能滿足，而對將來的歡喜的世界的希望不能達到的一種世紀末Fin de siecle的病弱的理想家，都可算是這一類的精神上貧苦的人。他們在這墮落的現世雖然不能得一點同情與安慰，然而將來的極樂國定是屬於他們的。"

伊人在北條市的那個小教會的壇上，在同淡水似的煤汽燈光的底下說這些話的時候，他那一雙水汪汪的眼光儘在一處凝視，我們若跟了他的視線看去，就能看出一張蒼白的長圓的臉兒來。這就是O呀！

O昨天睡了一天，今天又睡了大半日，到午後三點鐘的時候，纔從被裏起來，看看熱度不高，她的母親也由她去了。O起床洗了手臉，正想出去散步的時候，她的朋友那兩個女學生來了。

"請進來，我正想出去看你們呢！"（O的話）

"你病好了麼？"（第一個女學生）

"起來也不要緊的麼？"（第二個女學生）

"這樣惱人的好天氣，誰願意睡着不起來呀！"

"晚上能出去麼？"

"聽說伊先生今晚在教會裏說教。"

"你們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是C夫人說的。"

"剛纔唱讚美詩的時候說的。"

"我應該早一點起來，也到 C 夫人家去唱讚美詩的。"

在O的家裏有了這會話之後，過了三個鐘頭，三個女學生就在北條市的小教會裏聽伊人的演講了。

伊人平平穩穩的說完了之後，聽了幾聲鼓掌的聲音，就從講壇上走了下來。聽的人都站了起來，有幾個人來同伊人握手攀談，伊人心裏雖然非常想跑上O的身邊去問她的病狀，然而看見有幾個青年來和他說話，不得已只能在火爐旁邊坐下了。說了十五分鐘閒話，聽講的人都去了，女學生也去了，O也去了，只有K與B，和牧師還在那裏。看看伊人和幾個青年說完了話之後，B就光着了兩隻眼睛，問伊人說：

"你說的輕富尊貧，是與現在的經濟社會不合的，若說個個人都不講究致富的方法，國家不就要貧弱了麼？我們還要喫什麼書，商人還要做什麼買

賣?你所講的與你們搗亂的中國,或者相合也未可知,與日本帝國的國體完全是反對的。什麼社會主義呀,無政府主義呀,那些東西是我所最恨的。你講的簡直是煽動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的話,我是大反對的。"

K也擎了兩手叫着說:

"Es, es, alright, alright, mista B. yare yare!"

(不錯不錯,贊成贊成,B君講下去講下去!)

和伊人談話的幾個青年裏邊的一個年輕的人忽站了起來對B說:

"你這位先生大約總是一位資本家家裏的食客。我們工人勞働者的受苦,全是因為了你們資本家的緣故呀!資本家就是因為有了幾個臭錢,便那樣的作威作福的兇惡起來,要是大家沒有錢,倒不是好麼?"

"你這黃口的小孩,曉得什麼東西!"

"放你的屁!你在有錢的大老官那裏拍拍馬屁,到要罵起人來!..."

B和那個青年差不多要打起來了,伊人獨自一

個就悄悄的走到外面來，北條街上的商家，都已經睡了，一條靜寂的長街上，灑滿了寒冷的月光，從北面吹來的涼風，夾了沙石，打到伊人的面上來。伊人打了幾個冷痙，默默的走回家去，走到北條火車站前，折向東去的時候，對面忽來了幾個微醉的勞働者，幽幽的唱着了鄉下的小曲兒過去了。勞働者和伊人的距離漸漸兒的遠起來，他們的歌聲也漸漸兒的幽了下去，在這春寒料峭的月下，在這深夜靜寂的海岸漁村的市上，那尾聲微顫的勞働者的歌音，真是哀婉可憐。伊人一邊默默的走去，俯首看着他在樹影裏出沒的影子，一邊聽着那勞働者的淒切悲涼的俗曲的歌聲，忽然覺得鼻子裏酸了起來，O對他講的一句話，他又想出來了：

"你確是一個生的悶脫列斯脫!"

伊人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鐘的光景，房裏火鉢內的炭火早已消去了。午後五點鐘的時候從海上吹來的一陣北風，把內房州一帶的空氣吹得冰冷，他寫好了日記，正在改讀的時候，忽然打了兩個噴嚏。衣服也不換，他就和衣的睡了。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伊人覺得頭痛得非常，鼻孔裏吹出來的兩條火熱的鼻息，難受得很。房主人的女兒拿火來的時候，他問她要了一壺開水，他的喉音也變了。

"伊先生，你感冒了風寒了。身上熱不熱？"

伊人把檢溫計放到腋下去一測，體熱高到了三十八度六分。他講話也不願意講，只是沈沈的睡在那裏。房主人來看了他兩次。午後三點半鐘的時候，C夫人也來看他的病了，他對她道了一聲謝，就不再說話了。晚上C夫人拿藥來給他的時候，他聽C夫人說：

"O也傷了風，體熱高得很，大家正在那裏替她憂愁。"

禮拜二的早晨，就是伊人傷風後的第二天，他覺得更加難受，看看體熱已經增加到三十九度二分了。C夫人替他去叫了醫生來一看，醫生果然說：

"怕要變成肺炎，還不如使他入病院的好。"

午後四點鐘的時候在夕陽的殘照裏，有一乘寢台車，從北條的八幡海岸走上北條市的北條病院去。

這一天的晚上，北條病院的樓上朝南的二號室裏，幽暗的電燈光的底下，坐着了一個五十歲前後的禿頭的西洋人和C夫人在那裏幽幽的談議，病室裏的空氣緊迫得很。鐵床上白色的被褥裏，有一個淸瘦的靑年睡在那裏。若把他那瘦骨稜稜的臉上的兩點被體熱蒸燒出來的紅影和口頭的同微虫似的氣息拿去了，我們定不能辨別他究竟是一個蠟人呢或是眞正的肉體。這靑年便是伊人。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譯歌德的迷娘的歌

("MIGNON")

那檸檬正開的南鄉，你可知道？

金黃的橙子，在綠葉的陰中光耀，

柔軟的微風，吹落自蒼空昊昊，

長春樹靜，月桂枝高，

那多情的南國，你可知道？

我的親愛情人，你去也，我亦願去南方，與你終老！

你可知道，那柱上的屋梁，那南方的樓閣？

金光燦爛的華堂，光彩耀人的幽屋，

大理白石的人兒，立在那邊瞧我，

"可憐的女孩兒呀！你可是受了他人的欺辱？"

你可知道，那南方的樓閣？

我的恩人，你去也，我亦願去南方，與你同宿！

你可知道，那雲裏的高山，山中的曲徑？

山間的驢子在雲霧的中間前進，

深淵裏，有蛟龍的族類，在那裏潛隱，

險峻的危巖，巖上的飛泉千仞，

你可知道那雲裏的高山，山中的曲徑？

我的爹爹，我願一路的與你馳騁！

銀灰色的死

(上)

雪後的東京，比平時更添了幾分生氣。從富士山頂上吹下來的微風，總涼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的心腸。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恆的天空游動的那顆明星出現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鋪，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好添些年終的利澤。這正是貧兒富主，一樣多忙的時候。這也是逐客離人，無窮傷感的時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邊，在一羣亂雜的住屋的中

間，有一間樓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這一家人家，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好像也沒有什麼生氣似的。樓上的門窗，還緊緊的閉在那裏。金黃的日球，離開了上野的叢林，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事了。

太陽的光線，從那緊閉的門縫中間，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時候，他那一雙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睜開了。他大約已經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在黑淡淡的房內的光線裏，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窩看來，他定是一個清瘦的人。

他開了半隻眼睛，看看桌上的鐘，長短針正重疊在X字的上面。開了口，打了一個呵欠，他並不知道他自家是一個大悲劇的主人公，仍舊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覺的睡了一忽，聽着間壁的掛鐘打了十一點之後，他纔跳出被來。胡亂的穿好了衣服，跑下樓來，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雙破皮鞋，跑上外面去了。

他近來的生活狀態，比從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從十月底到如今，兩個月的中間，他每玆夜顛倒的，

到各處酒館裏去喝酒。東京的酒館，當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他雖然知道他們是想騙他的金錢，所以肯同他鬧，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他總不能在家裏好好的住着。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故意到圖書館裏去取他平時所愛讀的書來看，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他的耳朵裏，忽然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他的鼻孔裏，有脂粉，香油，油沸魚肉，香煙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來，他的書的字裏行間，忽然會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一雙迷人的眼睛，一點一點的擴大起來。同薔薇花苞似的嘴唇，漸漸兒的開放起來，兩顆笑靨，也看得出來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齒，也看得出來了。他把眼睛一閉，他的面前，就有許多妙年的婦女坐在紅燈的影裏，微微的在那裏笑着。也有斜視他的，也有點頭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也有把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到了那個時候，他總不知不覺的跟了那隻纖手跑去，同做夢的一樣，走了出來。等到他的懷裏有溫軟的肉體坐着的時候；他纔知道他是已經不在圖書館內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這樣的一家酒館裏坐到半夜過後一點鐘的時候，纔走出來，那時候他的神致已經不清了。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看看四面並沒有人影，萬戶千門，都寂寂的閉在那裏，祗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街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在那裏放磷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學的鐵闌干，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線路上，電柱上，電線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都洒滿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的樣子。背靠着了鐵闌干，他儘在那裏看月亮。看了一會，他那一雙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裏，忽然滾下了兩顆淚來。去年夏天，他結婚時候的景象，同走馬燈一樣的，旋轉到他的眼前來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一面寬廣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立在山中的平原裏，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我們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

覺出來，知道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有幾點人家，沿了一條同曲線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有一天多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因爲天氣熱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會，又從床上走了起來，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燈火已經吹滅了，月光從窗裏射了進來。在籐椅上坐下之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定睛一看，他覺得她的臉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沒有半點分別。看了一會，他心裏害怕起來，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上去。

"怎麽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

"輕些兒罷，快三更了，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別驚醒了他們。"

"我問你，唉，怎麽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氣都沒有呢？"

"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

聽了她這一句話，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了起來。不知是什麽緣故，他就忽然伸了兩手，把她緊緊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貼上她的面上的時候，他覺得

她的眼睛裏，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流下來。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泣了許久，他覺得胸中漸漸兒的舒爽起來，望望窗外看，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抬頭看看天，蒼蒼的天空裏，有一條薄薄的雲影，浮在那裏。

"你看那天河．．．"

"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就是我的星宿了。"

"什麼星呀?"

"織女星。"

說到這裏，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低聲的對她說：

"我明年未必能回來，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苦啊。"

他靠住了大學的鐵闌干，呆呆的儘在那裏對了月光追想這些過去的情節。一想到最後的那一句話，他的眼淚更連連續續的流了下來。他的眼睛裏，忽然看得見一條溪水來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他的眼睛裏來。沿窗擺着的一張漆的桌子，也映到他

的眼睛裏來。桌上的一張半明不滅的洋燈，燈下坐着的一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那女子的蒼白的臉色，一雙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綫，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他的眼睛裏來。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搖了一搖頭，便自言自語的說：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個電報，總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總也是真的。可憐她吐血吐到氣絕的時候，還在那裏叫我的名字。"

一邊流淚，一邊他就站起來走。他的酒已經醒了，所以他覺得冷起來。到了這深更半夜，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獄似的家裏去。他原來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裏的，他住的樓上，也沒有火鉢，也沒有生氣，只有幾本舊書，横擺在黃灰色的電燈光裏等他，他愈想愈不願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車站去。原來日本火車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車室裏，有火爐生在那裏，他上火車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去的。

一直的走到了火車站，清冷的路上並沒有一個

人同他遇見，進了車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長廊上，祗看見兩排電燈，在那裏黃黃的放光。賣票房裏，坐着了二三個女事務員，在那裏打呵欠。進了二等待車室，半醒半睡的坐了兩個鐘頭，他看看火爐裏的火也快完了。遠遠的有機關車的車輪聲傳來。車站裏也來了幾個穿制服的人在那裏跑來跑去的跑。等了一會，從東北來的火車到了。車站上忽然熱鬧起來，下車的旅客的脚步聲同種種的呼喚聲，混作了一處，傳到他的耳膜上來，跟了一羣旅客，他也走出火車站來了。出了車站，他仰起頭來一看，只見蒼色圓形的天空裏，有無數星辰，在那裏微動，從北方忽然來了一陣涼風，他覺得冷得難耐的樣子。月亮已經下山了。街上有幾個早起的工人，拉了車慢慢的在那裏行走，各店家的門燈，都像倦了似的還在那裏放光。走到上野公園的西邊的時候，他忽然長歎了一聲。朦朧的燈影裏，息息索索的飛了幾張黃葉下來，四邊的枯樹都好像活了起來的樣子，他不覺打了一個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靜靜兒的聽了一會，他覺得四邊並沒有動靜，只有那工人的車輪聲，同在夢裏似的，斷斷續續

的傳到他的耳朵裏來，他纔知道剛纔的不過是幾張落葉的聲音。他走過觀月橋的時候，只見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樓台都沈在酣睡的中間。兩行燈火，好像在那裏嘲笑他的樣子。他到家睡下的時候，東方已經灰白起來了。

(中)

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好天氣，午前十一點鐘的時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雙破皮鞋，就跑出外面來。

在藍蒼的天蓋下，在和軟的陽光裏，無頭無腦的走了一個鐘頭的樣子，他纔覺得飢餓起來。身邊摸摸看，他的皮包裏，還有五元餘錢剩在那裏。半月前頭，他看看身邊的物件，都已賣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個金剛石的戒指，當入當鋪去。他的亡妻的最後的這紀念物，祇質了一百六十元錢，用不上半個月，如今祗有五元錢了。

"亡妻呀亡妻，你饒了我罷!"

他淒涼了一陣，羞愧了一陣，終究還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緊急的事情上去。他的肚裏儘管在那裏叫

哩咕嚕的聲。他算算看還五元餘錢，斷不能在上等的酒館裏去吃得酣飽。所以他就決意想到他無錢的時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館裏去。

那一家酒家，開設在植物園的近邊，主人是一個五十光景的寡婦，當爐的就是老寡婦的女兒，名叫靜兒。靜兒今年已經是二十歲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雙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種似的高鼻，不識是什麼理由，使得見她一面過的人，總忘她不了。並且靜兒的性質和善得非常，對什麼人總是一視同仁，裝着笑臉的。她們那裏，因爲客人不多，所以並沒有厨子。靜兒的母親，從前也在西洋菜館裏當過爐的，因此她頗曉得些調味的妙訣。他從前身邊沒有錢的時候，大抵總跑上靜兒家裏去的，一則因爲靜兒待他周到得很，二則因爲他去慣了，靜兒的母親也信用他，無論多少，總肯替他掛賬的。他酒醉的時候，每對靜兒說他的亡妻是怎麼好，怎麼好，怎麼被他母親虐待，怎麼的染了肺病，死的時候，怎麼的盼望他。說到傷心的地方，他每流下淚來，靜兒有時候也肯陪他哭的。他在靜兒家裏進出，雖然還不上兩個月，然而靜

兒待他，竟好像同待幾年前的老友一樣了。靜兒有時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告訴他的。據靜兒說，無論男人女人，有秘密的事情，或者有傷心的事情的時候，總要有一個朋友，互相勸慰的能夠講講纔好。他同靜兒，大約就是一對能互相勸慰的朋友了。

半月前頭，他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來的，只聽說靜兒"要嫁人去了"。他因爲不願意直接把這話來問靜兒，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在那裏察靜兒的行狀。因爲心裏有了這一條疑心，所以他覺得靜兒待他的態度，比從前總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將夜的時候，他正在靜兒家坐着喝酒，忽然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靜兒見了這男人，就丢下了他，去同那男人去說話去。靜兒走開了，所以他祇能同靜兒的母親去說些無關緊要的閑話。然而他一邊說話，一邊却在那裏注意靜兒和那男人的擧動。等了半點多鐘，靜兒還儘在那裏同那男人說笑，他等得不耐煩起來，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匆匆的走了。自從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個月的光景，他還沒有上靜兒家裏去過。同靜兒絕交之後，他喝酒更加喝得厲害，想他亡妻的心思，

也比從前更加沈痛了。

"能互相勸慰的知心好友，我現在上那裏去找得出這樣的一個朋友呢！"

近來他於追悼亡妻之後，總想到這一段結論上去。有時候他的亡妻的面貌，覺同靜兒的混到一處來。同靜兒絕交之後，他覺得更加哀傷更加孤寂了。

他身邊摸摸看，皮包裏的錢祇有五元餘了。他就想把這事作了口實，跑上靜兒的家裏去。一邊這樣的想，一邊他又想起"坦好直"(Tannhaeuser)裏邊的"壹縣罷哈"(Wolfram von Eschenbach)來。

"千古的詩人壹縣罷哈呀！我佩服你的大量。我佩服你眞能用高潔的心情來愛"愛利査陪脫"。

想到這裏，他就唱了兩句"坦好直"裏邊的唱句，說。

Dort ist sie ; ——nahe dich ihr ungestoert!

So flieht fuer dieses Leben
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Wagner's Tannhaeuer)

（你且去她的裙邊，去算淸了你們的相思舊債！）

（可憐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鏡裏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念了幾遍，他就自言自語的說：

"我可以去的，可以上她的家裏去的，古人能夠這樣的愛他的情人，我難道不能這樣的愛靜兒麽？"

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對了人家在那裏辯護他目下的行爲似的，其實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幷沒有人在那裏責備他。

遲遲的走到靜兒家裏的時，候她們母女兩個，還剛纔起來。靜兒見了他，對他微微的笑了一臉，就問他說：

"你怎麽這許久不上我們家裏來？"

他心裏想說：

"你且問問你自家看罷！"

但是見了靜兒那一副柔和的笑容，他什麽也說不出來，所以他只回答說："我因爲近來忙得非常。"

靜兒的母親聽了他這一句話之後，就佯嗔佯怒的問他說：

"忙得非常?靜兒的男人說近來你時常上他家裏去喝酒去的呢。"

靜兒聽了她母親的話，好像有些難以爲情的樣子，所以叫他母親說：

"媽媽!"

他看了這些情節，就追問靜兒的母親說：

"靜兒的男人是誰呀?"

"大學前面的那一家酒館的主人，你還不知道麼?"

他就回轉頭來對靜兒說：

"你們的婚期是什麼時候?恭喜你，希望你早早生一個兒子，我們還要來吃喜酒哩。"

靜兒對他呆看了一忽，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停了一會，靜兒問他說，"你喝酒麼?"

他聽她的聲音，好像是在那裏顫動似的。他也忽然覺得淒涼起來，一味悲酸，彷彿像暈船的人嘔吐，從肚裏擠上心來。他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祇能把頭點了幾點，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他對靜兒看了一眼，靜兒也對他看了一眼，兩人的視線，同電光似的閃發了一下，靜兒就三脚兩步的跑出外面去替他

買下酒的菜去了。

靜兒回來了之後，她的母親就到廚下去做菜去，菜還沒有好，酒已經熱了。靜兒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替他斟酒，然而他總不敢抬起頭來看靜兒一眼，靜兒也不敢仰起來看他。靜兒也不言語，他也只默默的在那裏喝酒。兩人呆呆的坐了一會，靜兒的母親從廚下叫靜兒說：

"菜做好了，你拿了去罷!"

靜兒聽了這話，却兀的不動。他不知不覺的偷看了一眼。靜兒好像在那裏落淚的樣子。

他胡亂的喝了幾杯酒，吃了幾盤菜，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來。外邊街上，人聲嘈雜得很。穿過了一條街，他就走到一條清靜的路上去。走了幾步，走上一處朝西的長坂的時候，看看太陽已經打斜了。遠遠的回轉頭來一看，植物園內的樹林的梢頭，都染了一片絳黃的顏色。他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對了西邊地平綫上浴在太陽光裏的遠山，和遠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殘陽，都起了一種惜別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身，背負了夕陽的殘照，向東的走上長坂去

了。

同在夢裏一樣，昏昏的走進了大學的正門之後，他忽聽見有人叫他說：

"Y君，你上那裏去！年底你住在東京麼？"

他仰起頭來一看，原來是他的一個同學。新剪的頭髮，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手裏拿了一隻旅行的籐筐，他大約是回家去過年去的。他對他同學一看，就作了笑容，慌慌忙忙的回答說：

"是的，我什麼地方都不去，你回家去過年去麼？"

"對了，我是回家去的。"

"你見你情人的時候，請你替我問問安罷。"

"可以的，她恐怕也在那裏想你呀。"

"別取笑了，願你平安回去，再會再會。"

"再會再會，哈・・・"

他的同學走開了之後，他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學園中，呆呆的立了許多時候，好像瘋了似的。呆了一會，他又慢慢的向前走去，一邊却自言自語的說：

"他們都回家去了。他們都是有家庭的人。Oh

home! sweet home!"

他無頭無腦的走到了家裏，上了樓，在電燈底下坐了一會，他那昏亂的腦髓，把剛纔在靜兒家裏聽見過的話想了出來：

"不錯不錯，靜兒的婚期，就在新年的正月裏了。"

他想了一會，就站了起來，把幾本舊書，捆作了一包，不慌不忙的把那一包舊書拿到學校前邊的一家舊書舖裏來。辦了一個天大的交涉，把幾個大天才的思想，僅僅換了九元餘錢，有一本英文的詩文集，因爲舊書舖的主人，還價還得太貶了，所以他仍舊不賣。

得了九元餘錢，他心裏雖然在那裏替那些著書的天才抱不平，然而一邊却滿足得很。因爲有了這九元餘錢，他就可以謀一晚的醉飽，并且他的最大的目的，也能達得到了。——就是用幾元錢去買些禮物送給靜兒——

從舊書舖走出來的時候，街上已經是黃昏的世界了，在一家賣給女子用的裝飾品的店裏，買了些屬(Ribbon綢)犀簪同兩瓶紫羅蘭的香水，他就一直的

跑上靜兒的家裏來。

靜兒不在家，她的母親只一個人在那裏烤火。見他又進來了，靜兒的母親好像有些嫌惡他的樣子，所以問他說：

"怎麼你又來了？"

"靜兒上那裏去了？"

"去洗澡去了。"

聽了這話，他就走近她的身邊去，把懷裏藏着的那些麗綢香水拿出來，對她說：

"這一些兒微物，請你替我送給靜兒，就算作了我送給她的嫁禮罷。"

靜兒的母親見了那些禮物，就滿臉裝起笑容來說：

"多謝多謝，靜兒回來的時候，我再叫她來道謝罷。"

他看看天色已經晚了，就叫靜兒的母親再去替他幾一瓶酒，做幾盤菜來。他喝酒正喝到第二瓶的時候，靜兒回來了。靜兒見他又坐在那裏喝酒，不覺呆了一呆，就向他說：

"啊，你又・・・"

靜兒到廚下去轉了一轉，同她的母親說了幾句話，就同到他那裏來。他以爲她是來道謝的，然而關於剛纔的禮物的話，她却一句也不說，呆呆的坐在他的面前，儘一杯一杯的在那裏替他斟酒。到後來他拚命的叫她取酒的時候，靜兒就紅了兩眼，對他說：

"你不喝了罷，喝了這許多酒，難道還不夠麽？"

他聽了這話，更加痛飲起來。他心裏的悲哀的情調，正不知從那裏說起纔好，他一邊好像是對了靜兒已經復了仇，一邊好像是在那裏哀悼自家的樣子。

在靜兒的床上醉臥了許久，到了半夜後二點鐘的時候，他纔踉踉蹌蹌的跑出靜兒的家來。街上岑寂得很，遠近都洒滿了銀灰色的月光，四邊並無半點動靜，除了一聲兩聲的幽幽的犬吠聲之外，這廣大的世界，好像是已經死絕了的樣子。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他又忽然遇着了一個賣酒食的夜店。他摸摸身邊看，袋裏還有四五張五角錢的鈔票剩在那裏。在夜店裏他又重新飲了一個盡量。他覺得大地高天，和四周

的房屋，都在那裏旋轉的樣子。倒前衝後的走了兩個鐘頭，他只見他的面前現出了一塊大大的空地來。月光的涼影，同各種物體的黑影，混作了一團，映到他的眼睛裏來。

"此地大約已經是女子醫學專門學校了。"

這樣的想了一想，神致清了一清，他的腦裏，又起起痙攣來。他又不是現在的他了。幾天前的一場情景，又同電影似的，飛到他的眼面前來。

天上飛滿了灰色的寒雲，北風緊得很。在落葉蕭蕭的樹影裏，他站在上野公園的精養軒的門口，在那裏接客。這一天是他們同鄉開會歡迎W氏的日期。在人來人往之中，他忽然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穿了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不忙不迫的走來赴會。他起初見她面的時候，不覺呆了一呆。等那女子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幾同夢裏醒轉來的人一樣，慌慌忙忙走上前去，對她說：

"你把帽子外套脫下來交給我罷。"

兩個鐘頭之後，歡迎會散了。那時候差不多已經有五點鐘的光景。出口的地方，取帽子外套的人，擠

得厲害。他走下樓來的時候，見那女子還沒穿外套，呆呆的立在門口，所以就走上去問她說：

"你的外套去取了沒有？"

"還沒有。"

"你把那銅牌交給我，我替你去取罷。"

"謝謝。"

在蒼茫的夜色中，他見了她那一副細白的牙齒，覺得心裏爽快得非常。把她的外套帽子取來了之後，他就跑過後面去，替她把外套穿上了。她回轉頭來看了他一眼，就急急的從門口走了出去。他追上了一步，放大了眼睛看了一忽，她那細長的影子，就在黑闇的中間消滅了。

想到這裏，他覺得她那纖軟的身體似乎剛在他面前掠過的樣子。

"請你等一等罷！"

這樣的叫了一聲，上前衝了幾步，他那又瘦又長的身體，就橫倒在地上了。

月亮打斜了。女子醫學校前的空地上，又增了一個黑影。四邊靜寂得很。銀灰色的月光，洒滿了那一

塊空地，把世界的物體都淨化了。

(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太陽依舊由東方昇了起來。太陽的光線，射到牛込區役所前的揭示場的時候，有一個區役所的老僕，拿了一張告示，貼上揭示場的板上來。那一張告示說：

行路病者，

年齡約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長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黃，顴骨頗高，髮長數寸，亂披額上，此外更無特徵。

衣黑色嗶嘰舊洋服。衣袋中有Ern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一册，五角鈔票一張，白綾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S.S.等略字。身邊有黑色軟帽一，穿黃色淺皮鞋，左右各已破損。

病為腦溢血。本月二十六日午前九時，在牛込若松町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前之空地上發見，距死約四小時。因不知死者姓名住址，故為代付火葬。　　牛込區役所

胃病

人到了中年，就有許多哀感生出來。中年人到了病裏，又有許多悲苦，橫空的堆上心來。我這幾天來愁悶極了，中國的國事，糟得同亂麻一樣，中國人的心裏，都不能不抱一種哀想。前幾天我的家裏又來了一封信，我新娶的女人，為了一些兒細事，竟被我母親逼出了家，逃到工場去作女工去了。像這樣沒有趣味的生涯，誰願意再捱忍過去？數日前的痛飲，實有難訴的苦衷在那兒，我到現在纔知道信陵君的用心苦了。

連接的痛飲了幾場，胸中覺得漸漸兒隱痛起來。

五月二十八日，吃過午膳之後，腹中忽然一陣一陣的發起劇痛來。到了午後三時，體熱竟增到了四十一度。四年前發腸窒扶斯的時候，病症正同現在一樣，我以爲腸窒扶斯又發作了。腸窒扶斯的再發是死症；我覺得我的面同死神的面已經貼着了。死也沒有什麼可怕，只是我新娶的女人未免太苦一點兒。伊是我的一個犧牲（其實是過渡時代的一個犧牲），可憐伊空待了我二十三年，如今又不得不做寡婦了！我知道伊是一個舊思想家，我死之後，伊定不肯改嫁的，我死之後，教伊怎樣過活呢？想到這里，我也覺得有些淒涼。

我也是一個夢想家，我也是一個可憐的悲喜劇者，我頭朝着了天花板，腦裏想出了許多可憐的光景來。遺言也寫了；朋友對我的囑別，我對朋友的苦語也講了；我所有的舊書都一本一本的分送給我的朋友；我的英國朋友，到我床前來的時候，我就把Max Beerbohm的"Happy Hypocrite"（幸福的僞善者），送給了他，我看他看了這書名，面上好像有些過不下去的樣子，因爲他是一個牧師；最後的一場光

景，就是青會館內替我設的一場追悼大會。我的許多朋友，雖然平日在那里說我的壞話，暗中在那里設法害我的人，到了這個時候，也裝起一副愁苦的容貌來，說：

"某君是怎麼好怎麼好的一個人，他同我有怎麼怎麼的交情，待人怎麼怎麼的寬和，學問怎麼怎麼的深博．．．他正是一個大天才．．．"．．．

啊啊，你這位先生，你平時能少罵我幾句就好了！

想到這里我竟把我的病忘了，我反想起世情的浮薄來。唉！人心不古，我想到了最後的這一場光景，就不得不學賈長沙的放聲長歎：

"世人呀世人！你們究竟是在那里做戲呢，還是怎麼？"

午後四點鐘的時候，熱度有高無退，我心裏也害怕起來，就托同客寓的同學S君和W君打電話到各處醫院去問訊。各處醫院都回答說：

"今天是禮拜六，不看病了。明天是禮拜日，也不看病的。"

S君和W君着了急，又問他們說：

"若患急病便怎麽?難道你們竟坐視他病死不成?"

"那也沒有法子的,病人若在今明兩天之內危篤起來,只能由他死的。你可知道我們病院的規則同國家的法律一樣,說禮拜六的午後和禮拜日不診病,無論人要死要活,總是不診病的,誰教他不擇個日子生病呢?"

"．．．"

S君和W君想和他辯駁的時候,他却早把電話器掛上走了。

唉,這就是醫生的脾氣!

無論病人要死要活,說到不診病,總是不診病的!

到了晚上,我的熱纔涼退下去,有幾個學醫的朋友,都來看我,我覺得感謝得很。病在客中,若沒有朋友來和我談談,教我如何堪此寂寞喲!

晚上又睡不着,開了兩眼,對了黃黃的電燈光,我想出了許多事蹟來。聽打了十二點鐘,我纔微微的入睡。

第二天早晨一早醒來，太陽的光線，已經射進我的房裏來了。我的房間是在三層樓上的，所以一開眼，我就能知道天氣的晴雨。春天也已經剩了不多幾日了，像這樣的佳日，我却不能出去遊玩，天呀天呀，你待我何以這樣的酷烈！

閉了眼想了一會，我覺得終究不能好好的安睡：我就打定了主意，起到床外來了。開了北窗一望，一片晴天，同秋天的蒼空一樣，看得人喜歡起來。下樓去洗面的時候，我覺得頭昏得很，好像是從棺材裏剛幾出來的樣子，這大約是一天不食什麼東西的緣故。

午前九點鐘的時候，同學的Z君來邀我到郊外去散步，我很願意和他同去，但是同寓的W君，却不許我去，我也只得罷了。他們出去了之後，我覺得冷寂得不堪，就跑上教會堂去，因爲今天是禮拜日。

十二點鐘我纔回到客寓裏來，飯也不吃，就拿出被窩來睡了。睡到了晚上，什麼也不想吃，體熱也不增加起來，我以爲病已經好了。

這纔是我這一次胃病的Prologue(序曲)呀！

睡到了九點鐘，我覺得有些飢餓起來，一邊我想

太不食煙火食，恐怕於身體有大損害；所以我就跑到中國菜館裏去吃餛飩去，因爲我想豬肉是有益於身體的。

我的病因就在這里了！

五月三十日的早晨，天上也沒有太陽出來，黃梅時節特有的一層灰色的濕雲，竟把青天遮蓋盡了。

我早晨起來，胸中就覺得有些難受，頭痛隱隱的發作起來，走路的時候好像是頭重脚輕的樣子，我知道有些危險了。早飯的時候，我要了兩瓶牛乳，雖然不想吃，然而因爲身體虧損不起，所以就勉強吞了下去。

九點鐘敲過了。我胸口裏愈加覺得難受，就請同寓的W君同我到神田的K病院去診病。在診察室外等了兩個鐘頭，主任醫生K博士纔來診病。K博士也不能確定說我是什麽病，但是他說：

“你進病院來罷，今天午後恐怕體熱要增高起來。”

我在那裏診病的時候，W君却在那裏做夢。

我們初進病院的時候，看見有一個十九歲的女

子也在那裏候診。伊好像是知道K博士的身價似的，手裏拿了一本"寶石的夢"，儘在那里貪讀。我和W君一見了伊的分開的頭髮，髮後的八字形的腦綢，不淡不濃的粉飾，水晶似的一雙瞳神，就被伊迷住了。掛了號，寫完了名姓，我們就老了面皮，捱到伊的身邊去坐下來。W君的那一雙同狂犬似的眼光，儘管一陣一陣的向伊發射。等了一個鐘頭，我已經有些不耐煩了，因爲K博士還沒有來，我的胸口却一刻一刻的痛起來。我打算再等十五分鐘，若是K博士還是不來，我就想走了。W君向窗外一望，忽然嗤的笑了一聲，就拚命的推我，教我向窗外望去。我聽了W君的話，向窗外一望，只見對面的人家樓上，有一個廿一二歲的女子脫去了衣服，赤裸裸的坐在窗口梳裝。伊那肥胖的肉體上，射着了一屏淡黃色的太陽光線，我知道一處灰色的濕雲，被太陽穿破了。我看了一眼，也不得不笑起來，就對W君說：

"伊大約是在那裏試日光浴。"

我們間壁的那一個貪"寶石的夢"的女子，也已經看見了，聽了我這句話，就對我們笑起來。不多一會，看

護婦就叫我進去，我就去受診了。

過了一個鐘頭，我出了診察室，回到W君處來的時候，看見W君的面色，有些紅熱的樣子。我對他說：

"我不得不進病院了！"

W君支吾了幾句，却很有些不安的表情。我正在那裏慧異的時候，那一個"寶石的夢"的女子，就走了過來對W君彎了一彎腰，走下樓去了，因為胃腸病的診察室是在樓上的。

六月的初一，我進病院的第三天，我的病勢減退了。大小便的時候，我已經能站立起來，可是還不想吃什麼東西。

和看護婦講話，也覺沒得趣得很，我就拿出亨利 Willam Ernest Henley 的詩集來讀。亨利也是一個薄命的詩人，一八七三——一八七五年間，他的有名的詩集"在病院內""In Hospital"著成之後，他找來找去連一個出版的書坊也找不着。好容易出版之後，又招了許多批評家的冷嘲熱罵。唉，文人的悲劇，誰不曾演過。年輕的Keats呀！多情的白衣郎Byron呀！可憐的Chattertton呀！Alexander Smith！ Kirke White！

Leopardi！你們的同雲雀似的生命，都傷在那些文學政治家的手裏的呀！

我和亨利的第一次接觸，是在高等學校時代。那時候我正在熱心研究彭思Burns的詩。我所有的彭思的詩集(Poetical works of Bobert Burns)就是這一位亨利先生印行的。我讀了他的卷頭的彭思評傳，就知道他是一個有同情有識見的批評家。後來在舊書舖裏買了他的詩集，開卷就是他那有名的"病院內雜感"。平時我也不是常去讀他的，四年前患了腸窒扶斯，進眼院住了一個多月，在病院的雪白的床上，重新把他的In Hospital 翻開來一讀，我纔感得他的敍情敍景的切實。我一邊翻開亨利的詩集來讀，一邊就把過去的種種事情想了出來。他的詩的第一首說：

"入院的患者"

清晨的霧露，還在石頭舖砌的街上流蕩着；北方的夏天的空氣涼冷得很；

看呀，那一天灰色的，清靜的，舊的病院！在這一個病院裏"生"和"死"如親友一般在那裏做買賣！

在那冷寂寬闊的空間，在那荒涼的陰氣裏，

有一個小小的奇怪的孩兒(在那裏走)——伊的容
貌也好像是很老的人,也好像是很幼的人——
伊有隻小小的手脚是用木片夾裹着懸掛在胸前,
伊在我的前頭,走上候診室裏去。
我跛行在伊的後邊,我的勇氣已經消滅了。那頭髮
灰白的老兵的門房揮手教我進去,
我就爬了進去,但是我的勇氣還沒有回復;一種悲
涼的虛無的空氣,
好像是在這些石頭和鐵的廊廡扶梯的中間流動
着。
這冷酷的,荒涼無飾的,潔淨的地方——一半兒是
的工場一半兒是的牢監。

我最愛他集裏的"解放"和"亡靈"兩首。"亡靈"裏面有司梯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的容貌形容在那裏。

看了五六十分鐘,我覺得疲倦起來,就睡着了。到了晚上,我纔吃了一塊麵包和一瓶牛乳。W君又來看我,我和他談了幾分鐘。他就去了。

初二的午前十一點鐘的時候,W君紅了臉跳進

我的病室來看我。起初我和他講話，他儘在那裏看窗外的梧桐，後來我問他說：

"今天是第四天了。你往外來患者的診察室裏去尋過沒有?"

他儘是吞吞吐吐的在那裏出神。連接的吸了幾枝香煙之後，他忽然對我說：

"我想自殺倒好!"

"爲什麽呢?"

"那一個女子眞可以使人想死!"

"你又遇着了麽?"

今天不是第四天了麽？我一早起來就跑上候診室的外面去候着。不上一點多鐘，伊果然來了。伊起初假裝不看見我的樣子。後來伊去掛了號出來的時候，我就挺上前去和伊行禮。伊那粉白的臉色立時紅了起來。對我笑了一臉，伊就來同我坐着。我們講了許多的話，伊把伊的家庭的細事，都對我講了。後來伊又拿出一本書來看。我伸手出去，要伊那一本書看的時候，伊把書收了，執意的不給我看，後來伊却好好兒的遞給了我，你猜那一本是什麽書？是"愛情

和死"呀！你看伊多熱烈。唉，真了不得，真了不得。我和伊講了些文學上的話，伊好像是怕我們大學生學問深博的樣子，却不願意同我講學問上的話。唉，那一種軟和和的聲音是講不出來的！伊今天穿的衣服更美麗了。那一種香氣，那一種香氣。啊呀，我真在這裏做夢呀！我們講了兩個鐘頭的話，却祗同五分鐘一樣，要是有一位菩薩，能把我們在一塊兒的時間延長延長，那我就死了也甘心的。我第一次見了伊之後，每日就坐立不安，老是好像丟棄了一件緊要的物件似的。在學校裏聽講時，先生的聲氣不知怎麽的會變成了伊那一種溫軟的喉音的。筆記上講義一句也抄不成，却寫了許多"寶石的夢"．．．"寶石的夢"．．．"寶石的夢"，畫了許多圈圈。昨天晚上正想坐下來寫一封長長兒的信，藏在身邊，預備今天見伊的時候給伊的。可惡我的朋友來了，混了我半夜，我又好恨又好笑，昨天晚上，一晚沒有睡，我想了許多空想想。到我的愛情成功的時候。伊散了伊那漆黑的頭髮，披了一件白綾的睡服，伏在我的懷裏啼泣。我又想到我失敗的時候，伊哭紅了兩眼對我說：

"我雖然愛你，你却是一個將亡的國民！你去罷，不必再來嬲我了。"

我想到這裏就不得不痛哭起來。一晚不睡，我今天五點鐘就起來了。我在那裏等着的時候，我只怕伊不來。但我的預覺，却告訴我伊一定是來的，這就是Lover's Presentiment呀！我見伊的時候，胸中突突的跳躍起來，呼吸也緊起來了。伊要去的時候，我問伊再來不來了？伊說：

"這就是我們的最後的會見了。你也永遠不要想起我來罷！"

啊喲，我聽了伊這一句話，眞想哭出來了。伊出去之後，我就馬上跟了出去，但是伊不知已經上那裏去了。我就馬上趕上御茶之水的電車車站，買了票進去，在月台上尋了許多時候，又不見伊的影子。我跑出來又尋了三十分鐘，終究尋伊不出來。我怕在這裏做夢罷。

我聽了他這一篇 Monologue，也非常的替他傷感。可憐他也是一個傷心人，一個獨思托葉斯克(Dostojewskij)的小說中的主人翁。我知道他這一次

的Love affair也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我却不得不大他的膽，不得不作他的後援。我問他說：

"你知道伊現在上不上什麼學校去?"

"不錯不錯，伊說伊現在在一橋的音樂學校裏學聲樂。"

"那就對了，你且下一些死功夫，天天跑上那學校近邊等伊罷，等伊一個禮拜，總有遇着伊的機會。"

"但是難得很。啊！伊最後的那一句話，伊最後的那一句話！"

說到這裏，W君的眼睛有些紅起來了。我怕他感情驟變，要放聲哭出來，所以就教看護婦煮起紅茶來吃。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我請他吃飯，他說：

"我那裏能吃得下去，我胸前也是同你一樣，覺得飽滿得很。"

我看他真的好像要自殺的樣子。沒頭沒腦的坐了一忽，他說要去，我怕他生出事來，執意的留他，他却挾了一個書包一直的跑出去了。我對看護婦說：

"C君，我的這一位同學，因爲情事不成，怕要自

殺，下次來的時候，請你和他談談，散散他的心。”

C看護婦本來是一個單純的人，聽了我的話，反而放聲大笑起來。我覺得我的感情被伊傷害了，所以不得不發起怒來，這一天直到了晚上，我總同伊開口講話。因爲伊太唐突了，我爲W君着實抱些不平。

六月初五，我的病差不多已經痊癒了，午前十二點鐘，吃了三塊麵包，一瓶牛乳。吃完了中飯，我起床在病室裏走了幾步。正在走的時候我的預科的同學K君來了。K君本來住在日本極西的F地方學醫的。因爲性不近醫，近來一步一步的走入文學的圈子裏去了，他這一回來是爲商量發行一種純文藝雜誌來的。我同他有六七年不見面了。他開進門來第一句就問：

“你還認得我麼？”

“怎麼會不認得，可是清瘦得多了。”

“你也老了許多，我們在預科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小孩子咧！”

“可不是麼！”

K君沒有來之先，我心裏有許多話想和他說的，

一見了面，却什麽話也說不出來。我記得唐人的詩說：

"十年別淚知多少，不道相逢淚更多。"

久別重逢，我怕什麽人都有這樣的感慨。這一位K君也和我一樣，受了專制結婚的害，現在正在十字架下受苦。我看看他那意氣銷沈的面貌，和他那古色蒼然的衣帽，覺得一篇人生的悲劇，活潑潑地寫在那裏。社會呀！道德呀！資本家呀！我們少年人都被你們壓死了。我的眼淚想滴下來，但是又怕被K君笑我無英雄的膽略，所以只能隱忍過去。因爲怕捏忍不住，我所以話也不敢講一句。過了十幾分鐘，我的感情平復起來，K君也好像有些鎭靜下來了，我們纔談起我們將來的希望目的來。K君新自上海來的，一講到上海的新聞雜誌界的情形，便搖頭嘆氣的說：

"再不要提起！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麽文學！近來甚麽小報，禮拜六，遊戲世界等等又大抬頭起來，他們的爛調筆墨中都充溢着竹（麻雀牌）雲烟（大煙）氣。其他一些談新文學的人，把文學團體來作工具，好和政治團體相接近，文壇上的生存競爭非

常險惡，他們那黨同伐異，傾軋嫉妬的卑劣心理，比從前的政客們還要厲害，簡直是些Hysteria的患者！還有些講哲學的人也是妙不可言。德文的字母也不認識的，竟在那裏大聲疾呼的什麼 Kant（康德）Nietzsche（尼采），Übermensch（超人）etc（等）etc（等）。法文的"巴黎"兩字也寫不出來的先生，在那裏批評什麼柏格森的哲學。你仔細想想，著作者的原著還沒有讀過的人，究竟能不能下一筆批評的？"

"但是我國的鑒賞力，和這些文學的流氓和政治家，恐怕如鮑郎郭郎，正好相配。我們的雜誌，若是立論太高，恐怕要成孤立。"

"先驅者那一個不是孤獨的人？我們且盡我們的力量去做罷。"

K君剛自火車上跳下來的，昨晚一晚不睡，所以我勸他暫且休息一下。那一天晚上我們又講了許多將來的話，我覺得我的病立刻地減輕了。

因爲講話講得太多了，我覺得倦起來，K君也就在我病室前的一間日本式的房內睡了。我的看護婦

C君和一個外來的看護婦，也是和他在一塊兒。

第二天初六的早晨，我六點鐘就起了床。

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步，覺得爽快得很。洗面的時候，向鏡台一照，我覺得我的血肉都消失盡了。眼窩上又加了一層黑圈，兩邊的額骨愈加高起來，額骨的底下，新生了兩個黑孔出來。

"瘦極了！瘦極了！"

正在那裏傷神的時候，K君走了出來。我們就又講起種種文藝上的話來。

吃過了早膳，我們一同到病院近旁的俄國教堂尼哥拉衣堂去散步。登上鐘樓的絕頂的時候，我對C君說：

"我們兩人就在這裏跳下去尋個情死罷。明天報上怕又要登載出來呢！"

尼哥拉衣堂的鐘樓足有三百尺高，東京的全市，一望無餘。淺草的"十二階"看過去同小孩的玩物一樣。西南的地平線，覺得同大海的海面接着的光景。守鐘樓的人說：

"今天因為天氣不好，所以看不見海岸的帆檣。天

氣清朗的時候，東京灣裏的船舶，一一可以數得出來。"

靖國神社的華表，也看得清清楚楚。街上的電車同小動物一樣，不聲不響的在那裏行走。對面聖堂頂上的十字架，金光燦爛，光耀得很。管鐘樓的人說：

"那金十字架高五尺廣三尺七寸八分。鐘八個一千二百貫。大的一個六百貫。扶梯九十五層，每層十七級。壁厚五尺。"

我看了一忽，想到耶儂節奧的"死的勝利""D'Annunzio's Triumph des Todes"的情景上去。所以對C看護婦說：

"我們就跳下去尋個情死罷!"

但C看護婦那裏能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站在三百尺的鐘樓上，又傷起我的孤獨來了。

"我是一個孤獨的人。一個人從母胎裏生下來，仍復不得不一個人回到泥土裏。我的旅途上的同伴，終究是尋不着的了。"

我正呆呆的站在那裏的時候，K君走過來對我說：

"平地上沒有什麼風，到高的地方來，風就刮得這

麽大，我們下去罷，你病人別受了涼。”

我回頭來對K君一望，覺得他的面色是非常率眞的樣子。我覺得一種朋友的熱情，忽然感染到我的心裏來，我又想哭出來了。

下了鐘樓，我想從尼哥拉衣堂的正門出去，K君又說：

“繞正門出去路遠得很，你病人不應該走那麽遠的路，我們還是從後門出去的好。”

出了尼哥拉衣堂，我們就回病室去坐了一會。

C看護婦說：

“你們多年不見的老友千里來會，怎麽不留一個紀念去拍一張照相？”

我也贊成了伊的意見，便和K君C看護婦同另外的一個外來的看護婦去拍了一張照相。那時候，已經是十二點鐘了。吃過午膳後，K君定要回去，我留他不住。送K君出去之後，天空忽然陰黑起來。回到了病室裏，我覺得冷靜得很。C看護婦也說：

“K君走了之後，這一間病室裏好像闖入了一塊冰塊來的樣子。”

我呆呆的睡了一忽，總覺得孤冷得可憐。坐起來朝窗外一望，看見一層濃厚灰色的雨雲，漸漸兒的飛近我的頭上來。我坐了一忽，也覺得沒趣，就把K君帶來的一本英人喀本塔著的"惠特曼訪問記"(Edward Carpenter's Days with Waltman)拿出來讀了。千八百八十四年的記事將讀完的時候，窗外竟蕭索索地下起雨來。我對C看護婦說：

"C呀！外邊下起雨來了，K君的火車不知到什麼地方了？我明天就想出病院去，不曉得K博士能不能准我退院？"

血　淚

(一)

在異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或是暑假裏，或是有病的時候，我雖則也常回中國來小住，但是複雜黑闇的中國社會，我的簡單的腦子怎麼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氣剛退，澄清的天空裏時有薄的白雲浮着，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天一天減退下去的時候，我又害了病回到故鄉來。那時候正有種種什麼運動在流行着，新聞雜誌上，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 。我一回到家裏，就

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們那一種熱心的態度，胸中却是喜歡得很，但是一聽到他們問我的言語，我就不得不呆了。他們問說：

"你主張什麼主義的？"

我聽了開頭的這一句話，就覺得不能作答，所以當時我祗吸了一口紙烟，把青煙吐了出來，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說：

"這就是我的主義。"

他們聽了笑了一陣，又問說：

"共產主義你以為何如？"

我又覺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裏拿了一枝香烟請那問者吸，他點上了火，又向我追問起前問的答覆來。我又笑着說：

"我已經回答你了，你還不理解麼？"

"說什麼話！我問你之後你還沒有開過口。"

我就指着他手裏的香煙說：

"這是誰給你的？"

"是你的。"

"這豈不是共產主義麼?"

他們大家又笑了起來。我和他們講講閑話，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爲他們都是高等小學生——覺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足的樣子，因爲我不能把那時候在日本的雜誌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聽。

有一天晚上，南風吹來，有些微涼，但是因爲還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飯吃完後，不能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親坐在天井裏看青天裏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

"你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究竟在那裏學些什麼?你看我們東隣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歲，他又不上外國去，只在杭州中學校裏住了兩年，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麼主義，時常來對我們講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的緣故，被人家請去了麼?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講，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

我聽了這一段話，也覺得心裏難過得很。因爲我

只能向乾枯的母親要錢去化，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點也做不出來，譬如一種主義的主張，和新聞雜誌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所以我的同鄉，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我的同學，沒有一個人記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也疑惑我起來了。我眼看着了暗藍的天色，儘在那裏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說：

"達！你要吃蛋糕麽？我今天托店裏做了半籠。還沒對你說呢！"

我那時候實在是什麽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絕了，母親必要哀憐我，并且要痛責她自己埋怨我太厲害了，所以我就對她說：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時候，我還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見一個星飛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長兄家裏去住了三個月。那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大學裏念書。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鄉那裏遇着了二位我同鄉的

同學，他們問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個名片：一位姓陳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會主義者，消費合作團副團長，大學雄辯會幹事，經濟科學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約有三十歲內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體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祇刻有人道主義者，大學文科學生的兩個銜頭。

他們開口就問我說：

"足下是什麽主義？"

我因爲看見他們好像是很有主張的樣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說：

"我還在唸書，沒有研究過各種主義的得失，所以現在不能說是贊成那一種主義反對那一種主義的。"

江西的胡君就認眞的對我說：

"那怎麼使得呢！你應該知道，現在中國的讀書人，若沒有什麽主義，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們的同學，差不多都是有主義的。你若不以我爲僭越，我就替你介紹一個主義罷。現在有一種世界主義出

來了。這一種主義到中國未久，你若奉了他，將來必有好處。"

那美少年的陳君却笑着責備娃胡的說：

"主義要自家選擇的，大凡我們選一種主義的時候，總要把我們的環境和將來的利益仔細研究一下纔行。考察不週到的時候，有時你以爲這種主義一定會流行的，纔去用牠，後來局面一變，你反不得不吃那主義的虧。所以到了那時候，那主義若是你自家選的呢，就同啞子吃黃連一樣，自打自的嘴巴罷了，若是人家勸你選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於那勸你選的人。所以代人選擇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聽了陳君的話，心裏感佩得很，以爲像那樣年輕的人，竟能講出這樣老成的話來。我呆了一會，心裏又覺得喜歡，又覺得悲怨。喜歡的就是目下中國也有這樣有學問有見識的青年了；一邊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種絕大的悲哀：

"我在外國圖書館裏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點什麼學問？"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陳君的又紅又白的面龐，門口忽又進來了一位駝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葉一樣，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來。青黃的臉上架着一雙鐵邊的近視眼鏡。大約是他的一種怪習慣，看人的時候，每不正視，不是斜了眼睛看時，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細又黑的眼鏡圈外來偷看。我被他那麼看了一眼，胸中覺得一跳，因爲他那眼鏡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說：

"你這位青年是沒有主義的麼？那真可憐呀！"

我的同鄉替我們介紹之後，他又對我斜視了一眼，纔從他那青灰布的長衫裏摸了一張名片出來。我接過來一看，上邊寫着"人生藝術主唱者江濤，浙江"的幾個字，我見了浙江兩字，就感覺着一種親熱的鄉情，便問他說：

"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裏唸書的麼？"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着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見了麼？現在我們非要講爲人生的藝術不可。非要和勞動者貧民表同情不

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麼能趕得他們上呢？況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裏，胡君光着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鐘似的聲音吒着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於我的人道主義的。爲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面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起你的主義的父祖，專在那些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並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祗刻人生藝術那幾個字，因爲人生藝術，還沒有成一種主義，你知道麼？你在名片上無論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罷！”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逗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候，聽見屋裏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本來是膽子很小，並且又

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很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來，一邊却在心裏觀禱着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鬥將呀，願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來。"

(三)

我回到哥哥家裏，看見哥哥在上房廳上與姪兒虎子和姪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與這中產家庭的空氣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姪兒姪女的歡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鋼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就停住了手，問我說：

"你下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麼久？"

"因為有兩個大學生在爭論主義的範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嫂嫂叫廚子擺上飯來的時候，我還是呆呆的在那裏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

却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着。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裏，我因爲在荒廢的圓明園裏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愈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口口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爲最優良。胡君提倡人道主義，他的事業言論，早爲我們所傾佩，這一次中了T校長的選，將他保薦官費留學美國，將來成就，定是不少的。陳君年少志高，研究經濟素有心得，將來學成歸國，想定能爲我們經濟社會施一番改革。"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後的今日，我也不更聽見胡陳二君在何處，推想起來，他們兩位，大約總在美國研究最新最好的主義。

人近了中年，年輕時候的夢想不得不一層一層的被現實的世界所打破，我的異鄉飄泊的生涯，也於今年七月間結束了。我一個人手裏捧了一張外國大學的文憑，回到上海的時候，第一次歡迎我的就是趕上輪船三等艙裏來的旅館的接客者。一一謝絕之後，

拿了一個破皮包，走到了稅關外的白熱的馬路上的時候，一羣又髒又醜的人力車夫，又向我放了一陣歡迎的噪聲。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舊洋服，手裏拿了一個皮包，爲太陽光線一照，已經覺得頭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階級的同胞拖來拖去的拉了一陣，我的腦貧血症，忽而發作起來。我只覺得眼睛前面飛來了兩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頭上拚死的壓了一下，以後的事情，我就不曉得了。

我在睡夢中，幽幽的聽見了一羣噪聒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時候的情節來。當時我睡在母親懷裏，到了夜半，母親叫我醒來，把一塊米粉糕塞在我的口裏，我閉着眼睛，把那塊糕咬嚼了幾口，聽母親糊糊塗塗的講了幾句話，就又睡着了。

我睜開眼睛來一看，覺得身上的衣服濕得很。向四邊一望，我纔曉得我仍睡在稅關外的馬路邊上。路上不見人影，太陽也將下山去了。黃浦江的彼岸的船上，還留着一道殘陽的影子，映出許多景緻來。我看看身邊上，那個破皮包還在那裏。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會，我纔把從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國來的事情，和午

後二點鐘饑餓得死去活來，方纔從三等艙上了岸，在稅關外受了那些人力車夫的競爭事情，想了出來。

我那時候因為饑餓和衰弱的緣故竟暈倒了。我站了起來，向四邊看了一回，終不見人影。我正在沒法的時候，忽聽見背後有脚步跑響。回轉頭來一看，在三菱公司碼頭房那邊，却閃出了一乘人力車來。車上坐着一個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碼頭房的後門口下車了。

我坐了這乘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裏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開來看的時候，就覺得我的血管都冰結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紙幣，空剩了一個紙包，不知被誰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倒底的尋了一遍，終尋不出一張紙幣來。吃了晚飯，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鋪的一位同鄉的商人那裏去。在燈火下走了半天，纔走到了他的家裏，講了幾句閑話之後，我問他借錢的時候，他把眉頭一縐，默默的看了我一眼。那時候要是地底下有一個洞，怕我已經鑽下去了。他把頭彎了一彎，想了一想，就在袋裏拿了兩塊大洋出來說：

"現在市面也不好，我們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時我必把那兩塊錢丟上他的臉去，問他個侮辱我的罪，但是連坐電車的錢也沒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過來。

(四)

我想回到家裏去，但是因爲沒有路費，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賣了一件冬天的舊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賣稀飯的店裏吃得飽滿，慢慢的——因爲這幾天來，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來的時候，在三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口口大學的同鄉。他叫了我一聲，我倒駭得一跳，因爲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經髒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轉頭來一看，認得是他，雖則一時漲紅了臉，覺得羞恥得很，但心裏却也喜歡得很。他說：

"啊，兩年不見，你老得多了。你害病麽？現在住在什麽地方？

我聽了他這兩句話，耳根又漲紅了，因爲我這幾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裏邊也沒有什麽衣服

了，我把牠寄在靜安寺路的一個廟裏的佛櫃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橋的公園裏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兒遊玩，到了晚上，在四馬路大馬路的最熱鬧的地方走來走去的走一回，就擇了清靜簡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來的時候，若不能再睡，我就再起來閑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隨便更選一個地方睡下。像這樣無定所的我，遇着了那位富有的同鄉，被他那麼一問，教我如何答覆呢？我含含糊糊的講了幾句話，問他住在什麼地方。他說：

"我現在在一品香，打算一禮拜就上杭州去的。"

我和他一路走來，已經看得出跑馬廳的空地了。他邀我上他的旅館裏去，我因爲我的洋服太髒，到燈火輝煌的一品香去，怕要損失我同鄉的名譽，所以只說：

"天氣熱得很，我們還是在外面走走好。"

我幾次想開口問他借錢，但是因爲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縛，終覺得講不出來。到後來我就鼓着勇氣問他說：

"你下半年怎麼樣？"

"我已經在杭州就了一個二百塊錢的差使，下半年大約仍在杭州的。你呢?"

"我啊，我，我是苦得不堪！非但下半年沒有去的地方，就是目下吃飯的錢都沒有。"

"你曉得江濤麽?"

"我不曉得。"

"他是我的同學。現在在上海闊綽得很。他提倡的人生藝術現在大流行了。你若沒有事情，我就替你介紹，去找找他看罷!"

他給了我一張名片，對我講了一個地名，教我於第二天的午後六七點鐘以前去見江濤。

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跑上我同鄉介紹給我的那地方去。我來找去找了半天，我纔把那所房屋找着了。我細細的向左右看了一看，把附近的地理牢記了一回，便又跑上北四川路外的郊外去閑走去。無頭無緒的跑了五六個鐘頭，在一家鄉下的館子裏吃了六七個肉湯圓，我就慢慢的走回到江某的住宅所在的那方面來。灼熱的太陽，一刻也不假借，把他的同火也似的光線洒到我的身上來，我的洋服已經有一潮

一滴的汗水滴下來了。慢慢的走上了江家的住宅，却好是四點半鐘的光景，我敲門進去一看，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命我在廳上坐着等候。等了半點多鐘我今天一天的疲倦忽而把我征服了，我就在一張長椅上昏昏的睡着。不知睡了多久，我覺得有人在那裏推我醒來。我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臉色青黃，又瘦又矮的駝背靑年立在我的面前。他那一種在眼鏡圈外視人的習慣，忽而使我想起舊時的記憶來。我便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問說：

"是江先生麽？我們好像曾經見過面的。"

"我是江濤，你也許是已經見過我的，因爲我常上各處去演講，或者你在講演的時候見過我也未可知。"

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愈使我想到三年前在我同鄉那裏遇着他的時候的景象上去。我含糊的恭維了一陣，便把來意告訴了。江濤又對我斜視了一眼說：

"現在滬上人多事少，非但你東洋留學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學生閑着的也很多呢！况且就是

我們同主義的人，也還有許多沒有位置。因爲我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所以對你們無產階級是在主義上不得不抱同情，但是照目下的狀態看來，是沒有法子的。你的那位同鄉，他境遇也還不錯，你何不去找他呢？"

我把目下困苦的情形訴說了一遍，他又放着了貓叫似的喉音說：

"你若沒有零用錢，倒也不難賺幾個用用。你能做小說麼？"

我急得沒有法子，就也誇了一個大口，回答說：

"小說我是會做的。"

"那麼你去做一篇小說來賣給我就對了。你下筆的時候，總要抱一個救濟世人的心情纔好。"

"這事恐怕辦不到，因爲我現在自家還不能救濟，如何能想到救濟世人上去。"

"事實是事實，主義是主義，你要賣小說，非要趨附着現代的思潮不可。最好你去描寫一個勞働者，說他如何如何的受苦，如何如何的被資本家虐待。文學裏要有血有淚，纔能感動人家。"

我連接答應了幾個是，就告了辭出來。在夕陽晼晚的街上，我慢慢的走了一會，胸中忽覺得有一塊鬱痛，只是吐不出來的樣子。走到滬甯火車站的邊上，我的眼淚就忍不住的滴下來了。昨晚上當的那件外套的錢，祇有二角銀角子和六七個銅板了，我若去買了紙筆呢，今晚上就不得不餓着去做小說，若去吃了飯呢，我又沒有方法去買紙筆。想了半天，我就乘了電車，上一品香的那同鄉那裏去。因爲我的衣服太襤褸了，怕被茶房喝退，所以我故意挺了胸脯，用了氣力，走上賬房那裏去問我同鄉住房的號數。因爲中國人是崇拜外國文的，所以我就用了英文問那賬房。問明了號數，跑上去一看，我的同鄉正不在家。我又用了英文，叫那茶房開了門，就進去坐定了。桌子上看來看去看了一會，我終尋不出紙來，我便又命茶房，把筆墨紙取了過來，擺在我的面前。等茶房出去之後，我就一口氣寫成了三四千字的一篇小說。內容是敍着一個人力車夫，因爲他住的同豬圈似的一間房屋，又要加租了，他便與房東鬧了一場。警察來的時候，反而說他不是，要押他到西牢裏去。他氣得沒法，

便一個人跑上酒舖子去喝得一個昏醉。已經是半夜了。他醉倒在靜安寺路的馬路中間，睡着了。一乘汽車從東面飛跑過來，將他的一雙叉出的右足橫截成兩段。他醒轉來的時候，就在月亮底下，抱着了一隻鮮血淋漓折斷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場。因爲在這小說裏又有血又有淚，并且是同情第四階級的文字，所以我就取了"血淚"兩字作了題目。我寫好之後，我的同鄉還沒有回來，看看桌上的鐘，已經快九點了。我忽覺得肚子裏饑餓得很，就拿了那篇"血淚"一個人挺了胸脯，大踏步的走了出來。在四馬路的攤上買了幾個饅頭，我就一邊吃一邊走上電車停留處去。

到了江濤的地方，敲開了他的門，把原稿交給了他，我一定要他馬上爲我看一遍。他默默的在電燈底下讀了一遍，斜視了我一眼，便對着我說：

"你這篇小說與主義還合，但是描寫得不很好，給你一塊錢罷。"我聽了這話，便喜歡得了不得，拿了一塊錢，謝了幾聲，我就出來了。在街上走了一會，我覺得我已經成了一個小說家的樣子。看看手裏捏着的一塊銀餅，我就心裏跳躍起來。走到滬甯火車站的

前頭，我的脚便不知不覺的進了一家酒館。我從那家酒館出來的時候，杭州開來的夜車已經到了。我只覺得我的周圍的大地高天，房屋車馬都有些在那裏旋轉的樣子，我慢慢的衝來衝去的走着，一邊却在心裏打算：

"今晚上上什麼地方去過夜呢？"

一九二二年八月四日於上海

蔦 蘿 行

同居的人全出外去後的這沉寂的午後的空氣中獨坐着的我，表面上雖則同春天的海面似的平靜，然而我胸中的寂寥，我腦裏的愁思，什麼人能夠推想得出來？現在是三點三十分了。外面的馬路上大約有和暖的陽光夾着了春風，在那裏助長青年男女的遊春的興致，但我這房裏的透明的空氣，何以會這樣的沉重呢？龍華附近的桃林草地上，大約有許多穿着時式花樣的輕綢繡緞的戀愛者在那裏對着蒼空發愉樂的清歌，但我的這玻璃窗透過來的半角青天，何以總帶着一副嘲弄我的形容呢？啊啊，在這樣薄寒輕暖的時

候，當這樣有作有為的年紀，我的生命力，我的活動力，何以會同冰雪下的草芽一樣，一些兒也生長不出來？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能愛而又不得不愛的女人！我終覺得對你不起！

計算起來你的列車大約已經好過松江驛了，但你一個人抱了小孩在車箱裏呆看陌上行人的景狀，我好像在你旁邊看守着的樣子。可憐你一個弱女子，從來沒有單獨出過門，你此刻呆坐在車裏，大約在那裏回憶我們兩人同居時候，我虐待你的一件件的事實了！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得不愛的女人，你不要在車中滴下眼淚來，我平時雖則常常虐待你，但我的心中却在哀憐你的，却在痛愛你的，不過我在社會上受來的種種苦楚，壓迫，侮辱，若不向你發洩，教我更向誰去發洩呢！啊啊，我的最愛的女人，你若知道我這一層隱衷，你就該饒許我了。

唉，今天是舊曆的二月二十一日，今天正是清明節呀！大約各處的男女都出到郊外去踏青的，你在車箱裏見了火車路線兩旁郊野裏在那裏遊行的夫婦，你能不怨我的麼？你怨我也罷了，你倘能恨我怨我，

怨得我望我速死，那就好了。但是辦不到的，怎麼也辦不到的，你一邊怨我，一邊又必在原諒我的，啊啊，我一想到你這一種優美的靈心，教我如何能忍得過去呢！

細數從前，我同你結婚之後，共享的安樂日子，能有幾日？我十七歲去國之後，一直的在無情的異國蟄住了八年。這八年中間就是暑假寒假也不回國來的原因，你知道麼？我八年間不回國來的事實，就是我對舊式的，父母主張的婚約的反抗呀！這原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錯，作孽者是你的父母和我的母親。但我在這八年之中，不該默默的無所表示的。

後來看到了我們鄉間的風習的牢不可破，離婚的事情的萬不可能，又因你家父母的日日的催促，我的母親的含淚的規勸，大前年的夏天，我總勉強應承了與你結婚。但當時我提出的種種苛刻的條件，想起來我在此刻還覺得心痛。我們也沒有結婚的種種儀式，也沒有證婚的媒人，也沒有請親朋來喝酒，也沒有點一對蠟燭，放幾聲花砲。你在將夜的時候，坐了

一乘小轎從去城六十里的你的家鄉到了縣城裏的我的家裏，我的母親陪你吃了一碗晚飯，你就一個人摸上樓上我的房裏去睡了。那時候聽說你正患瘧疾，我到夜半拿了一枝蠟燭上床來睡的時候，只見你穿了一件白紡綢的單衫，在暗黑中朝裏床睡在那裏。你聽見了我上床來的聲音，却朝轉來默默的對我看了一眼。啊！那時候的你的憔悴的形容，你的水汪汪的兩眼，神經常在那裏顫動的你的小小的嘴唇，我就是到死也忘不了的。我現在想起來還要滴眼淚哩！

在窮鄉僻壤生長的你，自幼也不曾進過學校，也不曾呼吸過通都大邑的空氣，提了一雙纖細纏小了的足，抱了一箱家塾裏唸過的列女傳，女四書等舊籍，到了我的家裏。既不知女人的嫵媚是如何裝作，又不知時樣的衣裳是如何剪裁，你只奉了柔順兩字，作了你的行動的規範。

結婚之後，因為城中天氣暑熱的緣故，你就同我同上你家去住了幾天，總算過了幾天安樂的日子；但無端又遇了你姪兒的暴行，淘了許多說不出來的閑

氣，灑了許多拭不乾淨的眼淚，我與你在你姪兒鬧事的第二天就匆匆的回到了城裏的家中 。過了兩三天我又害起病來，你也瘧疾復發了。我就決定挨着病離開了我那空氣沈濁的故鄉。將行的前夜，你也不說什麼，我也沒有什麼話好對你說。我從朋友家裏喝醉了酒回來，睡在床上，只見你呆呆的坐在灰黃的燈下。可憐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將要上船的時候止，終沒有橫到我床邊上來睡一忽兒，也沒有講一句話，第二天天剛亮的時候，母親就來催我起身，說輪船已到鹿山脚下了。

從此一別，又同你遠隔了兩年。你常常寫信來說家裏的老祖母在那裏想念我，暑假寒假若有空閑，叫我回家來探望探望祖母母親，但我因爲異鄉的花草，和年輕的朋友挽留我的緣故，終究沒有回來。

唉唉！那兩年中間的我的生活！紅燈綠酒的沈湎，荒妄的邪遊，不義的淫樂。在中宵酒醒的時候，在秋風涼冷的月下，我也曾想念及你，我也曾痛哭過幾次。但靈魂喪失了的那一羣嫵媚的遊女，和她們的媛

騷動人的佯嗔假笑，終究把我的天良迷住了。

前年秋天我雖回國了一次，但因爲朋友邀我上A地去了，我又沒有回到故鄉來看你。在A地住了三個月，回到上海來過了舊曆的除夕，我又回東京去了。直到了去年的暑假前，我提出了卒業論文，將我的放浪生活作了箇結束，方纔拖了許多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破書籍回到中國來。一踏了上海的岸，生計問題就逼緊到我的眼前來，縛在我周圍的運命的鐵鎖圈，就一天一天的紮緊起來了。

留學的時候，多謝我們孱弱無能的政府，和沒有進步的同胞，像我這樣的一箇生則於世無補，死亦於人無損的零餘者，也考得了一箇官費生的資格。雖則每月所得不能敷用，是租了屋沒有食，買了食沒有衣的狀態，但究竟每月還有幾十塊錢的出息，調度得也能勉強免於死亡。并且又可進了病院向家裏勒索幾箇醫藥費，拿了書店的發票向哥哥乞取幾塊買書錢。所以在繁華的新興國的首都裏，我却過了幾年放

縱的生活。如今一定的年限已經到了，學校裏因爲要收受後進的學生，再也不能容我在那綠樹陰森的圖書館裏，作白晝的癡夢了。並且我們國家的金庫，也受了幾個碰石心腸的將軍和大官的吮吸，把供養我們一班不會作亂的割勢者的能力傷失了。所以我在去年的六月就失了我的維持生命的根據，那時候我的每月的進款已經沒有了。以年紀講起來，像我這樣二十六七的青年，正好到社會去奮鬭。况且又在外國國立大學裏卒業了的我，誰更有這樣厚的面皮，再去向家中年老的母親，或狷潔自愛的哥哥，乞求養生的資料。我去年暑假裏一到上海流寓了一個多月沒有回家來的原因，你知道了麽？我現在索性對你明講了罷，一則雖因爲一天一天的挨過了幾天，把回家的旅費用完了，其他我更有這一段不能回家的苦衷在的呀，你可能了解？

啊啊，去年六月在燈火繁華的上海市外，在車馬喧闐的黃浦江邊，我一邊念着Housman的A Shropshire Lad裏的

Come you home a hero

Or come not home at all,

The lads you leave will mind you

Till Ludlow tower shall fall,

幾句清詩，一邊呆呆的看着江中黝黑混濁的流水，曾經發了幾多的嘆聲，滴了幾多的眼淚。你若知道我那時候的絕望的情懷，我想你去年的那幾封微有怨意的信也不至於發給我了。——啊，我想起了，你是不懂英文的，這幾句詩我順便替你譯出罷。

"汝當衣錦歸，

否則永莫回，

令汝別後之兒童

望到魯德羅塔毀。"

平常責任心很重，并且在不必要的地方，反而非常隱忍持重的我，當留學的時候，也不曾著過一書，立過一說。天性膽怯，從小就害着自卑狂的我，在新聞雜誌或稠人廣衆之中，從不敢自家吹一點小小的氣燄。不在圖書館內，便在咖啡店裏山水懷中過活的我，當那些現代的青年當作科場看的羣衆運動起來的時候，絕不曾去慷慨悲歌的演說一次，出點無意義

的風頭。賦性愚魯，不善交遊，不善鑽營的我，平心講起來，在生活競爭劇烈，到處有陷阱設伏的現在的中國社會裏，當然是沒有生存的資格的。去年六月間，尋了幾處職業失敗之後，我心裏想我自家若想逃出這惡濁的空氣，想解決這生計困難的問題，最好唯有一死。但我若要自殺，我必須先弄幾個錢來，痛飲飽吃一場，大醉之後，用了我的無用的武器，至少也要擊殺一二個世間的人類——若他是比我富裕的時候，我就算替社會除了一個惡。若他是和我一樣或比我更苦的時候，我就算解決了他的困難，救了他的靈魂——然後從容就死。我因爲有這一種想頭，所以去年夏天在睡不着的晚上，拖了沈重的脚，上黃浦江邊去了幾次，仍復沒有自殺。到了現在我可以老實的對你說了，我在那時候，我並不曾想到我死後的你將如何的生活過去。我的八十五歲的祖母，和六十來歲的母親，在我死後又當如何的種種問題，當然更不在我的腦裏了。你讀到這裏，或者要罵我沒有責任心，丟下了你，自家一個去走乾淨的路。但我想這責任不應該推給我負的，第一我們的國家社會，不能用我去作

他們的工，使我有了氣力不能賣錢來養活我自家和你，所以現代的社會，就應該負這責任。卽使退一步講，第二你的父母不能教育你，使你獨立營生，便是你父母的壞處，所以你的父母也應該負這責任。第三我的母親戚族，知道我沒有養活你的能力，要苦苦的勸我結婚，他們也應該負這責任。這不過是現在我寫到這裏想出來的話，當時原是沒有想到的。

上海的T書局和我有些關係，是你所知道的。你今天午後不是從這T書局編輯所出發的麼？去年六月經理的T君看我可憐不過，却爲我關說了幾處，但那幾處不是說我沒有聲望，就嫌我脾氣太大，不善趨奉他們的旨意，不願意用我。我當初把我身邊的衣服金銀器具一件一件的典當之後，在烈日蒸照，灰土很多的上海市街中，整日的空跑了半個多月，幾個有職業的先輩，和在東京曾經受過我的照拂的朋友的地方，我都去訪問了。他們有的時候，也約我上菜館去吃一次飯；有的時候，知道我的意思便也陪我作了一副憂鬱的形容。且爲我籌了許多沒有實效的計劃。我

於這樣的晚上，不是往黃浦江邊去徘徊，便是一個人跑上法國公園的草地上去呆坐。在那時候，我一個人看看天上悠久的星河，聽聽遠遠從那公園的舞蹈室裏飛過來的舞蹈曲的琴音，老有放聲痛哭的時候，幸虧在黃昏的時節，公園的四周沒有人來往，所以我得盡情的哭泣，有時候哭得倦了，我也曾在那公園的草地上露宿過的。

陽曆六月十八的晚上——是我忘不了的一晚——T君拿了一封A地的朋友寄來的信到我住的地方來。平常只有我去找他，沒有他來找我的T君，一進我的門，我就知道一定有什麼機會了。他在我用的一張破棹子前坐下之後，果然把信裏的事情對我講了。他說：

"A地仍復想請你去教書，你願不願意去？"

教書是有識無產階級的最苦的職業，你和我已經住過半年，我的如何不願意教書，教書的如何苦法，想是你所知道的，我在此處不必說了。況且A地的這學校裏又有許多黑闇的地方，有幾個想做校長的野心家，又是忌刻心很重的，像這樣的地方的教席，我也

不得不承認下去的當時的苦況，大約是你所意想不到的，因爲我那時候同在倫敦的屋頂下挨餓的 Chatterton 一樣，一邊雖在那裏吃苦，一邊我寫回來的家信上還寫得娓娓有致，說什麼地方也在請我，什麼地方也在聘我哩！

啊啊！同是血肉造成的我，我原是有虛榮心，有自尊心的呀！請你不要罵我作播間乞食的齊人罷！唉，時運不齊，你就是駡我，我也甘心受駡的。

我們結婚後，你給我的一個鑽石戒指，我在東京的時候，替你押賣了，這是你當時已經知道的。我當T君將A地某校的聘書交給我的時候，身邊値錢的衣服器具已經典當盡了。在東京學校的圖書館裏，我記得讀過一個德國薄命詩人 Grabbe 的傳記。一病如洗的他想上京去求職業去，同我一樣貧窮的他的老母將一副祖傳的銀的食器交給了他，作他的求職的資斧。他到了孤冷的首都裏，今日吃一個銀匙，明日吃一把銀刀，不上幾日，就把他那副祖傳的食器喫完了。我記得 Heine 還嘲笑過他的。去年六月的我的窮

狀，可是比 Grabbe 更甚了，最後的一點値錢的物事，就是我在東京買來，預備送你的一個天賞堂製的銀的裝照相的架子，我在窮急的時候，早曾打算把牠去換幾個錢用，但一次一次的難關都被我打破，我決心把這一點微物，總要安安全全的送到你的手裏；殊不知到了最後，我接到了A地某校的聘書之後，仍不得不把牠去押在當舖裏，換成了幾個旅費，走回家來探望年老的祖母母親，探望怯弱可憐同綿羊一樣的你。

去年六月，我於一天晴朗的午後，從杭州坐了小汽船，在風景如畫的錢塘江中跑回家來。過了鸛橋里山等綠樹連天的山峽，將近故鄉縣城的時候，我心裏同時感着了一種可喜可怕的感覺。立在船舷上，呆呆的凝望着春江第一樓前後的山景，我口裏雖在微吟"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二句唐詩，我的心裏却在這樣的默禱：

……天帝有靈，當使埠頭一個我的認識的人也不在！要不使他們知道纔好，要不使他們知道我今天淪落了回來纔好……

船一靠岸，我左右手裏提了兩隻皮篋，在晴日的底下從亂雜的人叢中伏倒了頭，同逃也似的走回家來。我一進門看見母親還在偏間的膳室裏喝酒。我想張起喉音來親親熱熱的叫一聲母親的，但一見了親人，我就把回國以來受的社會的侮辱想了出來，所以我的咽喉便梗梗住了，我只能把兩隻皮篋向凳上一拋，馬上就匆匆的跑上樓上的你的房裏來，好把我的沒有丈夫氣，到了傷心的時候就要流淚的壞習慣藏躲躲，誰知一進你的房，你却流了一臉的汗和眼淚，坐在床前暗泣，我動也不動的呆看了一忽，方提起了乾燥的喉音，幽幽的問你為什麼要哭。你聽了我這句問話反哭得更加厲害，暗泣中間却帶起幾聲壓不下去的嗚咽聲來了。我又問你究竟為什麼，你只是搖頭不說。本來是傷心的我，又被你這樣的引誘了一番，我就不得不抱了你的頭同你對哭起來。喝不上一碗熱茶的工夫，樓下的母親就大罵着說：

"．．．什麼的公主娘娘，我說着這幾句話，就要上樓去擺架子。．．．輪船埠頭誰對你這小畜生講了，在上海逛了一個多月，走將家來，一聲也不

叫，狠命的把皮篋在我面前一丟・・・這算是什麼行爲！・・・你便是封了王回來，也沒有這樣的行爲的呀！・・・兩夫妻暗地裏通通信，商量商量，・・・你們好來謀殺我的・・・”

我聽見了母親的罵聲，反而止住不哭了。聽到“封了王回來”的這一句話，我覺得全身的血流都倒注上來。在炎熱的那盛暑的時候，我却同在寒冬的夜半似的手脚都發起抖來。啊啊，那時候若沒有你把我止住，我怕已經冒了大不孝的罪名，要永久的和我那年老的母親訣別了。若那時候我和我母親吵鬧一場，那今年的祖母的死，我也是送不着的，我爲了這事，也不得不重重的感謝你的呀。

那一天我的忽而從上海的回來，原是你也不知道，母親也不知道的。後來母親的氣平了下去，你我的悲感也過去了的時候，我纔知道我沒有到家之先，母親因爲我久住上海不回家來的原因，在那裏發脾氣罵你。啊啊，你爲了我的緣故，害罵害說的事情大約總也不止這一次了。也難怪你當我告訴你說我將於幾日內動身到A地去的時候，哀哀的哭得不住的。

你那柔順的性質，是你一生吃苦的根源。同我的對於社會的虐待，絲毫沒有反抗能力的性質，却是一樣。啊啊！反抗反抗，我對於社會何嘗不曉得反抗，你對於加到你身上來的虐待也何嘗不曉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們，沒有能力的我們，教我們從何處反抗起呢？

到了痛定之後，我看看你的形容，比前年患瘧疾的時候更消瘦了。到了晚上，我捏到你的下腿，竟沒有那一段肥突的脚肚，從脚後跟起，到脚彎膝止，完全是一條直線。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白天我對你說我要上A地去的時候你就流眼淚的原因了。

我已經決定帶你同往A地，將催A地的學校裏速匯二百元旅費來的快信寄出之後，你我還不敢將這計劃告訴母親，怕母親不贊成我們。到了旅費匯到的那天晚上，你還是疑惑不決的說：

"萬一外邊去不能支持，仍要回家來的時候，如何是好呢！"

可憐你那被威權壓服了的神經，竟好像是希臘

的巫女，能預知今天的劫運似的。唉，我早知道有今天的一段悲劇，我當時就不該帶你出來了。

我去年暑假鬱鬱的在家裏和你住了幾天，竟不料就會種下一個煩惱的種子的。等我們同到了A地，將房屋什器安頓好的時候，你的身體已經不是平常的身體了。吃幾口飯，就要嘔吐。每天只是懶懶的在床上躺着。頭一個月我因爲不知底細，曾經罵過你幾次，到了三四個月上，你的身體一天一天的重起來，我的神經受了種種激刺，也一天一天的粗暴起來了。

第一因爲學校裏的課程乾燥無味，我天天去上課就同上刑具被拷問一樣，胸中只感着一種壓迫。

第二因爲我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腐作的文字，淘了許多無聊的閑氣。更有些忌刻我的惡劣分子，就想以此來作我的葬歌，紛紛的攻擊我起來。

第三我平時原是揮霍慣了的，一想到辭了教授的職後，就又不得不同六月間一樣，嘗那失業的苦味。况且現在又有了家室，又有了未來的兒女，萬一再同那時候一樣的失起業來，豈不要比曩時更苦。

我前面也已經提起過了；在社會上雖是一個懦弱的受難者的我，在家庭內却是一個兇惡的暴君。在社會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來向你發洩的。可憐你自從去年十月以來，竟變了一隻無罪的羔羊，日日在那裏替社會贖罪，作了供我這無能的暴君的犧牲。我在外面受了氣回來，不是說你做的菜不好吃，就罵你是害我吃苦的原因。我一想到了將來失業的時候的苦況，神經激動起來的時候每罵着說：

"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頭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爲什麽人在這裏作牛馬的呀。要只有我一個人，我何處不可去，我何苦要在這死地方作苦工呢！只知道在家裏坐食的你這行尸，你究竟是爲了什麽目的生存在這世上的呀？...."

你被我罵不過，就暗哭起來。我罵你一場之後，把胸中的悲憤發洩完了，大抵總立時痛責我自家，上前來愛撫你一番，并且每用了柔和的聲氣，細細的把我的發氣的原因——社會對我的虐待——講給你聽。你聽了反替我抱着不平，每又哀哀的爲我痛哭，到後

來，終究到了兩人相持對泣而後已。像這樣的情景，起初不過間幾日一次的，到後來將放年假的時候，變了一日一次或一日數次了。

唉唉，這悲劇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結婚的罪惡呢？還是社會的罪惡？若是爲結婚錯了的原因而起的，那這問題倒還容易解決，若因社會的組織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適當的職業，你不能過安樂的日子，因而生出這種家庭的悲劇的，那我們的社會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

在這樣的憂患中間，我與你的悲哀的繼承者，竟生了下來，沒有足月的這小生命，看來也是一個神經質的薄命的相兒。你看他那哭時的額上的一條青筋，不是神經質的證據麼？饑餓的時候，我餵乳若遲一點，他老要哭個不止，像這樣的性格，便是將來吃苦的基礎。唉唉，我既生到了世上，受這樣的社會的煎熬，正在求生不可，求死不得的時候，又何苦多此一舉，生這一塊肉在人世呢？啊啊！矛盾，慚愧，我是解脫不了的了。以後若有人詢問，就請你答覆罷！

悲劇的收場，是在一個月的前頭。那時候你的神經已經昏亂了，大約已記不清楚，但我却牢牢記着的。那天晚上，正下弦的月亮剛從東邊昇起來的時候。

我自從辭去了教授職後，託哥哥在某銀行裏謀了一個位置。但不幸的時候，事運不巧，偏偏某銀行爲了政治上的問題，開不出來。我閑居A地，日日在家中喝酒，喝醉之後，便聲聲的罵你與剛出生的那小孩，說你與小孩是我的脚鐐，我大約要爲你們的緣故沈水而死的。我硬要你們回故鄉去，你們却是不肯。那一晚我罵了一陣，已經是朦朧的想睡了。在半醒半睡中間，我從帳子裏看出來，好像見你在與小孩講話。

“・・・你要乖些・・・要乖些・・・小寶睡了罷・・・不要討爸爸的厭・・・不要討・・・娘去之後・・・要・・・要・・・乖些・・・

講了一陣，我好像看見你坐在洋燈影裏揩眼淚，這是你的常態，我看得不耐煩了，所以就翻了一轉身，面

朝着了裏床。我在背後覺得你在燈下哭了一忽，又站起來把我的帳子掀開了對我看了一回。我那時候只覺得好睡，所以沒有同你講話。以後我就睡着了。

我們街前的車夫，在我們門外亂打的時候，我纔從被裏跳了起來。我跌來碰去的走出門來的時候，已經是昏亂得不堪了。我只見你的披散的頭髮，結成了一塊，围在你的項上。正是下弦的月亮從東邊昇起來的時候，黃灰色的月光射在你的面上，你那本來是灰白的面色，反射出了一道冷光，你的眼睛好好的閉在那裏，嘴唇還在微微的動着，你的濕透了的棉襖上，因爲有幾個扛你回來的車夫的黑影投射着，所以是一塊黑一塊青的。我把洋燈在地上一放，就抱着了你叫了幾聲，你的眼睛開了一開，馬上就閉上了，眼角上却湧了兩條眼淚出來。啊啊，我知道你那時候心裏並不怨我的，我知道你並不怨我的，我看了你的眼淚，就能辨出你的心事來，但是我那能不哭，我那能不哭呢！我還怕什麽？我還要維持什麽體面？我就當了衆人的面前哭出來了。那時候他們已經把你搬進了房。你床上睡着的小孩，聽見了嘈雜的人聲，也放

大了喉嚨嗜泣起來。大約是小孩的哭聲傳到了你的耳膜上了。你纔張開眼來，含了許多眼淚對我看了一眼。我一邊替你換濕衣裳，一邊教你安睡，不要去管那小孩。却好間壁歷在那裏的乳母，也聽見了這雜噪聲起了床，跑了過來，我知道你眷念小孩，所以就教乳母替我把小孩抱了過去。奶媽抱了小孩走過床上你的身邊的時候，你又對她看了一眼。同時我却聽見長江裏的輪船放了一聲開船的汽笛聲。

在病院裏看護你的十五天工夫，是我的心地最純潔的日子。利己心很重的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樣純潔的愛情過。可憐你身體熱到四十一度的時候，還要忽而從睡夢中坐起來問我：

"'龍兒'怎麼樣了?"

"你要上銀行去了麼?"

我從A地動身的時候，本來打算同你同回家去住的，像這樣的社會上，原來總也沒有我的位置了。即使尋着了職業，像我這樣愚笨的人，也是沒有希望

的。我們家裏，雖則不是豪富，然而也可算得中產，養養你，養養我，養養我們的龍兒的幾顆米是有的。你今年二十七，我今年二十八了。卽使你我各有五十歲好活，以後還有幾年？我也不想富貴功名了。若爲一點毫無價値的浮名，幾個不義的金錢，要把良心拿出來去換，要犧牲了他人作我的踏脚板，那也何苦哩。這本來是我從A地同你和龍兒動身時候的決心。不是動身的前幾晚，我同你拿出了許多建築的圖案來看了麼？我們兩人不是把我們回家之後，預備到北城近郊的地裏，由我們自家的手去造的小茅屋的樣子畫得好好的麼？我們將走的前幾天不是到A地的可記念的地方，與你我有關的地方都去逛了麼？我在長江輪船上的時候，這決心還是堅固得很的。

我這決心的動搖，在我到上海的第二天。那天白天我同你照了照相，吃了午膳，不是去訪問了一位初從日本回來的朋友麼？我把我的計劃告訴了他，他也不說可，不說否，但只指着他的幾位小孩說：

“你看看我看，我是怎麼也不願意逃避的。我的累累，豈不是比你更多麼？”

啊啊！好勝的心思，此人一倍強盛的我，到了這兵殘垓下的時候，同落水雞似的逃回鄉里去——這一齣失意的還鄉記，就是比我更怯弱的青年，也不願意上台去演的呀！我回來之後，晚上一晚不曾睡着。你知道我胸中的愁鬱，所以只是默默的不響，因為在這時候，你若說一句話，總難免不被我痛罵。這是我的老脾氣，雖從你進病院之後直到那天還沒有發過，但你那事件發生以前却是常發的。

像這樣的狀態，繼續了三天。到了昨天晚上，你大約是看得我難受了，所以當我兀兀的坐在床上的時候，你就對我說：

"你不要急得這樣，你就一個人住在上海罷。你但須送我上火車，我與龍兒是可以回去的，你可以不必同我們去。我想明天馬上就搭午後的車回浙江去。"

本來今天晚上還有一處請我們夫婦吃飯的地方，但你因為怕我昨晚答應你將你和小孩先送回家的事情要變卦，所以你今天就急急的要走。我一邊只覺得對你不起，一邊心裏不知怎麼的又在很你。所以

我當你在那裏檢東西的時候，眼睛裏包着兩泓清淚，只是默默的講不出話來。直到送你上車之後，在車座裏坐了一忽，等車快開了，我纔講了一句：

“今天天氣倒還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把頭朝向了那面的車窗，好像在那裏探看天氣的樣子，許久不回過頭來。唉唉，你那時若把你那水汪汪的眼睛朝我看一看，我也許會同你馬上就痛哭起來的，也許仍復把你留在上海，不使你一個人回去的。也許我就硬的陪你回浙江去的，至少我也許要陪你到杭州。但你終不回轉頭來，我也不再說第二句話，就站起來走下車了。我在月台上立了一忽，故意不對你的玻璃窗看。等車開的時候，我趕上了幾步，却對你看了一眼，我見你的眼下左頰上有一條痕跡在那裏發光。我眼見得車去遠了，月臺上的人都跑了出去，我一個人落得最後，慢慢的走出車站來。我不曉得是什麽原因，心裏只覺得是以後不能與你再見的樣子，我心酸極了。啊啊！我這不祥之語，是多講的。我在外邊只希望你和龍兒的身體壯健，你和母親的感情融洽。我是無論如何，不至投水自沈的，

請你安心。你到家之後千萬要寫信來給我的哩！我不接到你平安到家的信，什麼決心也不能下，我是在這裏等你的信的。

一九二三年四月六日清明節午後

還鄉記

(一)

大約是午前四五點鐘的樣子，我的過敏的神經忽而顫動了起來。張開了半隻眼，從枕上舉起非常沉重的頭，半醒半覺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見一層灰白色的雲叢，密布在微明的空際，房裏的角上桌下，還有些暗夜的黑影流蕩着，滿屋沉沉，只充滿了睡聲，窗外也沒有擊動的聲息。

"還早哩！"

我的半年來睡眠不足的昏亂的腦經，這樣的忖

度了一下，我的有些昏痛的頭顱仍復投上了草枕，睡着了。

第二次醒來，急急的跳出了床，跑到窗前去看跑馬廳的大自鳴鐘的時候，我的心裏忽而起了一陣狂跳。我的模糊的睡眼，雖看不清那大自鳴鐘的時刻，然而我的第六官却已感得了時間的遲暮，八點鐘的快車大約總趕不到了。

天氣不晴也不雨，天上祇浮滿了些不透明的白雲，黃梅時節將過的時候，像這樣的天氣原是很多的。

我一邊跑下樓去匆匆的梳洗，一邊催聽差的起來，問他是什麼時候。因爲我的一個鑲金的鋼表，在東京換了酒吃，一個新買的愛而近，去年在北京又被人偷了去，所以現在我祇落得和桃花源裏的鄉老一樣，要知道時刻，只能問問外來的捕魚者"今是何世？"

聽說是七點三刻了，我忽而啣了牙刷，莫明其妙的跑上樓跑下樓的跑了幾次，不消說心中是在懊惱的。忙亂了一陣，後來又仔細想了一想，覺得終究是

趕不上八點的早車了，我心地倒漸漸地平靜下去。慢慢的洗完了臉，換了衣服，我就叫聽差的去雇了一乘人力車來，送我上火車站去。

我的故鄉在富春山中，正當清冷的錢塘江的曲處。車到杭州，還要在清流的江上坐兩點鐘的輪船。這輪船有午前午後兩班，午前八點，午後二點，各有一隻同小孩的玩具似的輪船由江干開往桐廬去的。若在上海乘早車動身，則午後四五點鐘，當午睡初醒的時候，我便可到家，與閨中的兒女相見，但是今天已經是不行了。（是陰曆的六月初二）

不能即日回家，我就不得不在杭州過夜，但是羞澀的阮囊，連買半觔黃酒的餘錢也沒有的我的境遇，教我那裏能忍此奢侈。我心裏又發起惱來了。可惡的我的朋友，你們既知道我今天早晨要走，昨夜就不該談到這樣的時候纔回去的。可惡的是我自己，我已決定於今天早晨走，就不該拉住了他們談那些無聊的閑話的。這些也不知是從那裏來的話？這些話也不知有什麼興趣？但是我們幾個人愁眉蹙額的聚首的時候，起先總是默默，後來一句兩句，話題一開，便愁也

忘了，愁也丟了，眼睛就放起怖人的光來，有時高笑，有時痛哭，講來講去，去歲今年，還是這幾句話：

"世界眞是奇怪，像這樣輕薄的人，也居然能成中國的偶像的。"

"正唯其輕薄，所以能享盛名。"

"他的著作是什麽東西呀！連抄人家的著書還要抄錯！"

"咦咦！"

"還有××呢！比××更卑鄙，更不通，而他享的名譽反而更大！"

"今天在車上看見的那個猶太女子眞好哩！"

"她的屁股正大得愛人。"

"她的臂膊！"

"啊啊！"

"恩斯來的那本彭思生里參拜記，你唸到什麽地方了？"

"三個東部的野人，

　三個方正的男子，

他們起了崇高的心願，

想去看看什，滈，奧夫，歐耳。"

"你眞記得牢！"

像這樣的毫無系統，澄無頭緒的談話，我們不談則巳，一談起頭，非要談到傀儡消盡，悲憤洩完的時候不止。唉，可憐的有識無產者，這些清談，這些不平，與你們的脆弱的身體，高抗的精神，究有何補？罷了罷了，還是回頭到正路上去，理點生產罷！

昨天晚上有幾位朋友，也在我這裏，談了些這樣的閑話，我入睡遲了，所以弄得今天趕車不及，不得不在西子湖邊，住宿一宵，我坐在人力車上，孤冷冷的看着上海的清淡的早市，心裏只在怨恨朋友，要使我多破費幾個旅費。——

(二)

人力車到了北站，站上人物蕭條。大約是正在快車開出之後，慢車未發之先，所以現出這沈靜的狀態。我得了閑空，心裏倒生出了一點餘裕來，就在北站構內，閑走了一回，因為我此番歸去，本來想去看看故鄉的景狀，能不能容我這零餘者回家高臥，所以我所帶的，只有兩袖清風，一隻空袋，和填在鞋底裏

的幾張鈔票——這是我的脾氣，有錢的時候，老把牠們塡在鞋子底裏。一則可以防止扒手，二則因爲我受足了金錢的迫害，借此可以滿足我對金錢復仇的心思，有時候我眞有用了全身的氣力，拚死蹂踐牠們的舉動——而已；身邊沒有行李，在車站上跑來跑去是非常自由的。

天上的同棉花似的浮雲，一塊一塊的消散開來；有幾處竟現出靑蒼的笑靨來了。灰黃無力的陽光，也有幾處看得出來。雖有霧微的海風，一陣陣夾了灰土煤烟，吹到這灰色的車站中間，但是伏天的暑熱，已悄悄的在人的腋下腰間送信來了。啊啊！三伏的暑熱，你們不要來纏擾我這消瘦的行路病者！你們且上富家的深閨裏去，鑽到那些豐肥紅白的腿間乳下去，把她們的香液蒸發些出來罷！我只有這一件半舊的夏衣長衫，若被汗水流汚了，明天就沒得更換的呀！

在車站上踏來踏去的走了幾遍，站上的行人，漸漸的多起來了。男的女的，行者送者，面上都堆着滿貯希望的形容，在那裏左旋右轉。但是我——單只是我一個人——也無朋友親戚來送我的行，更無愛人

女弟，來作我的伴，我的脆弱的心中，又無端的起了萬千的哀成：

"論才論貌，在中國的二萬萬男子中間，我也不一
定說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會變成這樣的孤苦的
呢！我前世犯了什麼罪來？我生在什麼星的底下？
我難道眞沒有享受快樂的資格的麼？
我不能信的，我不能信的。"

這樣的一想，我就跑上車站的旁邊入口處去，好像是看見了我認識的一位美妙的女郎來送我回家的樣子。我走到門口，果眞見了幾個穿時樣的白衣裙的女子，剛從人力車下來。其中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戴白色運動軟帽的女學生，手裏提了三個很重的小皮篋，走近了我的身邊。我不知不覺的伸出了一隻手去，想爲她代拿一個皮篋，她站住了脚，放開了黑晶晶的兩隻大眼很詫異的對我看了一眼。

"啊啊！我錯了，我昏了，好妹妹，請你不要動怒，我
不是壞人，我不是車站上的小竊，不過我的想像力
太強，我把你當作了我的想像中的人物，所以得罪
了你。恕我恕我，對不起，對不起，你的兩眼的責

罰，是我所甘受的，你卽用了你柔軟的小手，批我一頰，我也是甘受的，我錯了，我昏了。”

我被她的兩眼一看，就同將睡的人受了電擊一樣，立時漲紅了臉，發出了一身冷汗，心裏作了一遍謝罪之辭，縮回了手，低下了頭，匆匆的逃走了。

啊啊！這不是衣錦的還鄉，這不是羅皮康(Rubicno)的南渡，有誰來送我的行、有誰來作我的伴呢！的我空想也未免太不自量了，我避開了那個女學生，逃到了車站大門口的邊上人叢中躲藏的時候，心裏還在跳躍不住。凝神併氣的立了一會，向四邊偸看了幾眼，一種不可捉摸的感情，籠罩上我的全身，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夏布長衫的小襟拖上面去了。

(三)

“已經是八點四十五分了。我在這裏躲藏也躲藏不過去的，索性快點去買一張票來上車去罷！但是不行不行，兩邊買票的人這樣的多，也許她是在內的，我還是上口頭的那近大門的窗口去買罷！這裏買票的人正少得很呀！”

這樣的打定了主意，我就東探西望的走上那玻

璃窗口，去買了一張車票。伏倒了頭，氣喘吁吁的跑進了月台，我方曉得剛纔買的是一張二等票，想想我脚下的餘錢，又想想今晚在杭州不得不付的膳宿費，我心裏忽而清了一淸。經濟與戀愛是不能兩立的，剛纔那女學生的事情，也漸漸的被我忘了。

浙江雖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是浙江的知識階級的腐敗，一班教育家政治家對軍人的諂媚，對平民的壓制，以及小政客的婢妾的行爲，無厭的貪婪，平時想起就要使我作嘔。所以我每次回浙江去，總抱了一腔羞嫌的惡懷，障扇而過杭州，不願在西子湖頭作半日的勾留。只有這一回到了山窮水盡，我委委頹頹的逃返家中，想仍到我所嫌惡的故土去求一個息壤，投林的倦鳥，返壑的衰狐，當沒有我這樣的懊喪落膽的。啊啊！浪子的還家，只求老父慈兄，不責備我就對了，那裏還有批評故鄉，憎嫌故鄉的心思，我一想到這一次的卑微的心境，覺不覺泫泫的落下淚來了。

我孤伶仃的坐在車裏，看看外面月台上跑來跑去的旅人，和穿黃色制服的挑夫，覺得模糊零亂，他們與我的中間，有一道冰山隔住的樣子。一面看看車站

附近各工廠的高高的煙囱，又覺得我的頭上身邊，都被一層灰色的煙霧包圍在那裏。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把車窗打開來看梅雨晴時的空際。天上雖還不能說是晴朗，但一條晴雲，和幾道光線，是在那裏安慰旅人說：

"雨是不會下了，晴不晴開來，却看你們的運氣罷！"

不多一忽，火車慢慢兒的開了。北站附近的貧民窟，同墳墓似的江北人的船室，污泥的水潴，晒在坍敗的晒臺上的女人的小衣，襤布，勞動者的破爛的衣衫等，一幅一幅的呈到我的眼前來，好像是老天故意把人生的疾苦，編成了這一部有系統的紀錄，來安慰我的樣子。

啊啊，載人離別的你這怪獸！你不終不息的前進，不休不止的前進罷！你且把我的身體，搬到世界盡處去，搬入虛無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儘是行行，行到世界萬物都化作青煙，你我的存在都變成烏有的時候，那我就感激你不盡了。

由現代的物質文明產生出來的貧苦之景，漸漸

的被大自然掩蓋了下去，貧民窟過了，大都會附近之小鎮(Vorstadt)過了，路線的兩岸，只有平綠的田疇，美麗的別業，潔淨的野路，和壯健的農夫。在這調和的盛夏的野景中間，就是在路上行走的那一乘黃色人力車夫，也帶有些浪漫的色彩。他好像是童話裏的人物，並不是因爲衣食的原因，却是爲了自家的快樂，拉了車在裏行走的樣子。若要在這大自然的微笑中間，指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物來，那就是野草中間橫躺着的棺塚了。窮人的享樂，只有陶醉在大自然懷裏的一剎那。在這一剎那中間，他能把現實的痛苦，忘記得乾乾淨淨，與悠久的天空，廣漠的大地，化而爲一。這是何等的殘虐，何等的惡毒呢！當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時候，把人生的運命，赤裸裸的指給他看！

我是主張把中國的墳塚，把野外的枯骨，都掘起來付之一炬，或投入汪洋的大海裏去的。

(四)

過了徐家匯，梵王渡，火車一程一程的進去，車窗外的綠色也一程一程的濃潤起來，啊啊，我自失業以來，同鼠子蚊蟲，蟄居在上海的自由牢獄裏，已經

有半年多了。我想不到野外的自然，竟長得如此的清新，郊原的空氣，會釀得如此的爽健的。啊啊，自然呀，大地呀，生生不息的萬物呀，我錯了，我不應該離開了你們，到那穢濁的人海中間去覓食去的。

車過了莘莊，天完全變晴了。兩旁的綠樹枝頭，蟬聲猶如雨降。我側耳聽聽，回想我少年時的景象不置。悠悠的碧落，只留着幾條雲影，在空際作霓裳的雅舞。一道陽光，偏洒在濃綠的樹葉，勻稱的稻秧，和柔軟的青草上面。被黃梅雨盛滿的小溪，奇形的野橋，水車的茅亭，高低的土堆，與紅牆的古廟，潔淨的農場，一幅一幅同電影似的儘在那裏更換。我以車窗作了鏡框，把這些天然的圖畫看得迷醉了，直等火車到松江停住的時候止，我的眼睛竟瞬息也沒有移動。唉，良辰美景奈何天，我在這樣的大自然裏怕已沒有生存的資格了罷，因為我的腕力，我的精神，都被現代的文明撤下了毒藥，惡化成零，我那裏還有執了鋤耜，去和農夫耕作的能力呢！

正直的農夫吓，你們是世界的養育者，是世界的主人公，我情願為你們作牛作馬，代你們的勞，你們

能分一杯麥飯給我麼?

車過了松江,風景又添了一味和平的景色。變了背在田裏工作的農夫,草原上散放着的羊羣,平橋淺渚,野寺村場,都好像在那裏作會心的微笑。火車飛過一處鄉村的時候,一家泥牆草舍裏忽有幾聲鷄唱聲音,傳了出來。草舍的門口有一個赤膊的農夫,吸着烟站在那裏對火車呆看。我看了這些純樸的村景,就不知不覺的叫了起來:

"啊啊!這和平的村落,這和平的村落,我幾年不與你相接了。"

大約是叫得太響了,我的前後的同車者,都對我放起驚異的眼光來。幸而這是慢車,坐二等車的人不多,否則我只能半途跳下車去,去躲避這一次的羞恥了。我被他們看得不耐煩,幷且肚裏也覺得有些餓了,用手向鞋底裏摸了一摸,遲疑了一會,便叫過茶房來,命他爲我搬一客番菜來吃。我動身的時候,脚底下只藏着兩張鈔票。火車票買後,左脚下的一張鈔票已變成了一塊多的找頭,依理而論是不該在車上大吃的。然而愈有錢愈想節省,愈貧窮愈要瞎化,是一般

的心理，我此時也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

"橫豎是不夠的，節省這個錢，有什麽意思，還是吃罷！"

一個慾望滿足了的時候，第二個慾望馬上要起來的，我喝了湯，吃了一塊麵包之後，喉嚨覺得乾渴起來，便又起了一種自暴自棄的念頭，率性叫茶房把啤酒汽水拿了兩瓶來。啊啊，危險危險，我右脚下的一張鈔票，已有半張被茶房撕去了。

一邊飲食，一邊我仍在賞玩窗外的水光雲影。在幾個小車站上停了幾次，轟轟的過了幾處鐵橋，等我中餐吃完的時候，火車已經過嘉興驛了。吃了個飽滿，並且帶了三分醉意，我心裏雖時時想到今晚在杭州的膳宿费，和明天上富陽去的輪船票，不免有些憂鬱，但是以全體的氣概講來，這時候我却是非常快樂，非常滿足的：

"人生是現在一刻的連續，現在能夠滿足，不就好了麽？一刻之後的事情，又何必去想牠，明天明年的事情，更可丟在腦後了。一刻之後，誰能保得火車不出軌！誰能保得我不死？罷了罷了，我是滿足

得很！哈哈哈哈•••”

我心裏這樣的很滿足的在那裏想，我的脚就慢慢的走上車後的眺望台去。因爲我坐的這掛車是最後的一掛，所以站在眺望台上，旣可細看野景，又可聽聽鳴蟬，接受些天風。我站在台上，一手捏住鐵欄，一手用了半枝火柴在剔牙齒。涼風一陣陣的吹來，野景一幅幅的過去，我眞覺得太幸福了。

（五）

我平生感得幸福的時間，總不能長久。一時覺得非常滿足之後，其後必有絕大的悲懷相繼而起。我站在車臺上，正在快樂的時候，忽而在萬綠叢中看見了一幅美滿的家庭團欒圖。一個年約三十一二的壯健的農夫，兩手擎了一個週歲的小孩，在桑樹影下笑樂。一個穿靑布衫的與農夫年紀相仿的農婦，笑微微的站在旁邊守着他們。在他們上面晒着的陽光樹影，更把他們的美滿的意情表現得明顯。地上擺着一隻飯籃，一瓶茶，幾隻菜飯碗。這一定是那農婦送來給她男人的，啊啊，桑間陌上，夫唱婦隨，更有你兩個愛情的結晶，在中間作姻緣的綵帶，你們是何等幸福

呀！然而我呢！啊啊我啊？我是一個有妻不能愛，有子不能撫的無能力者，在人生戰鬪場上的慘敗者，現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啊！農夫呀農夫，願你與你的女人和好終身，願你的小孩聰明強健，願你的田穀豐多，願你幸福！你們的災殃，你們的不幸，全交給了我，凡地上一切的苦惱，悲哀，患難，索性由我一人負担了去罷！

我心裏雖這樣的在替他祝福，我的眼淚却連連續續的落了下來。半年以來，因爲失業的原因，在上海流離的苦處，我想起來了。三個月前頭，我的女人和小孩，孤苦零仃的由這條鐵路上經過，蕭蕭索索的回家去的情狀，我也想出來了。啊啊，農家夫婦的幸福，讀書階級的飄零！我女人經過的悲哀的足跡，現在由我一步步的踐踏過去！若是有情，爭得不哭呢！

四圍的景色，忽而變了，一刻前那樣豐潤華麗的自然的美景，都好像在那裏嘲笑我的樣子：

“你回來了麼？你在外國住了十幾年，學了些什麼回來？你的能力怎麼不拿些出來讓我們看看？現在你有養老婆兒子的本領麼？哈哈！你讀書學術，到

頭來還是歸到鄉間去噹你祖宗的積聚!"

我俯首看看飛行車輪，看看車輪下的兩條白閃閃的鐵軌和枕木卵石，忽而感得了一種強烈的死的誘惑。我的兩脚抖了起來，跟蹌前進了幾步，又呆呆的俯視了一忽，兩手揑住了鐵欄，我閉着眼睛，咬緊牙齒，在脚尖上用了一道死力，便把身體輕輕的抬跳起來了。

(六)

啊啊，死的勝利吓!我當時若志氣堅強一點，就早脫離了這煩惱悲苦的世界，此刻好坐在天神Beatrice的脚下拈花作微笑了。但是我那一跳，氣力沒有用足。我打開眼睛來看時，大地高天，稻田草地，依舊在火車的四周馳騁，車輪的轟聲，依舊在我的耳裏雷鳴，我的身體却坐在欄杆的上面，絕似病了的鸚鵡，被鎖住在鐵條上待斃的樣子。我看看兩旁的美景，覺得半點鐘以前的稱頌自然美的心境，怎麼也回復不過來。我以淚眼與硤石的靈山相對，覺得硤西公園後石山上在太陽光下遊玩的幾個男女靑年，都是擠我出世界外去的魔鬼。車到了臨平，我再也不能細看那

荷花世界柳絲鄉的風味。我只覺得青翠的臨平山，將要變成我的埋骨之鄉。筧橋過了，艮山門過了。靈秀的寶叔山，奇兀的北高峯，清泰門外貫流着的清淺的溪流，溪流上搖映着的蕭疏的楊柳，野田中交叉的窄路，窄路上的行人，前朝的最大遺物，參差婉繞的城牆，都不能喚起我的興致來。車到了杭州城站，我祇同死刑囚上刑場似的下了月台。一出站內，在青天皎日的底下，看看我兒時所習見的紅牆旅舍，酒館茶樓，和年輕氣銳的生長在都會中的妙年人士，我心裏只是怦怦的亂跳，仰不起頭來。這種幻滅的心理，若硬要把牠寫出來的時候，我只好用一個譬喻。譬如當青春的年少，我遇着了一位絕世的佳人，她對我本是初戀，我對她也是第一次的破題兒。兩人相攜相挽，同睡同行，春花秋月的過了幾十個良宵。後來我的金錢用盡，女人也另外有了心愛的人兒，她就學了樊素，同春去了。我只得和悲哀孤獨，貧困惱羞，結成伴侶。幾年在各地流浪之餘，我年紀也大了，身體也衰了，披了一身破褸的衣服，仍復回到當時我兩人並肩攜手的故地來。山川草木，星月雲霓，仍不改其美觀。我獨

坐湖濱，正在臨流自弔的時候，忽在水面看見了那棄我而去的她的影像。她容貌同幾年前一樣的嫵柔，衣服同幾年前一樣的華麗，項下掛着的一串珍珠，比從前更加添了一層光彩，額上戴着的一圈瑪瑙，比舊時更紅豔得多了。且更有難堪者，回頭來一看，看見了一位文秀閑雅的美少年，站在她的背後，用了兩手在那裏摸弄她的腰背。

啊啊！這一種譬喻，值得什麽？我當時一下車站，對杭州的天地感得的那一種羞慚懊喪，若以言語可以形容的時候，我當時的夏布衫袖，就不會被淚汗濕透了，因爲說得出譬喻得出的悲懷，還不是世上最傷心的事情呀。我慢慢俯了首，離開了剛下車的人羣與爭攬客人的車夫和旅館的招待者，獨行踽踽的進了一家旅館，我的心裏好像有千斤重的一塊鉛石錘在那裏的樣子。

開了一個單房間，洗了一個臉，茶房拿了一張紙來要我寫姓名年歲籍貫職業。我對他呆呆的看了一忽，他好像是疑我不曾出過門，不懂這規矩的樣子，所以又仔仔細細的解說了一遍。啊啊，我那裏是不懂規

矩，我實在是沒有寫的勇氣啦。我的無名的姓氏 我的故鄉的籍貫，我的職業！啊啊！叫我寫出什麼來？

被他催迫不過，我就提起筆來寫了一個假名，填上了異鄉人的三字，在職業欄下寫了一個無字。不知不覺我的眼淚竟潑嗒潑嗒的滴了兩滴在那張紙上。茶房也看得奇怪，向紙上看了一看，又問我說：

"先生府上是那裏，請你寫上了罷，職業也要寫的。"

我沒有方法，就把異鄉人三字圈了，寫上朝鮮兩字，在職業之下也圈了一圈，填了"浮浪"兩字進去。茶房出去之後，我就關上了房門，倒在床上盡情的暗泣起來了。

(七)

伏在床上暗泣了一陣，半日來旅行的疲倦，征服了我的心身。在朦朧半覺的中間，我聽見了幾聲咯咯的叩門聲。糊糊塗塗的起來開了門，我看見祖母，不言不語的站在門外。天色好像晚了，房裏只是灰黑的辨不清方向。但是奇怪得很，在這灰黑的空氣裏，祖母面上的表情，我却看得清清楚楚。這表情不是悲哀，當然也不是愉樂，只是一種壓人的莊嚴的沈默。

我們默默的對坐了幾分鐘，她纔移動了她那縐紋很多的嘴說：

"達！你太難了，你何以要這樣的孤潔呢！你看看窗外看！"

我向她指着的方向一望，只見窗下街上黑闇嘈雜的人叢裏有兩個大火把在那裏燃燒，再仔細一看，火把中間坐着一位木偶。但是奇極怪極。這木偶的面貌，竟完全與我的一個朋友的面貌一樣。依這情景看來，大約是賽會了，我回轉頭來正想和祖母說話，房內的電燈拍的響了一聲，放起光來了，茶房站在我的床前，問我晚飯如何？我只呆呆的不答。因爲祖母是今年二月裏剛死的，我正在追想夢裏的音容，那裏還有心思回茶房的話哩？

遣茶房走了，我洗了一個面，就默默的走出旅館來。夕陽的殘照，在路旁的層樓屋脊上還看得出來。店頭的燈火，也星星的上了。日暮的空氣，帶着微涼，拂上面來。我在羊市街頭走了幾轉，穿過車站的庭前，踏上清泰門前的草地上去。沈靜的這杭州故郡，自我去國以來，也受了不少的文明的侵害，各處的新

跡，一天一天的被拆毀了。我走到清秦門前，就起了一種懷古之情，走上將拆而猶在的城樓上去。城外一帶楊柳桑樹上的鳴蟬，叫得可憐。牠們的哀吟，一聲聲沁入了我的心脾，我如同海上的浮屍，把我的情感，全部付託了蟬聲，儘做夢似的站在凋殘的城牒上看那西北的浮雲和暮天的急情，一種淡淡的悲哀，把我的全身溶化了。這時候若有幾聲古寺的鐘聲，噹噹的一下一下，或緩或徐的飛傳過來，怕我就要不自覺的從城牆上跳入城濠，把我靈魂和入晚煙之中，去籠罩着這故都的城市。然而南屏還遠，Curfew今晚上不會鳴了。我獨自一個冷清清地立了許久，看西天祇剩了一線紅雲，把日暮的悲哀嘗了個飽滿，纔慢慢地走下城來。這時候天已黑了，我下城來在路上的亂石上鉤了幾脚，心裏倒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我想想白天在火車上謀自殺的心思和此時的恐怖心一比，就不覺微笑起來，啊啊，自負為靈長的兩足動物喲，你的感情思想，原只是矛盾的連續呀！說什麼理性？講什麼哲學？

走下了城，踏上清冷的長街，暮色已經瀰漫在市

上了。各家的稀淡的燈光，比數刻前增加了一倍勢力。清泰門直街上的行人的影子，一個一個從散射在街上的電燈光裏閃過，現出一種日暮的情調來。天氣雖還不曾大熱，然而有幾家却早把小椅子擺在門前，露天的在那裏吃晚飯了。我竟成了一個孤獨的異鄉人，光了兩眼，儘在這日暮的長街上行行前進。

我在杭州並非沒有朋友，但是他們或當科長，或任參謀，現在正是非常得意的時候，我若飄然去會，怕我自家的心裏比他們見我之後憎嫌我的心思更要難受。我在滬上，半年來已經飽受了這種冷眼，到了現在，萬一家裏容我，便可回家永住，萬一情狀不佳，便是自決的時候，我再也犯不着去討這些沒趣了。我一邊默想，一邊看看兩旁的店家在電燈下圍桌晚餐的景象，不知不覺兩脚便走入了石牌樓的某中學所在的地方。啊啊，桑田滄海的杭州，旗營改變了，湖濱添了些邪惡的中西人的別墅，但是這一條街，只有這一條街，依舊清清冷冷，和十幾年前我初到杭州考中學的時候一樣。物質文明的幸福，些微也享受不着，現代經濟組織的流毒，却受得很多的我，到了這條黑

暗的街上，好像是已經回到了故鄉的樣子，心裏忽感得了一種安泰，大約是興致來了，我就踏進了一家巷口的小酒店裏去買醉去。

（八）

在灰黑的電燈底下，面朝了街心，靠着一張粗黑的棹子，坐下喝了幾杯高粱，我終覺得醉不成功。我的頭腦，愈喝酒愈加明晰，對於我現在的境遇反而愈加自覺起來了。我放下酒杯，兩手托着了頭，呆呆的向灰闇的空中凝視了一會，忽而有一種沈鬱的哀音夾在黑暗的空氣裏，漸漸的從遠處傳了過來。這哀音有使人一步一步在感情中沈沒下去的魔力，可說是中國管絃樂的代表了。過了幾分鐘，這哀音的發動者漸漸的走近我的身邊，我纔辨出了胡琴與砰擊磁器的諧音來。啊啊！你們原來是流浪的聲樂家，在這半開化的杭州城裏想賣藝糊口的可憐蟲！

他們二三人的瘦長的清影，和後面跟着看的幾個小孩，在酒館前頭掠過了。那一種淒楚的諧音，也一步一步的幽咽了，聽不見了。我心裏忽起了一種絕大的渴念，想追上他們，去飽嘗一回哀音的美味。付

清了酒賬，我就走出店來，在黑暗中追趕上去。但是他們的幾個人，不知走上了什麽方向，我拚死的追尋，終究尋他們不着。唉，這曇花的一現，難道是我的幻覺麽？難道是上帝顯示給我的未來的預言麽？但是那悠揚沈鬱的弦音和破盤碎裂的聲響，還繚繞在我的心中。我在行人稀少的黑闇的街上東奔西走的追尋了一會，沒有方法，就從豐樂橋直街走到湖邊上去。

湖上沒有月華，湖濱的幾家茶樓旅館，也只有幾點清冷的電燈，在那裏放淡薄的微光，寬闊的馬路上，行人也寥落得很。我横過了湖濱馬路，在湖邊上立了許久。湖的三面，只有沈沈的山影，山腰山脚的別莊裏，有幾點微明的燈火，要靜看才看得出來。幾顆淡淡的星光，倒映在湖裏，微風吹來，湖裏起了幾聲豁豁的浪聲。四邊靜極了。我把一枝吸盡的紙煙頭丟入湖裏，嗤的響了一聲，紙烟的火就息了。我被這一種靜寂的空氣壓迫不過，就放大了喉嚨，對湖心噢噢的發了一聲長嘯，我的胸中覺得舒暢了許多。沿湖的向西走了一段，我忽在樹蔭下椅子上，發見了一對

青年男女。他和她的態度太無忌憚了，我心裏忽起了一種不快之感，把剛幾長嘯之後的暢懷消盡了。

啊啊！青年的男女哟！享受青春，原是你們的特權，也是我平時的主張。但是但是你們在不幸的孤獨者前頭，總應該謙遜一點，方能完全你們的愛情的美處。你們且牢牢記着罷！對了貧兒，不要把你們的珍珠寶物給他看，因爲貧兒看了，愈要覺得他自家貧困的呀！

我從人家睡盡的街上，走回城站附近的旅館裏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解衣上床，躺了一會，終覺得睡不着。我就點上一枝紙烟，一邊吸着，一邊在看帳頂。在沈悶的旅舍夜半的空氣裏，我忽而聽見一陣清脆的女人聲音，和門外的茶房，在那裏說話。

"來哉來哉！唉啲，等得諾(你)半業(日)嘮哉！"
這是輕佻的茶房的聲音。

"是那一位叫的？"
啊啊！這一定是土娼了！

"儞(念)三號裏！"

"你同我去呵！"

"嘆喲;根(今)朝諾(　)個(的)面孔真白嗒!"

茶房領了她從我門口走過,開入間壁念三號房裏去。

"好哉,好哉!活菩薩來哉!"

茶房領到之後,就關上門走下樓去了。

"請坐。"

"不要客氣!先生府上是那裏?"

"阿拉(我)甯波。"

"到杭州來耍子兒的麼?"

"來宵(燒)香個。"

"一個人麼?"

"阿拉邑個甯(人)。京(今)教(朝)體(天)氣軋業(熱),查拉(爲什麼)勿赤膊?"

"會話語!"

"諾(你)勿脫,阿拉要不(替)諾脫哉。"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

"回(逗)樸(怕)倒羅索啦?"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我自家來解罷。"

"阿拉要摸一摸!"

吃吃的竊笑聲,床壁的震動聲。

啊啊！本來是神經衰弱的我，卽在極安靜的地方，尙且有時睡不着覺，那裏還經得起這樣淫蕩的吵鬧呢！北京的浙江大老諸君呀，聽說杭州有人倡設公娼的時候，你們竭力的反對，你們難道還不曉得你們的子女姊妹在幹這種營業，而在擾亂及貧苦的旅人麼？盤踞在當道，只知敲剝百姓的浙江的長官呀！你們若們若只知聚斂，不知濟貧，怕你們的妻妾，也要爲快樂的原因，學她們的妙技了。唉唉！邑有流亡愧俸錢，你們曾聽人說過這句詩否！

(九)

我睡在床上，被間壁的淫聲挑撥得不能合眼，沒有方法，只能起來上街去閒步。這時候大約是後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樣子，上海的夜車早已到着，羊市街福綠巷的旅店，都已關門睡了。街上除了幾乘散亂停住的人力車外，只有幾個斂衣凶貌的罪惡的子孫在灰色的空氣裏閒步。我一邊走一邊想起了留學時代在異國的首都裏每晚每晚的夜行，把當時的情狀與現在在這中國的死滅的都會裏這樣的流離的狀態一對照，覺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已成了

過去的雲烟，現在的我和將來的我只剩得極微細的一些兒現實味，我覺得自家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幽靈了。我用手向身上摸了一摸，覺得指頭觸着了一種極粗的夏布材料，又向臉上用了力摘了一把，神經感得了一種痛苦。

"還好還好，我還活在這裏，我還不是幽靈，我還有知覺哩！"

這樣的一想，我立時把一刻前的思想打消，却好脚也正走到了拐角頭的一家飯館前了。在四鄰已經睡寂的這深更夜半，只有這一家店同睡相不好的人的嘴似的空空洞洞的開在那裏。我晚上不曾吃過什麼，一見了這家店裏的鍋子爐灶，便覺得饑餓起來，所以就馬上踏了進去。

喝了半斤黃酒，吃了一碗麵，到付錢的時候，我又痛悔起來了。我從上海出發的時候，本來只有五元錢的兩張鈔票。坐二等車已經是不該的了，況又在車上大吃了一場。此時除付過了酒麵錢外，只剩得一元幾角餘錢，明天付過旅館宿費，付過早飯賬，付過從城站到江干的黃包車錢，那裏還有錢賺買輪船票呢？

我急得沒有方法，就在靜寂黑暗的街巷裏亂跑了一陣，我的身體，不知不覺又被兩腳搬到了西湖邊上。湖上的靜默的空氣，比前半夜，更增加了一層神秘的嚴肅。遊戲場也已經散了，馬路上除了拐角頭邊上的沒有車夫看見的幾乘人力車外，生動的物事一個也沒有。我走上了環湖馬路，在一家往時也曾投宿過的大旅館的窗下立了許久。看看四邊沒有人影；我心裏忽然來了一種惡魔的誘惑。

"破窗進去罷，去攫取幾個錢來罷！"

我用了心裏的手，把那扇半掩的窗門輕輕地推開，把窗門外的鐵杆，細心地拆去了二三枝，從牆上一踏，我就進了那間屋子。我的心眼，看見床前白帳子下擺着一雙白花緞的女鞋，衣架上掛着一件纖巧的白華絲紗衫，和一條黑紗裙。我把洗面臺的抽斗輕輕抽開，裏邊在一個小小兒的粉盒和一把白象牙骨摺扇的旁邊，橫躺着一個沿口有光亮的鑽珠綻着的女人用的口袋。我向床上看了幾次，便把那口袋拿了，走到窗前，心裏起了一種憐惜羞悔的心思，又走回去，把口袋放歸原處。站了一忽，看看那狹長的女

鞋，心裏忽又起了一種異想，就伏倒去把一隻鞋子拿在手裏。我把這雙女鞋聞了一回，玩了一回，最後又起了一種慘忍的決心，索性把口袋鞋子一併拿了，跳出窗來。我幻想到了這裏，忽而回復了我的意識，面上就立時變得緋紅，額上也鑽出了許多珠汗。我眼睛眩暈了一陣，我就急急的跑回城站的旅館來了。

(十)

奔回到旅館裏，打開了門，在床上靜靜的躺了一忽，我的興奮，漸漸地鎮靜了下去。間壁的兩位幸福者也好像各已倦了，只有幾聲短促的鼾聲和時時從半睡狀態裏漏出來的一聲二聲的低幽的夢話，幫動我的耳膜。我經了這一番心裏的冒險，神經也已倦竭，不多一會，兩隻眼包皮就也沈沈的蓋下來了。

一睡醒來，我沒有下床，便放大了喉嚨，高叫茶房，問他是什麼時候。

十點鐘哉，鮮散(先生)!"

啊啊!我記得接到我祖母的病電的時候，心裏還沒有聽見這一句回話時的慌亂!即趁早班輪船回去，我的經濟，已難應付，那裏還禁得在杭州再留半日呢?況

且下午二點鐘開的輪船是快班，價錢比早班要貴一倍。我沒有方法，把脚在床上蹬踢了一回，只得悻悻地起來洗面。用了許多憤激之辭，對茶房發了一回脾氣，我就付了宿費，出了旅館從羊市街慢慢的走出城來。這時候我所有的財產全部，除了一個瘦黃的身體之外，就是一件半舊的夏布長衫，一套白洋紗的小衫褲，一雙線襪，兩隻半破的白皮鞋和八角小洋。

太陽已經昇上了中天，光線直射在我的背上。大約是因爲我的身體不好，走不上半里路，全身的粘汗竟流得比平時更多一倍。我看看街上的行人，和兩旁的住屋中的男女，覺得他們都很滿足的在那裏享樂他們的生活，好像不曉得憂愁是何物的樣子。背後忽而起了一陣鈴響，來了一乘包車，車夫向我罵了幾句，跑過去了，我只看見了一個坐在車上穿白紗長衫的少年紳士的背形，和車夫的在那裏跑的兩隻光腿。我慢慢的走了一段，背後又起了一陣車夫的威脅聲，我讓開了路，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三步人力車，載着三個很純樸的女學生，兩腿中間各夾着些白皮箱鋪蓋之類，在那裏向我衝來。她們大約是放了暑假趕回

家去的。我此時心裏起了一種悲憤，把平時祝福善人的心地忘了，却用了憎惡的眼睛，狠狠的對那些威脅我的人力車夫看了幾眼。啊啊，我外面的態度雖則如此凶惡，但一邊我却在默默的原諒他們的呀！

"你們這些可憐的走獸，可憐你們平時也和我一樣，不能和那些年輕的女性接觸。這也難怪你們的，難怪你們這樣的亂衝，這樣的興高彩烈的。這幾個女性的身體豈不是載在你們的車上麼？她們的白嫩的肉體上豈不有一種電氣傳到你們的身上來的麼？

雖則原因不同，動機卑微，但是你們的汗，豈不是爲了這幾個女性的肉體而流的麼？啊啊，我若有氣力，也願跟了你們去典一乘車來，專拉這樣的如花少女。我更願意拚死的馳驅，消盡我的精力。我更願意不受她們的金錢酬報。"

走出了鳳山門，站住了脚，默默的回頭來看了一眼，我的眼角忽然湧出了兩顆珠露來！

"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此番回家，若不馬上出來，大約總要在故鄉永住了，我們的再見，知在何

日？萬一情狀不佳，故鄉父老不容我在鄉間終老，我也許到嚴子陵的釣石磯頭，去尋我的歸宿的，我這一瞥，或將成了你我的最後的訣別。我到此刻，纔知道我胸際實在痛愛你的明媚的湖山，不過盤踞在你的地上的那些野心狼子，不得不使我怨你恨你而已。啊啊，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若在波中淹沒的時候，最後映到我的心眼上來的，也許是我兒時親睦的你的媚秀的湖山罷！”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還鄉後記

"風烟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

(一)

Ou peut-on etre mieux quau sein desa famille?

"法國的歌"

"比在家庭的懷抱裏覺得更好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像這樣的地方，當然是沒有的，法國的這一句古歌，實在是把人情世態道盡了。

當微雨瀟瀟之夜，你若身眠古驛，看看蕭條的四壁，看看一點欲盡的寒燈，倘不想起家庭的人，這人便是沒有心腸者，任她草堆也好，破窰也好，你兒時放搖籃的地方，便是你死後最好的葬身之所呀!我們在客裏臥病的時候，每每想及家鄉，就是這事的明證。

我空拳隻手的奔回家去。到了杭州，又把路費用盡，在赤日的底下，在車行的道上，我就不得不步行出城。緩步當車，說起來倒是好聽，但是在二十四紀的墮落的文明裏，沈淪過的我，貧賤多驕，虛張虛勢，更是以享樂為主義的我，那裏能夠安貧守分，踝蹶泥中呢!

這一天是陰曆的六月初三，天氣倒好得很。但是

炎炎的赤日，只能助長有錢有勢的人的納涼佳興，與我這行路病者，却是絲毫無補的！我慢慢的出了鳳山門，立在城河橋上，一邊用了我那半舊的夏布長衫襟袖，揩拭汗水，一邊回頭來看看杭州的城市，與杭州城上蓋着的青天和城牆界上的一排山嶺，與有萬千的感慨，橫亙在胸中。預言者自古不為其故鄉所容；我今朝却只能對了故里的丘山，求最後的庇庇；五柳先生的心事，痛可知了。

啊啊！親愛的諸君，請你們不要誤會，我並非是以預言者自命的人，不過說我流離顛沛，却是與預言者的境遇相同，社會錯把我作了天才待遇罷了。即使羅秀才能行破石飛鷄的奇蹟，然而他的品格，豈不和飄泊在歐洲大陸，猖狂乞食的其泊西(gipsy)一樣麼？

我勉強走到了江干，腹中饑餓得很了。回故鄉去的早班輪船，當然已經開出，等下午的快船出發，還有三個鐘頭。我在雜亂窄狹的南星橋市上飄流了一會，在沿江的一條冷清的夾道裏找出了一家坍敗的飯館來。

飯店的房屋的骨格，同我的胸腔一樣，肋骨一條

一條數得出來。幸虧還有左側的一根木椽，從隣家牆上，横着支住在那裏，否則怕去秋的潮汛，早好把牠拉入江心，作伍子胥的燒飯柴火了。店裏的幾張板桌子，都積滿了灰塵油膩，好像是前世紀的遺物。賬櫃上坐着一個四十內外的女人，在那裏做鞋子。灰色的店裏，並沒有什麽生動的氣象，只有在門口柱上貼着的一張'安寓客商'的塵蒙的紅紙，還有些微現世的感覺。我因爲脚下的錢已快完，不能更向熱鬧的街心去尋輝煌的菜館，所以就慢慢的踱了進去。

啊啊，物以類聚！你這短翼差池的飯館，你若是二足的走獸，我正好和你分庭抗禮結爲兄弟了。

（二）

假使天公下一陣微雨，把錢塘江兩岸的風景，罩得煙雨模糊，把江邊的泥路，浸得汙濁難行，那麽這時候江干的旅客，必要減去一半，那麽我乘船歸去，至少可以少遇見幾個曉得我的身世的同鄉。即使旅客不因之而減少，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雲瀉着，階前屋外有雨滴的聲音，那麽圍繞在在我周圍的空氣和自然的景物，總要比現在更帶有陰慘的色彩，總要比

現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點，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的旁邊。最好是秋風涼冷的九十月之交，葉落的林中，陰森的江上，不斷地飄着瀟瀟的秋雨。我在凋殘的蘆葦裏，雇了一葉扁舟，當日暮的時候，送靈柩回去。小船上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個人。棺裏臥着的，若不是和我寢處追隨的一個年少婦人，至少也須是一個我的至親骨肉。我在灰闇微明的黃昏江上，雨聲淅瀝的蘆葦叢中，赤了足，張了油紙雨傘，提了一張燈籠，摸上船頭上去焚化紙帛。

我坐在臨江的一張破桌子上，等那櫃上的婦人下來替我炒蛋炒飯的時候，看看西興對岸的青山綠樹，看看江上的浩蕩波光，又看看在江邊沙渚的晴天赤日下來往的帆檣肩輿和舟子牛車，心裏忽起了一種怨恨天帝的心思。我怨恨了一陣，癡想了一陣，就把我的心願，原原本本的排演了出來。我一邊在那裏焚化紙帛，一邊對棺裏的人說：

"Jeanne！我們要回去了，我們要開船了！怕有野鬼來麻煩你，你就拿這一點紙帛送給他們罷！你可要

飯吃？你可安穩？你可是傷心？你不要怕，我在這裏，我什麽地方也不去了，我在你的邊上。……”

我幽幽講的到最後一句，咽喉就塞住了。我在座上拱了兩手，把頭伏了下去，兩面頰上，只感着一道熱氣。我重新把我所欲愛的女人，一個一個想了出來，見她們閉着口眼，冰冷的直臥在我的前頭。我覺得隱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聲哭聲。那個在爐灶上的婦人，以爲我在催她的飯，她就同哄小孩子似的用了柔和的聲氣說：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請再等一忽兒！”

啊啊！我又想起來了，我又想起來了，年幼的時候，當我哭泣的時候，祖母母親哄我的那一種聲氣！

“已故的老祖母，倚閭的老母親！你們的不肖的兒孫，現在正落魄了在江干等回故里的船呀！”

我在自己製成的傷心的淚海裏游泳了一會，那婦人捧了一碗湯，一碗炒飯，擺到我的面前來。我仰起頭來對她一看，她倒驚了一跳。對我呆看了一眼，她就去絞了一塊手巾遞給我，叫我擦一擦面。我對了這半老婦人的殷勤，心裏說不出的只在感謝。幾日來因

爲睡眠不足，營養不良的緣故，已經是非常感傷衰弱，動着就要流淚的我，對她的這一種感謝，也變成了兩行清淚，噗嗒的滴下腮來。她看了這種情形，就問我說：

“客人，你可是遇見了壞人了麼？”

我搖一搖頭，勉強的對她笑了一臉，什麽話也不能回答。她呆呆的立了一回，看我不能講話，就留了一句

“飯不夠，再好炒的。”

安慰我的話，走向她的櫃上去了。

（三）

我吃完了飯，付了她二角銀角子，把找回來的八九個銅子，也送給了她，她却搖着頭說：

“客人，你是趕船的麼？船上要用錢的地方多得很哩，這幾個銅子你收着用罷！”

我以爲她怪我吝嗇，只給她幾個銅子的小賬，所以又摸了兩角銀角子出來給她。她却睜大了眼睛對我說：

“咿咿！這算什麽？這算什麽？”

她硬不肯受，我纔知道了她的眞意，所以說：

“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要給你幾個小賬的。”

她又推了一回，纔收了三個銅子說：

"小賬已經有了。"

啊啊，我自回中國以來，遇見的都是些卑污貪暴的野心狼子，我萬萬想不到在澆薄的杭州城外，有這樣的一個眞誠的婦人的。婦人呀婦人，你的坍敗的屋椽，你的凋零的店鋪，大約就是你的眞誠的結果，社會對你的報酬！啊啊，我眞恨我沒有黃金十萬，爲你建造一家華麗的酒樓。

"再會再會！"

"順風順風！船上要小心一點。"

"謝謝！"

我受婦人的餞情，這可算平生的第一次。

我出了飯館，從太陽晒着的冷靜的這條夾道，走上輪船公司的那條大街上去。大約是將近午飯的時候了，街上的行人，比囊時少了許多。我走到輪船公司門口，向裏一看，見賬房內有五六個男子圍了桌子，赤了膊在那裏說笑吃飯。賣票的窗前的屋裏，在角頭椅上，只坐着兩個鄉下人，在那裏等候，從他們的衣服態度上看來，他們必是蘭浦蕭山的農民，也不

知他們有什麽心事，他們的眉毛却蹙得緊緊的。

我走近了他們，在他們旁邊坐下之後，兩人中間的一個看了我一眼，問我說：

"鮮散(先生)！到臨浦脈辦(烟篷)幾個臉(錢)？"

"我也不知道，大約是一二角角子罷。"

"嗐(你)到啥地方起(去)咯？"

"我上富陽去的。"

"哎(我們)是爲得打官司到杭州來咯。"

我並不問他，他却把這一回因爲一個學堂裏出身的先生告了他的狀，不得不到杭州來的事情對我詳細的訴說了：

"哎眞勿要打官司啦！葯煞(現在)田裏巳(又)忙，甯(人)也走勿開，眞眞苦煞哉啞！澳(那)個學堂裏個(的)鮮散，心也脫凶哉，哎請啦甯剛(請)過好兩遍，情願拿出八十塊洋鈿不(給)其(他)，其(他)要哎百念塊。嗐看，葯煞五荒六月，教哎啥地方去變出一百念塊洋鈿來呢！"

他說着似乎是很傷心的樣子。

"唉唉！你這老實的農民，我若有錢，我就給你一百

二十塊錢救你出險了。但是

Thou's met me in an evil hour;

. . . .

To spare thee now is past my power,

. . . ."

我心裏這樣的一想，又重新起了一陣身世之悲。他看我默默的不語，便也住了口，仍復沈入悲愁的境裏去了。

（四）

我坐在輪船公司的那隻角上，默默的與那農民相對，耳裏斷斷續續的聽了些在賬房裏吃飯的人的笑語，只覺得一陣一陣的良心悶痛，絕似臨盆的孕婦，要產產不出來的樣子。

杭州城外，自閘口至南星，沿江干一帶，本是我舊遊之地，我記得沒有去國之先，在岸邊花艇裏，金尊檀板，也曾眠醉過幾場。江上的明月，月下的青山，與越郡的鷄酒，佐酒的歌姬，當然依舊在那裏助長人生的樂趣。但是我呢？我身上的變化呢？我的同乾柴似的一雙手裏，只捏了三個兩角的銀角子，在這裏等

買船票！

過了一點多鐘，輪船公司的那間屋裏，擠滿了旅人，我因爲怕逢知我的同鄉，只俯了首，默默的坐着不敢吐氣。啊啊，窗外的被陽光晒着的長街，在街上手輕脚健快快活活來往的行人，請你們饒恕我的罪罷，我心裏眞恨不得丟一個炸彈，與你們同歸於盡呀。

跟了那兩個農民，在窗口買了一張烟篷船票，我就走出公司，走上碼頭，走上跳板，走上躉船去。

原來錢塘江岸，淺灘頗多，碼頭下有一排很長的跳板，接在那裏。我跟了衆人，一步一步的從跳板上走到躉船裏去的時候，却看見了一個我自家的影子，斜映在江水裏，慢慢的在那裏前進。等走到跳板盡處，將上躉船的時候，我心裏忽而想起了一段我女人寫給我的信上的話：

"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出過門，那天晚上，我對你說的讓我一個人回去的話，原是激於一時的意氣而發，我實不知道抱着一個六個月的孩子的婦人的單獨旅行，是如何苦法。那天午後，你送我

上車，車開之後，我抱了龍兒，看看車裏坐着的男女，覺得都比我快樂。我又探頭出來，遙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見了幾家工廠，和屋上排列在那裏的一列烟囱。我對龍兒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覺的湧出了兩滴眼淚。龍兒看了我這樣子，也好像有知識似的對我呆住了。他跳也不跳了，笑也不笑了，默默的儘對我呆看。我看了這種樣子，更覺得傷心難耐，就把我的顏面俯上他的臉去，緊緊的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會，就在我的懷裏睡着了。

"火車行行前進，我看看車窗外的野景，忽而想起去年你帶我出來的時候的景象。啊啊！去歲的初秋，你我一路出來上A地去的快樂的旅行，和這一回慘敗了回來的情狀一比，當時的感慨如何，大約是你所能推想得出的。

"在江干的旅館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差茶房送了一個信給住在江干的我的母舅，他就來了。把我的行李送上輪船之後，買了票子，他又來陪我上船去。龍兒硬不要他抱，所以我只能抱着龍兒，跟在他後面，一步一步的走上那駭人的跳板，等跳

板走盡的時候，我想把龍兒交給母舅，縱身一跳，跳入錢塘江裏去的。但是仔細一想，在昏夜的揚子江邊還淹不死的我，在白日的這淺渚裏，那裏能達到我的目的？弄得半死不活，走回家去，反而要被人家笑話，還不如忍着罷。

"我到家以後，這幾天來，簡直還沒有取過飲食，所以也沒有氣力寫信給你，請你諒我。・・・"

（五）

啊啊，貧賤夫妻百事哀！我的女人吓，我累你不少了。

我走上了駁船，在船篷下坐定之後，就把三個月前，在上海北站，送我女人回家的事情想了出來。忘記了我的周圍坐着的同行者，忘記了在那裏搖動的駁船，并且忘記了我自家的失意的情懷，我只見清瘦的我的女人抱了我們的營養不良的小孩在火車窗裏，在對我流淚。火車隨着蒸汽機關在那裏前進，她的眼淚邇滿的蒼白的臉兒，也和車輪合着了拍子，一隱一現的在那裏窺探我。我對她點一點頭，她也對我點一點頭。我對她手招一招，教她等我一忽，她也

對我手招一招。我想使盡我的死力，跳上火車去和她做一塊兒，但是心裏又怕跳不上去，要跌下來。我遲疑了許久，看她在窗裏的愁容，漸漸的遠下去，淡下去了，纔抱定了決心，站起來向前面伸出了一隻手去。我攀着了一根鐵幹，聽見了一聲洞喝的衝擊的聲音，縱身向上一跳，覺得雙脚踏在木材板上了。忽有許多嘈雜的人聲，逼上我的耳膜來，並且有幾隻強有力的手，突突的向我背後推打了幾下。我回轉頭來一看，方知是渡船到了輪船身邊，大家在爭先的跳上輪船來，我剛纔所攀着的鐵幹，並不是火車的回欄，我的兩脚也並不是在火車中間，却踏在小輪船的舷上。

我隨了衆人擠到後面的烟篷角上去占了一個位置，靜坐了幾分鐘，把頭腦休息了一下，方纔從剛纔的幻夢狀態裏醒了轉來。

向船外一望，我看見透明的淡藍色的江水，在那裏返射日光。更抬頭起來，望到了對岸，我看見一條黃色的沙灘，一排蒼翠的雜樹，靜靜的躺在午後的陽光裏吐氣。

我彎了腰背孤伶仃的坐了一忽，輪船開了。在闊

口停了一停，這一隻同小孩子的玩具似的小輪船就僕獨僕獨的奔向西去。兩岸的樹林沙渚，旋轉了好幾次，江岸的草舍，農夫，和偶然出現的雞犬小孩，都好像是和平的神話裏的材料，在那裏等赫西奧特(Hesiod)的吟咏似的。

經過了聞家堰，不多一忽，船到了東江嘴，上臨浦義橋的船客，是從此地換入更小的輪船，溯支江而去的。買票前和我坐在一起的那兩個農民，被茶房拉來拉去的拉到了船邊，將換入那隻等在那裏的小輪船去的時候，一個和我講話過的人，忽而回轉頭來對我看了一眼，我也不知不覺的回了他一個目禮。啊啊！我眞想跟了他們跳上那隻小輪船去；因爲一個鐘頭之後，我的輪船就要到富陽了，這回前去停船的第一個碼頭，就是富陽了，我有什麽面目回家去見我的衰親，見我的女人和小孩呢？

但是運命註定的最壞的事情，終究是避不掉的。輪船將近我故里的縣城的時候，我的心臟的鼓動也和輪船的機器一樣，僕獨僕獨的響了起來。等船一靠岸，我就雜在衆人堆裏，披了一身使人眩暈的斜陽，

俯着首走上岸來。上岸之後，我走向和回家的路徑方向相反的一個冷街上的土地廟去坐了二點多鐘。等太陽下山，人家都在吃晚飯的時候，我方乘了夜陰，走上我們家裏的後門去。我傾耳一聽，聽見大家都在庭前晚飯，偶爾傳過來的一聲我女人和母親的說話的聲音，使我按不住的想奔上前去，和她們去說一句話，但我終忍住了。乘後門邊沒有一個人在，我就放大了膽，輕輕推開了門，不聲不響的摸上樓上我的女人的房裏去睡了。

晚上我的女人到房裏來睡的時候，如何的驚惶，我和她如何的對泣，我們如何的又想了許多謀自盡的方法，我在此地不記下來了，因為怕人家說我是為欲引起人家的同情的緣故，故意的誇張我自家的苦處。

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